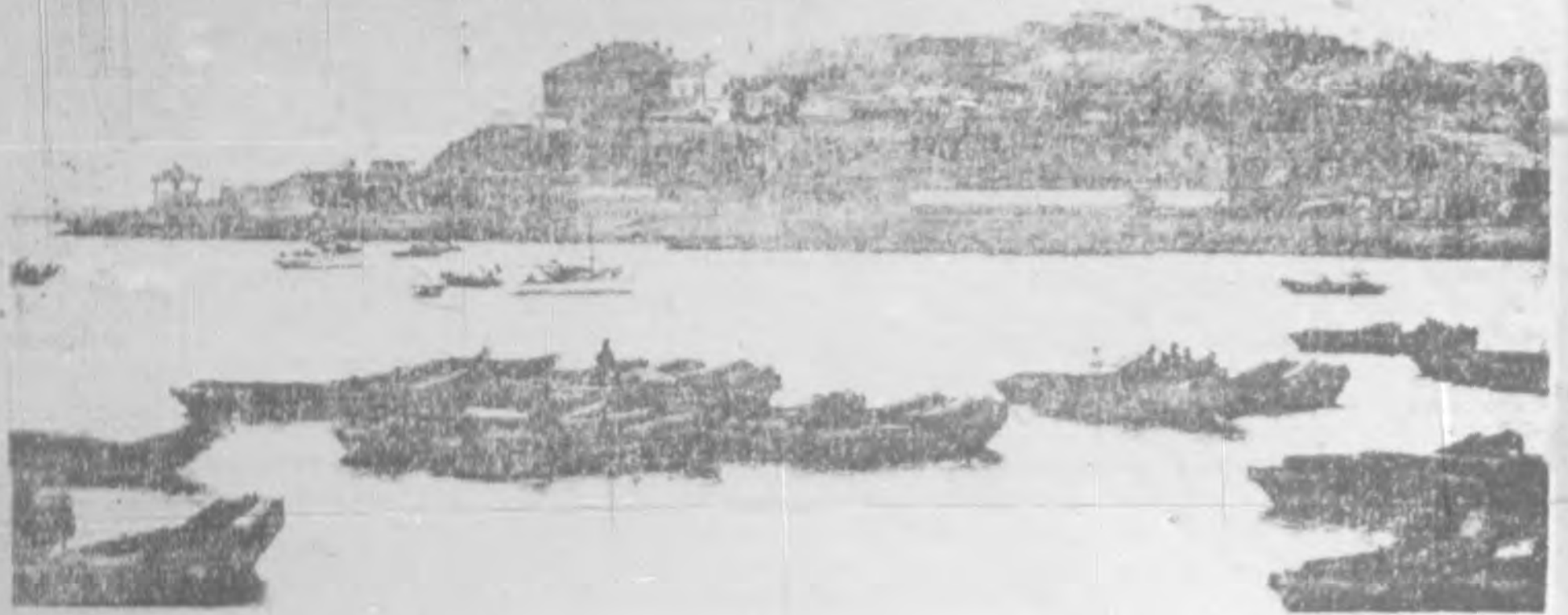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CONFIDENTIAL



# 魯東月刊

## 本 期 要 目

論著

古辭紐之研究

白蓮教亂始末記(下)

唐伯虎秋香考(中)

膠縣視察記

美國海軍大演習目的

魯東政聞

小說

社會與影潮痕

雨天

微雨

五月的烟台

(封面銅圖為烟台西炮臺景)

遺音

舊燕

老蓮

謝宗興

張鶴皋

記者

董蔭孤

羊馬

趙瑞華

舒民

第一卷 第三期

民國廿七年七月十日發行

本刊已依法呈請烟台市公安局登記

中華郵局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 中國銀行

資本實收四  
 千萬元分支  
 行處遍設各  
 地竭誠為社  
 會服務努力  
 謀顧客便利



莫惜連船沽美酒

千金一擲買春芳

張裕葡萄酒

白蘭地為

家居宴樂

賓朋酬酢

之必需

品

質地高貴  
 香味醇厚

益身養性

祛病延年

中國張裕葡萄酒公司

CHANG YU PIONEER WINE CO.  
 CHEFOO, N. CHINA.



煙台市公

署秘書長

袁建侯氏



外事室

主任紀

鴻修氏



煙台市警

察局局長

欸迺熙氏



右爲煙台市特別隊長徐  
瑞卿氏上爲煙台市特別隊  
第一分隊長蔡星五氏下爲  
魯東治安隊總隊長白書普  
(X)與友軍南隊長(△)赴  
福山視防時攝影





魯東道尹公署駐高密辦事處成立攝影

第一排  
(自左至右)

前排

處長謝宗興，諸城縣長陳瑞植，駐高密守備隊長南孟治，高密縣長單仲甫，李主任沈東

第二排

鈴木公一，牛君翔，平岡宣撫官，荻原宣撫班長，杉原宣撫官，袁玉魁



右爲大日本軍駐烟  
宣撫班對於市民實  
施貧病救濟工作

(宣撫班攝)



下爲煙台市東碼頭遙望  
煙台山  
左爲煙台市朝陽街之市  
容

(本刊攝)

(馬家聲攝)



# 悼管科長孟仁

魯東道尹公署第一科科長管孟仁氏，敦品勵行，博才多藝，少年顯達，歷任軍政金融各界要職，而體力素弱，夙嬰心臟之疾，雖時發時愈，亦未嘗介介於懷也。本年二月奉 張道尹之命，來烟佐治，初成立膠東善後委員會公署，受任政務處第一科科長，一切掣劃周詳，頗資臂助，改組道尹公署後，又奉委為第一科科長，而簿書鞅掌，案牘勞形，夙夜在公，心力交瘁，每謂受長官之知遇，必期上為公家盡職，下為百姓抒憂，半是因勞致疾，舊病復發，而管氏仍不眠不休，奉職如故，遂致病入膏肓，藥石罔效



，於六月二十九日亥刻，歿於毓璠頂醫院，得年四十有九。 道尹張公對管氏依畀方殷，不勝扼腕，已具呈省憲請予優恤，藉昭激勸。本市市道兩署各機關長官並紳商各界聞人，亦無不傷悼，特組織治喪處於三老街一號，辦理管氏一切善後事宜，並於七月十二日在劉公祠盛大舉行追悼會，弔者絡繹於途，備極哀榮，其靈柩則於同日下午由阜生輪運往天津，然後轉北京香山祖塋安葬。惟管氏宦遊一生，囊空如洗，身後異常蕭條，尙遺有繼母及岳母，均已風燭殘年，依管氏薪俸所得為養，下有髮妻及弱女，三代孤孀，劇堪憫惻，已由治喪會同人名義，通東管氏生前諸友好，量力賙贈，為其遺族衣食教育之資，以慰幽魂於地下。茲錄

管氏之履歷於左。

管科

略歷

歷充膠濟鐵路，駐濟辦事處處長，順直水利委員會測量總務課長，北京財政部印刷局秘書，北京財政部庫藏司會辦，北京致中銀行經理，山東豐大銀行經理，青島德華二在附設會辦，山東戒嚴總司令部宣傳處上校處長，山東督辦公署編譯處少將處長，直魯兩軍宣傳部少將處長等職。

管科  
遺墨

本刊之創辦，以管科長之力為多。管氏既歿，本刊同人，偶於其篋囊中檢得其親筆之日記，該日記管氏從來秘不示人，其六月

廿四日日記中，有「舊心臟病復發，然亦不暇顧及，為地方人民，雖犧牲生命，亦在所不惜」之語，距其謝世之時，僅四日耳。管氏於二十五日猶力疾從公，日記亦記至二十五日為止，二十六日之夜，病勢遽加，二十九日竟至不起，讀其日記，益令吾人起追慕之思矣。（圖為管科長之遺像，及其日記之寫真。）

六月二十四日（附錄管氏親筆日記原文）

晴暖，星五，今日道座論，籌備赴日觀光團，大約下月初出發，準備一切宣傳品，近日收發文件漸多，以至到署後，即多無片暇，將來所屬十七縣如皆恢復治安，則事將更忙數倍，余事較他科更忙，因除本科事外，又加善後指委會每星期兩次會議報告及提案等事，魯東通訊社宣傳稿，及魯東月刊審核文稿事，故格外事忙也，余抱定為公家盡心盡力作事，為地方人民設法脫離苦海，箇人雖近日因忙，舊心臟病稍發，亦不暇顧及，蓋為地方人民，雖犧牲生命，亦所不惜也。

六月廿四日

晴暖星五 今日道座論籌備赴日觀光團大約下月初出發準備一切宣傳品近日收發文件漸多以至到署後即多無片暇將來所屬十七縣如皆恢復治安則事將更忙數倍余事較他科更忙因除本科事外又加善後指委會每星期兩次會議報告及提案等事魯東通訊社宣傳稿及魯東月刊審核文稿事較他科更忙也余抱定為公家盡心盡力作事為地方人民設法脫離苦海箇人雖近日因忙舊心臟病稍發亦不暇顧及蓋為地方人民雖犧牲生命亦所不惜也



目錄

論著

古聲紐之研究……………遺音

白蓮教亂始末記(下)……………舊燕

關於本市財政之管見……………蠶

唐伯虎秋香考(中)……………老蓮

所聞錄……………郁青

膠縣視察記……………謝宗興

國際人物 板垣新陸相素描……………士毅

美國海軍大演習與目的……………張鶴皋

文苑……………牛君翔

美國畫師遇着一件奇事

小品

從錢說到借錢……………明蟾

崑曲在現代的存廢價值……………梅花生

夏日的名花——茉莉……………寄公

金聖嘆遇難之異說……………孫玉階

魯東政聞

魯東道尹公署成立後之施政紀要……………記者

烟台市公署六月份施政概況……………記者

小說

社會長篇 塵影潮痕……………董蔭孤

雨天……………羊馬

微雨……………趙瑞華

五月的烟台……………舒民

工商界

張裕葡萄酒公司概況……………冰輪

軼聞掌故

略談曹三爺……………老牛

韓復榘軼聞……………小可

選論

紀念事變一週年之感言……………鴻修

考古學叢話……………敦頤

一月要聞……………記者

編輯室談話……………編者

# 煙台市立醫院

## 一 宗旨

本院以服務社會救濟窮苦患者  
并促進市民健康為宗旨

## 二 主治

內外科 花柳皮膚科 眼科 耳  
鼻喉科 婦嬰科 產科 以及一  
切急難雜症

## 三 特備

德國最新式艾克司光檢查治療  
效率極大  
德國最新式顯微鏡檢查細菌血  
液試驗  
並為增進市民健康起見備有防  
疫藥品多種以便預防各種時疫  
發生以利市民體格健全無痛注  
射各種特效藥針功效甚偉

## 四 戒烟

本院長對於婦嬰科戒烟科經驗  
良久而治法最新採用抗毒藥素  
與血清合併治療二日斷癮十二  
日復原

## 五 產科

聘有專門女醫師担任接生富有  
經驗手術敏捷

## 六 住院

特設一二三等房間清潔舒適最  
合衛生

# 煙台市銀錢局通告

宗旨 調劑金融便利商民

特權 代理市道兩署金庫  
發行小額銅元票

業務 專辦兌換及商業銀行一切事務

特點 會計獨立保障穩固  
十足兌現手續敏捷

營業時間 上午十時起 下午十二時止(標準鐘點)  
下午一時起 下午三時止

地址 會英街路南二號

電話 市署專線十七號



# 古聲紐之研究

遺音

今欲整理古書，必須有相當之工具，識古字，通古音，精於文法，長於校勘，是即整理古書之相當工具也，而研究古代之聲紐，又為通古音最要之工作，良以古人之出語發音，較後世為簡單，非必如守溫三十六字母之多也，錢大昕氏，對於古音，多有發明，（說見十駕齋養新錄）而餘杭章太炎氏，又證明娘日二紐，古音歸非，（說見國故論衡）此外近代人曾氏，及吳英華氏，證明喻紐古宜讀入舌頭，（吳氏之說，見天津工商學誌，評黃季剛古音十九紐），而吳氏又謂來紐之字，古宜讀入端透二紐，（說見吳著半音古讀考）章氏之門人黃侃，著有音畧，則分古音為十九紐，林語堂氏，又謂古有複輔音，（見語言學論叢）古無輕唇音，無舌上音，無正齒音，則錢氏，及近代人，已有證成之矣，林氏謂古有複輔音，其屬詞未為允當，似不如改稱複輔音，為古輔音也，至黃侃氏，謂喻紐為影紐之變聲，曉紐匣紐為古之本聲，僕則以為未是也，今分述之於左方，與海內學者相質證焉。

## （一） 喻紐古宜讀舌頭音，非影紐之變聲也。

禮記儒行篇，進門圭竇，鄭注，圭竇，門竇也，穿牆為之，釋文曰，圭竇，說文云，穿木戶也，郭璞三蒼解詁云，門旁小竇也，此鄭本作竇，陸本作竇也，又玉篇引禮記及左傳，并作圭竇，今左傳則作圭竇，此則以竇字古讀為舌頭音，與竇同也，周禮雅氏，鄭注云，雅讀彘小兒頭之鬚，或作夷，接夷字古讀舌頭音，與彘通也，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曰陽谷，索隱云，史記舊本作湯谷，陽為唯音字，湯則舌頭音之字也，書多方，不克終日勸於帝之迪，馬融本迪作悠，古音喻紐歸入舌頭，故悠迪相通也，書說命，釋文云，本又作兌，禮記引作兌，呂覽四月紀曰，凡說者，兌之也，按說以兌聲，則說字古讀舌頭，與兌同矣，淮南子，兪兒狄牙，嘗溜澠之水而別之，狄牙，即易牙也，以易字古讀舌頭音也，史記萬石君列傳，石君取親中裾廁諭身自澆灌，徐廣



作流瀉，流半舌音，沈字古讀舌頭音，詩氓篇，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釋文體，韓詩作履，（釋名，體體也，韓詩外傳云，禮者守天地之體，法言，問道篇，禮以體之，又曰，禮體也，）履半舌音，體舌頭音，論語，惡紫之奪朱也，孟子盡心篇，作惡紫之亂朱也，奪舌頭音，亂半舌音，論語，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說苑修文篇，作居敬而行簡，以道其民，臨半舌音，道舌頭音，莊子天下篇，今日適越而昔來，齊物論來作至，（尚書中候云，五至，太平御覽卷八十四云，五至猶五來，）來半舌音，至古讀舌頭音，楚辭招魂，弱顏固植，植一作立，立半舌音，植古讀舌頭音，半舌音古代既讀入舌頭音矣，其訓話，亦往往互通焉，說文云，發，綴聯也，聯半舌音，綴古讀舌頭音，調，禱也，禱舌頭音，調半舌音，還，徐也，還半舌音，徐从余聲，余古讀如途，爲舌頭音，但，立也，从人豆聲，立半舌音，豆舌頭音，隙，列也，列半舌音，隙古讀舌頭音，（陳仲，荀子作田仲，）增，大盾也，櫛半舌音，盾古讀舌頭音，倡，樂也，樂半舌音，倡从昌聲，昌古讀舌頭音，（書皋陶謨，禹拜昌言，孟子注，作議，）特，賴也，賴半舌音，特古讀舌頭音，歷，傳也，歷半舌音，傳古讀舌頭音，聽，聆也，聆半舌音，聽，舌頭音，掄，擇也，掄半舌音，擇古讀舌頭音，（齊語，論比協材，韋注，論擇也，逸周書，皇門篇，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養于王所，墨子所染篇，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呂氏春秋當染篇，語同，高注，猶擇，荀子非相篇，故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王肅篇，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注，論謂討論選擇之也，掄論同聲，古相通也，）廣雅，程，量也，儒行，爲蠹獲搏，不程其勇，鄭注，程猶量也，量半舌音，程古讀舌頭音，莊子庚桑楚篇，魯鷄固能矣，向秀曰，大鷄也，魯半舌音，大則爲舌頭音。爾雅釋詁三，脫，離也，脫舌頭音，離半舌音，後漢書，良夜乃罷，注，良猶深也，良半舌音，深古讀舌頭音，爾雅釋詁，旅道也，旅半舌音，道舌頭音，（禮記郊特牲，臺門而旅樹，注曰，旅道也，）漢書文帝紀，新喋血京師，服虔曰，喋音蹀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爲喋血，司馬貞引廣雅，喋履也，履半舌音，喋舌頭音，淮南繆稱訓，岸嗜者必陀，高注，陀落也，落半舌音，陀舌頭音，汜論訓，總其畧行，高注，畧大也，兵畧訓，而貪金玉之路，高注，畧獲得也，畧半舌音，大得同爲舌頭音，齊俗訓，木若黑蟻，高注黑蟻神蛇也，蟻半舌音，蛇古讀舌頭音，原道訓，金火相守而流，高注，流釋也，流半舌音，釋古讀舌頭音，本經訓，喜怒剛柔，不離其理，高注，理道也，理半舌音，道舌頭音，時則訓，乃合擗牛騰馬，游牝于牧，高注，擗牛特牛也，擗从累聲，累半舌音，特舌頭音，繆稱訓，鐸以聲自毀，高注，鐸大鈴，出於吳，鈴半舌音，鐸舌頭音，汜論訓，立之于本朝之上，高注，立置也，立半舌音，置古讀舌頭音，廣雅，怠，嬾也，嬾半舌音，怠舌頭音，倉頡篇，察小突也，察半舌音，突舌頭音，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注，引司馬云，屬連也，連半舌音，屬古讀舌頭音，屈原九章懷沙云，伯樂既沒，騶焉程兮，王逸注，程量也，

量半舌音，程古讀舌頭音，刻著志之無適，補曰，著立也，立半舌音，著字古讀爲舌頭音，周語，古者天吳降辰，韋注，辰至也，辰半舌音，至古讀舌頭音，麟淫日離其名，韋注，離失也，離半舌音，失古讀舌頭音，釐改釐量，韋注，量度也，量半舌音，度舌頭音，晉不知乘，韋注，乘陵也，陵半舌音，乘古讀舌頭音，通俗文，肉服曰瘤，腭首徒結反，舌頭音，瘤半舌音，詩無將大車，鄭箋云，重猶累也，累半舌音，重古讀舌頭音，方言，蒔立也，立半舌音，蒔古讀舌頭音，說文，潤疾流也，流半舌音，潤舌頭音，飮，樂酒也，樂半舌音，飮舌頭音，紉，補履也，履半舌音，紉舌頭音，諶，理也，理半舌音，諶舌頭音，詩小旻篇，國雖靡止，鄭箋云，止禮也，荀子不苟篇，見由則恭而止，大畧篇，盈其欲而不衍其止，楊倞注，止禮也，止古讀舌頭音，禮半舌音，（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待作止，此止字古讀舌頭音之證也，）詩大雅，串夷載路，傳，大也，路半舌音，大舌頭音，方言釐貪也，齒齶也，釐齒皆半舌音，貪齶皆舌頭音，已上之訓詁，皆半舌音，與舌頭音，相通者也，半舌音既與舌頭音通矣，則來紐之字，古音必讀入端道二紐，爲舌頭音，黃氏以來紐爲古之本音，恐未當也。

（三） 曉匣二紐之字，古宜讀入見豁二紐，則曉紐匣紐，非古音之本音也。

書微子篇，僞孔本，我舊云刻子，論衡作我舊云孩子，詩，有蒲與荷，樊光注，爾雅，引作有荷與茄，襄二十年公羊傳，陳侯之弟光，出奔楚，釋文，弟光，左氏傳作弟黃，白虎通云，璜之爲言光也，光牙音，爲見紐字，而璜从黃聲，黃則喉音，匣紐之字也，毛詩破斧，四國是皇，齊詩作四國是匡，皇喉音，匡牙音，書大誥，天割於我家，釋文曰，割，馬本作害，害喉音，割牙音，爾雅，釋言，蓋裂也，釋文曰，舍人本作害，蓋牙音，害喉音，書堯典，光被四表，今文尙書作橫被，漢成陽靈臺碑，成陽令唐扶頌，並作廣被，橫喉音，光廣並牙音，觀禮，余一人嘉之，今文嘉作賀，賀喉音，嘉牙音，墨子明鬼篇，指寡殺人，太平御覽引作畫，寡牙音，畫喉音，說文，煇从火高聲，大徐音火屋切，高牙音，火屋切則爲喉音，煇从火其聲，大徐音呼東切，共牙音，見紐字也，呼東切則曉紐字也，焜从火昆聲，大徐音胡本切，昆見紐字也，胡本切則爲匣紐字也，顧寧人唐韻正，引漢适隸釋，漢桂陽太守周府君頌碑，曲江字凡十四見，皆作曲紅，綏民校尉熊君碑，及額曲江字，亦作曲紅，史記漢書孝文紀，大功小功，作大紅小紅，孝景哀紀，女工作女紅，鄭食其董仲舒傳，工女作紅女，功江工皆見紐之字，牙音也，而紅則爲匣紐之字，喉音也，由以上諸例觀之，則講訓詁學者，謂古音喉牙不分，詢非誣也，而僕則謂曉匣二紐之字，古音宜讀入見豁二紐，此不惟取證於古也，卽以兒童之發語論之，亦先有見豁之音，後有曉匣之音也，黃季剛氏謂曉匣二紐古之本音，殆不其然矣。

（未完）

清代史料

# 白蓮教亂始末記

(下)

舊燕

## 八 女梟首齊王氏之殲除

初，教徒聶人傑在枝江縣發難，襄陽民齊林寔助之。旋人傑為清軍所殺，林亦伏辜，林妻王氏，小字丁香，姿容絕艷，而驍勇特甚，兼善幻術，聲言為夫復仇，與同縣姚之富及家婢黑丫頭等，據襄陽作亂，人稱齊二寡婦，張船山詩，黃鶴特翻貞女調，白蓮都為美人開，意即指此，相傳其少時，與漢陽某生通，情好彌篤，搆亂後，數作書招生，不至，恆怏怏不樂，第念舊情，不能無戀，故漢陽始終未被兵焉。

嘉慶三年三月，齊王氏以姚之富攻整屋不利，折而東南，由山陽趨鄂，明亮德楞泰等引兵躡其後，檄諸軍合圍於鄖西界上，適有四川鄉勇桂涵維思舉二人，偕赴明亮軍投効，亮以都司札付二紙銀錠二枚給之，限七日斬齊王氏首級以獻，遲則軍法從事，二人易服往探，齊王氏擁衆屯大寺內，夜臥紗帳中，一足懸帳外，瘦削逾筍尖，室中燃巨燭，朗如白晝，檐下持刀護持者四十人，二人登樹伺之，竟夕不得其便，因密計曰，逾限當死，不勝亦死，不如逕往取之，遂各執巨斧，從樹躍下，持刀者四散辟易，齊王氏夢中躍起，輾自帳中出，幾為所中，倉猝間斫其一足而逸，俄而敵營大擾，舉火如星，二人忍久留不利，急回營持足以獻，亮初疑其偽，未能即信，翌日出戰，齊王氏病足不良於行，部衆亦因是無鬥志，教徒八九千，半為

清軍所殲，齊王氏姚之富等皆墜崖死，清軍擄割之，傳首川陝鄂三省，藉以鼓勵士氣云。

齊王氏既死，黑丫頭糾合殘衆，思繼其志，清軍以其勇悍善戰，嘗一日手斬總兵二人，故望而畏之，皖人裴某，孔武多力，能手舉五百觔，願立功自効，明亮令統百人出隊，謂之曰，苟獲勝而回，當賞以六品頂戴，裴大喜逾望，欲立奇功自顯，月餘，率衆巡行，遙見一女子，單騎持鎗至，部卒驟視即逃，裴私念，一女子耳，殺之當不費力，策馬直前，舉矛刺之，女略一舉手，裴已翻身入溝，幾遭滅頂，幸夙諳水性，尙無所苦，伏水中徐窺動靜，見女下騎俯首尋覓，乃突躍起，矛中其喉，女出不意，仆地而死，裴登岸，抽刀斬其首以歸，以所殺係女子，不敢報功，私與同列言之，索觀其首，則黑丫頭也，立聞於亮，亮亦大喜，令與桂涵維思舉同擢參將，以耐其功，後思舉豐功偉績，官至極品，裴亦官副將而終。

## 九 王三槐之被誘

鄂亂稍靖，而川亂獨張，清廷以川省軍務日棘，恐事權紛屬，失指臂之效，特令宜綿回督陝甘，福甯治軍需，勒保則以總統兼任川督，調度諸軍，並調恆瑞，額勒登保等入川，時川東王三槐、徐天德一股，以達州為根據，川北羅其清、冉文偉一股，以巴州為根據，齊王氏餘黨李全、高均德一股，則竄入

陝西之寧光，謀與川北之羅冉合蹤，儼成犄角之勢，而張漢潮，劉成棟等一股，亦以齊王氏殘衆，出沒於川陝鄂三省邊境，清廷又令諸將分定責任，使無所諉過，於是明亮、德楞泰、李高，且會同惠齡、恆瑞、水剿羅冉，宜綿、額勒登保專剿張劉，鄂督景安專守鄂境，防川東得首之竄入，勒保則專剿王三槐一股外，仍兼偵察各路軍情，相機布直，以符總統之實，第斯時任事將吏，皆受和坤風指，日以老師廢餉、殺脅從、冒功賞爲事，故廷旨雖嚴急，而諸將殊漠然，惟思僥倖邀功，誘擒首逆，遂有勒保誘擒王三槐之事。

勒保爲乾隆時相國溫福之子，福嘗督師征金川，兵潰木果木，獲罪而死，保襲父餘蔭，復出統師，懲父前失，盡反父政，待綠營士卒頗優厚，而御滿兵獨嚴，然治軍寔非所長，任總統後，未嘗有尺寸功，屢被嚴旨切責，時廣順劉清官南充知縣，循良爲蜀吏最，民呼之爲劉青天，嘗以鄉兵從征，教徒重其名，遇之輒引避，官綿督川時，數命之赴敵營，代清軍宣撫，教徒畏而敬之，禮貌無敢稍怠，至是保乃籌計，令清僧貢生劉星渠，至敵寨說三槐降，三槐初未能從，清回報，保怒斥之，鄉兵訛傳清官將正法，集數萬人於轅門活祭，楮錢盈塗，哭聲震天，保令清出諭之，衆皆感泣，同至敵寨曰，三槐若不念劉公，吾輩誓碎身以殉，三槐懼，因詢曰，降固不難，第恐清帥之食言而肥何，清矢日，示無貳意，並留星渠爲質，三槐遂詣清軍降，保得三槐，忽反原議，竟以生擒首逆入奏，得封一等威勳公，和坤等亦各進爵有差，迨三槐檻車入京，清頓足嘆曰

，賊以計誘，非丈夫所爲，殺降尤爲不祥，三槐亦忿然語人曰，吾死不足惜，獨惜劉公長者，亦受狗子欺耳，廷訊日，三槐供官逼民反，並歷言將吏腐敗狀，仁宗曰，四川一省官，豈遂無一好官耶，則答曰，惟有劉青天一人，於是三槐伏法，而劉青天之名，著聞天下。

王三槐被誘後，部衆盡爲其黨冷天祿所有，抗拒如故，徐天德亦竄擾川東，勢未稍減，僅川北方面，額勒登保生擒羅其清於石洞，德楞泰斬冉文偉，通江而已。

### 十 紅蓮教與迎送伯

教亂之起，朝內和坤用事，各路將帥，半其黨羽，密承風指，日以老師廢餉妄殺冒功爲得計，交戰時，驅鄉勇爲先鋒，漢人之綠營兵次之，而素稱驍勇之滿州兵吉林兵索倫兵則在最後，教徒亦驅難民當鋒鏑，精銳在後觀望，故鄉勇與難民交戰，而官兵與教徒反不相值，清軍遇鄉勇死亡，匿而不報，苟稍得利，即取爲己功，良民之無辜被殺與慘遭鋒鏑者，不可勝計，鄉民處此環境，疾首痛心，乃日官軍爲紅蓮教，以其與白蓮教烏合之衆，同一殘民以逞也。

清軍既與教徒交戰之時甚鮮，將帥尤多畏怯不前，如宜綿以封疆重吏，身縮軍務，終歲屯駐教徒不到之地，鄉民整備軍需，屢請出兵，輒拒而不納。若景安則更爲悖謬，以己爲和坤族孫，專意趨奉阿附，軍事更非所問，當其在汴撫任時，卑瑣無遠謀，惟恃藩司完顏岱爲之籌策盡力，岱嘗率兵守雙溝，堵禦甚力，旋聞浙川有警，乃告安曰，萑苻小寇，速往當易撲滅



，中丞曷不率師往浙川，不患無功，亦足以紓朝廷憂，若雙溝則地處襄漢孔道，賊勢猖獗，倍請禦之，安以初起者難禦，而雙溝有險可恃，因促岱往浙川，岱奉命，急往掩擊，悉數就擒，安貪其功，棄雙溝，躡岱後，誅殺難民，以大捷聞，詔封伯爵，岱僅得讖叙而已，汴民鄙安無恥，譏之爲迎送伯，以其與敵徒作戰，敵徒來則先遁，敵徒去則然後敢進也，當時將帥腐敗，往往類此。

### 十一 和坤敗後之軍情

嘉慶四年正月，和坤爲言路所劾，仁宗乃暴其歷閣軍報、欺罔預專、並誡令各路將帥冒功糜餉等罪狀，奪職賜死，遂一反前之積弊，先後懲處惠齡、宜綿、景安、及肇事地方官常丹葵、戴如煌等，復下詔言，自古惟開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凡賊中脅從之良民，有縛獻賊首或臨陣解散者，赦之，並予以相當之獎勵，即各路賊徒，除往來掠食以外，亦未嘗有僻號環城之舉，特許悔罪投誠，不復追其既往，又憲行堅壁清野之策，令川陝汴鄂各督撫，曉諭州縣各居民，扼要圍練，與官軍犄角，又明定優卹鄉勇之制，嗣後有功一例保奏，陣亡一例議卹，自斯以後，大慙已去，軍情方有振作之望矣。

和坤伏法後，仁宗以將帥驟難易人，命勒保仍以總統爲經略大臣，明亮額勒登保均以副都統爲參贊大臣，並責成額勒登保、德楞泰專任合剿徐天德、冷天祿之事，明亮專任殲滅張漢潮，肅清陝境之事，勒保則駐紮山大竹適中之地，調度督率，半載之間，額勒登保殲圓中桿首蕭占國、張長庚於營山，斬冷

天祿於岳池，遂儀隴桿首張子聰於通江，德楞泰亦與徐天德轉戰川東，入鄂之鄖陽境，惟明亮出入秦嶺山脈間，迄無寸功，川北桿首，多侵入陝境，蔓延甘肅東南，高均德一股，在陝分隊，思由川東遠鄂，川境暴徒日起，互相呼應，勒保坐視無策，亂勢又熾，清廷詔奪保職，以明亮代之，並以魁倫署川督，令俱赴達州，相機進剿，時永保代秦承恩撫陝，以與亮有宿嫌，乃以張漢潮一股遷延未滅之故，上疏互詆，仁宗以經略屬之額勒登保，並命尙書那彥成以欽差大臣赴陝監軍，與陝督松筠密審兩人曲直，比松筠覆奏到京，而明亮適於孟冬下潯，擒斬張漢潮於五郎，詔以功不敵罪，仍令與永保並送入京，陝西軍務，由那彥成代之。

### 十二 德楞泰馬蹄岡之戰

張漢潮爲明亮所斬，橫行陝境者，以高均德擁衆最夥，適德楞泰追剿徐天德自鄂入陝，生擒均德於西鄉，天德亦遁回川北，均德部下冉天元，統殘衆入川，與天德合，額勒登保恐川亂復熾，於歲闌剿天元於蒼溪，戰大敗，陷死將士頗多，乃自留太平，命部將楊遇春、穆克登布等與德楞泰合兵往剿，時川北之王廷詔一股，乘間踰老林入陝，侵及甘肅，留陝教徒，悉隨之西，額勒登保、德楞泰聞陝甘事急，先後引兵往截，僅魁倫留駐達州，顧兵力單薄，不足有爲，徐天德瞰其無備，疾趨竄鄂，分犯鄖陽，冉天元亦於翌年正月，由定遠渡嘉陵江，思北趨甘肅，與王廷詔合，清廷以亂勢又張，復起明亮爲領隊大臣，赴鄂督剿，勒保赴川，授提督，專辦川北軍務，並詔德楞泰

回川，任成都將軍，專辦川西軍務，且以梓潼河之防禦，嚴責魁倫。

冉天元既渡嘉陵江，專以伏兵誘陷清軍，總兵朱射斗戰歿，都統養冲阿，溫春亦陷伏中，被圍急，時為嘉慶五年三月，適德楞泰回軍赴援，轉戰深入，連奪要隘，天元以大隊屯馬蹄岡，岡在江油縣西，勢最險要，並伏兵萬餘於火石壩後，楞泰抵馬蹄岡，已過敵伏數重，比覺則伏已發，八路來攻，急命部衆東竹涇絮以當矢，激戰五晝夜，教徒更番迭進，清軍飢疲，幾不類人，當之皆敗，楞泰與親兵數十，舍馬至山巔，誓必死，天元督衆登山，甫取楞泰，楞泰踞高注矢，滿引而發，正殪天元馬，天元仆，楞泰奮勇擒之，敵乃瓦解，山後鄉勇亦趨至，飲羽怒追，擒斬無算，教衆萬餘，以梟首就擒，潰至劍州，窺魁倫守梓潼不嚴，復得渡，焚大和鎮而去。

### 十三 劉之協之就擒

初，勦保存職，魁倫繼署川督，保雖疏於軍事，而御下有恩，奪職日，合營泣水代表，偷置不理，故任事後，人心渙散，不復爲用，既失嘉陵江於先，復失梓潼河於後，廷旨震怒，械職賜死，遺缺仍由勦保繼任，保再任川督，力圖振作，教徒雲集潼川，以保防嚴，不敢犯成都，乃分半守潼西，禦清軍，半趨潼東，渡嘉陵上游，思通東北諸桿首，保命德楞泰應付潼西，而已任潼東追剿事，兩軍先後得利，殺敵盈萬，嘉陵以西，遂告肅清，時王廷詔在甘肅，勢最盛，額勒登保與那彥成會師伏羌，并力邀擊，教徒抗拒不支，分道狂竄，或東趨商維

窺汴，戰南出階文入川，額勒登保倍道還陝，駐軍鎮安，扼東竄汴鄂之途，那彥成遂階文教黨出境，以道險不敢窮追，亦踵之而東，清廷責其縱賊，嚴旨召還，廷詔入川後，竄逐龍安一帶，川西復震，德楞泰自劍州進扼廣元，絕川陝通路，勦保亦并將魁倫舊部，赴龍安督剿，教衆恐在川被困，於仲夏突馳回陝，額勒登保布成棧道要隘，杜川陝甘三省交通，廷詔局促漢北一隅，勢頗挫。

教徒之竄入汴境者，數雖不多，顧煽惑愚民，往來靡定，汴撫吳熊光親往盧氏堵禦，而葉縣警報又至，省城震動，布政使馬慧裕坐鎮未行，書生未編軍旅，聞警罔知所措，城守尉亮祿曰，吾聞兵貴神速，今賊初滋事，烏合之衆，剿之不難，若延之日久，則養癰貽患，滅之非易矣，乃請得兵若干，驅以疾行，不三日至，敵尚未覺，祿率兵圍其寨，佯言滿兵十萬自京至，命樹八旗大纛，以鞭笞馬腹，使騰蹶嘶號，聲震數里，教徒懾其虛勢，果大懼，至夜，祿起曰，此擒賊時也，吹角命士卒進，祿首先躍濠，焚其寨，士卒用命，一鼓擒之，凱旋回省，慧裕逐一訊問，則教主劉之協亦在其內，驚喜過望，檻車至京誅之。

教亂主因，久未緝獲之教主劉之協，至是伏誅，清廷以首惡斯得，令諸將就地布告，使教徒失其領袖，知劫運已盡，又御製邪教說，以但治從逆，不治從教之旨，宣示中外，以安反側，於是數年來之巨亂，漸有戡定之望矣。

### 十四 白蓮教大亂之戡定

徐天德回竄鄂境，明亮轉戰年餘，殺敵近萬，德榜奏在川圍練堡寨，亦著功效，乃以肅清川省餘孽事，付之勒保，自赴額勒登保軍，并力先清陝境，桿首王廷詔於嘉慶六年二月，為額勒登保部將楊遇春，生擒於西鄉之兩河口，其餘桿目，亦擒斬十餘人，餘衆悉竄入鄂境，與徐天德合，德榜奏恐天德勢盛，急與明亮會師竹山，合力痛剿，天德固驍悍，第以久疲，寡不敵衆，為榜奏所迫，於仲夏溺死均州之兩河口，清廷以明亮老病，詔許解職還京，軍務悉由經畧額勒登保、參贊德榜奏辦理，時教徒已為清軍逼入川境，殘衆不逾七千，而滿漢官兵，則竟逾八萬，額勒登保議令川陝鄂三省提鎮，各盡本省兵力，分地搜除，並令地方官聯合保寨鄉勇，以數十寨為一組，藉佐兵力所不及，疏聞，詔獎額勒登保調度有方，賊寇掃殆盡，僅存什一，封三等伯，以德榜奏功在川西，數殲巨寇，亦封二等伯，期以年內肅清，而川北桿首苟文明糾合殘衆二千餘，馳突陝甘，其勢尙張，至翌年夏季，迄未授首，廷旨奪登保爵，令其戴罪圖功，登保奉嚴旨，親督諸軍，百計搜捕，遂於孟秋，陣斬文明於孝義廳西之花石巖，浸尋半載，首逆方盡，僅餘殘衆千餘，竄入山林，登保乃會同在事將吏，以大亂戡定入奏，詔以大亂始末，宣示中外，額勒登保、德榜奏並封一等侯，勒保、明亮以次，亦各封賞有差。

敵衆殘餘，竄入山林邊界，已無鬥志，屢潛出掠食，仍為民庶大害，額勒登保、德榜奏等分道搜剿，閱一載始肅清，方先後更迭入覲，時官兵凱旋，鄉勇亦給資遣散，第遣散之資，

上扣下蝕，所得甚僅，鄉勇念百戰餘生，功成不賞，卽此血汗餘資，且被剝削，中心憤懣，自不待言，不肖者散而為匪，聚散出沒為患，額勒登保、德榜奏等先後出京鎮攝，剿撫一年有奇，始帖然就範，時為嘉慶九年之九月。

白蓮教亂，自嘉慶元年正月肇始，至是事始大定，歷時凡九載，糜軍費至二萬萬兩，殺亂民計數十萬，而官兵鄉勇之傷亡，川鄂汴陝甘五省良民之遭難者，尤難稽考，滿清國勢之由盛而衰，寔自此役始也。

(完)

### △瀛海珍聞▽

#### 假鼻子的生意經

在瓦西利斯坦地方。有一種特別刑罰。如果妻子與人通奸，丈夫可以把他鼻子割去。因此那裏許多沒有鼻子的女人。便有一個班諾的聰明商人。想出一個方法。向倫敦各殭儀館。辦了不少的人造鼻子。每具售價十二元。賣給那些割掉妻子的鼻子因而懊悔不迭的武士們。他的生意非常發達。但他希望英國製造假鼻子的能夠趕快製造棕色鼻子。因為白鼻子裝在棕色臉上是頗不雅觀的。

## 關於本市財政之管見

(卷)

一既住 烟台市原係行政特區，行政機關有專員公署警察局，全年支出經費，由十三萬元至十八萬元，專恃警捐為唯一收入，其不足者，由省款年撥三萬元，以為補助，上年虧數較多，悉由商會墊支，迄未照撥歸墊。

二現狀 自本年二月，市公署創建，其餘市屬機關，次第依章成立，市庫支出，因以日增，省案補助之款，既未照撥，而夏季臨時應收之稅捐，亦因避暑客船未到，致收數未能照增，其餘稅捐，或且為意外之減少，遂成預算上收支失衡之主因。

三未來 以上虧欠情形，自非設法補救，不足供政支而維財脈，惟當局意旨，方太息於商民之憔悴，思舉向之繁苛，而次第為之減免，於新增商民負擔，則尤視為厲禁，以視往昔，增支之項彌多，減收之數難計，特殊艱困，補救甚難，於斯而欲求收支之平衡，自宜力圖節費，以遏財流，同時增加收數，以維庫力，茲摘其要者，略舉六端，一曰集中人才力量，以增進工作之效率也，本市市屬稅捐，共計十餘種，分由財政警察營業屠宰各局，及警捐路政兩委會經征，事權分割，徒費支銷，宜悉歸財政局，專處征收，所需職員，儘各該局會之原有事務人員，擇優錄用，俾短長相補，愆謬相繩，籌計得因應之機，員事有移就之便，以少數人治多數事，事易舉而費且節，利害得失，昭然若揭，二曰集中審計權責，以維庫支之均衡也，查各省市預算通則，事業費與普通政費，一機關與他機關，無

形中具有比例，即一機關內之薪資與公雜，亦率有其慣例，此種預算之審定，與計算之核銷，宜全責之財政局，方能通盤權核，量情裒益，以漸適於習慣上之比例，而員入為出，不至虧欠無償，庶偏畸不見，而財綱以挽，三曰別中飽以裕市庫也，捐稅相沿，展轉移代，彌望可欲，情境移人，吏丁串結，則督核難必周詳，源水澄清，則捐餉積成川澤，庶征則依舊，而庫類為增，四曰均負擔以維貧苦也，地方捐項，非同國課，弊端未慎，浸演偏畸，貧苦者敬謹奉行，富厚者轉或巧避，此種不平之事，固不獨一時一地為然，宜將巧避者為之例增，其貧苦而真無力者，或為酌減，儘情裒益，均則無貧，庶民力抒而國富藏焉矣，五曰簡手續以免繁擾也，商民對於應納之負擔，輒期早日完結，宜將填發之票照契據，明限日時，征納手續，能簡必簡，或數期併為一期，或一項附征數項，庶早一日完結，即少一日顧慮，少一次征納，即省一次繁擾，六曰財政公開以誘迪商民之捐納心也，舊例商民只有捐納，不得問其支銷，官府收數與用途，概不公布，征諸理法，兩失其宜，擬由財政局於年度之始，將上年所收捐項，分別散數總數，填榜周示，有姓名者，如屏妓等捐，將姓名冠於散數之上，無姓名者，如各種車捐，以某期某號代替姓名，統將用途與全年盈虧，分別附錄，取之地方者，既皆用之地方，庶商民對於未來捐納，有踴躍而無觀望矣。

# 唐伯虎秋香考

(中)

老蓮

嘗一度受寧王宸濠聘，知宸濠有異志，佯狂以歸。

明史本傳云，寧王宸濠重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

尤侗明史擬藁云，寧庶人慕其名，厚幣聘往，寅一見知其有異志，佯狂以歸。

江南通志云，寧藩以厚幣聘，甫至，即佯狂以歸。

蘇州府志云，寧王宸濠慕其名，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歸。

堯山堂外紀云，宸濠甚慕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餘，見其所爲多不洽，知其後必反，遂佯狂以歸，宸濠遣人饋物，則裸形箕踞，譏呵使者，使者返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

弇州山人續稿云，嘗一赴甯王宸濠聘，度有反形，乃佯爲清狂不慧以免。

又藝苑卮言云，正德末，待詔困諸生，而伯虎爲山人以老，甯庶人慕其書畫名，以金幣與禮聘之，待詔謝弗往，伯虎往，而觀庶人有反狀矣，乃佯爲清狂，甯使至，或縱酒箕踞謾罵，至露其穢，庶人曰，果風耶，放之歸，歸二年而庶人反，伯虎已卒矣。

寧王宸濠叛於正德十四年夏六月，王守仁討之，不二月即平，藝苑卮言謂伯虎已先卒，實誤。此事祝允明唐君墓志銘及其嗣子紹宗遺命記均不載，以有附逆嫌，故諱言之也。

風流逸響云，宸濠事敗，六如幾不免，當事者甚憐之，然不能挽也，及見題壁一詩曰，碧桃花樹下，大脚黑婆娘，未說銅錢起，先鋪盧蔴牀，三杯渾白酒，幾句話衷腸，何時歸故里，和他笑一場，遂保護其壁，深白伯虎鬱鬱思歸，略不與黨狀，復奏得釋。

附逆之嫌，得詩而免，虎口餘生，益鬱鬱不自聊，乃肆力於學，別謀所以樹立之道。

其報文徵明書云，竊疑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獄，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詞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隱括舊聞，總疏百氏，敘述十經，翺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

其志固不在小，其學則終生尙無大就，特天資高，所務博耳。

祝允明唐君墓志銘云，其學務窮研造化，元蘊象數，尋究律歷，求揚馬元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爲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歿。

尤侗明史擬彙云，其學務窮研造化，尋究律歷，求揚馬元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閻秀卿吳郡二科志云，寅有俊才，博習多識。

詩文峭麗，倚聲亦工，然不甚措意，晚年頽然自放，遁於俳諧，奇辭雋句，所在多有。

祝允明唐君墓志銘云，其於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措意，謂後世知不在是，見我一斑可矣，爲文或麗或澹，或精或汎，無常態，不肯爲鍛鍊功，奇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穉麗，既又傲白氏，務達情理，而語終璀璨，佳者多與古合。

明史本傳云，寅詩文初尙才情，晚年頽然自放，謂後人知我不在此，論者傷之。

顧璘國寶新編云，託興歌謠，殉情體物，務諧里耳，罔避俳文，雖作者不尙其辭，君子可以觀其度矣。

閻秀卿吳郡二科志云，善屬文，駢儷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

弇州山人續稿云，先生之始爲詩，奇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諧俚俗，蓋託於風人之旨，其合者猶能令人解頤。

顧元慶夷白齋詩話云，解元唐寅子畏晚來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深，嘗有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起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君子可以知其養矣。

袁宏道云，吳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專以文名，文以六朝爲宗，詩有佳句，亦有累句，妙在不沾沾以此爲事，遂加人數等，小詞直入畫境。

惟玩世不恭，不無爲人所譏。

弇州藝苑卮言云，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落，其少時亦復玉樓金塔。

畫品高絕，厭苦徵求，多不盡所至。

祝允明唐君墓志銘云，奇趣時發，或寄於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既復為人請乞，煩雜不休，遂亦不及精諦。

尤侗明史擬彙云，奇氣時發，或寄於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厭苦徵求，亦不盡其所至。

王穉登丹青志云，畫法沈鬱，風骨奇峭，刊落庸瑣，務求濃厚，連江疊嶂，纏纏不窮，信士流之雅作，繪事之妙詣也。

黃魯曾吳中故寔記云，且善畫，逼宋人，筆勢可當石田一面。

介州山人續稿云，畫品高甚，在五代北宋間。

而畫名獨著，今世有獲其尺縑寸楮者，莫不視若瑰寶，盲詞謂榜人以其畫至質庫易銀，蓋亦推許之至也。

性不好名，毀譽榮辱，胥不在念。

祝允明唐君墓志銘云，四方慕之，無貴賤富貧，日請門徵索文辭詩畫，子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與寄遐邇，不以一時毀譽重輕為趨舍。

嘗夢神貽墨，文思日進，因構夢墨亭以志奇，倩友人祝允明為文記之。

祝允明夢墨亭記云，曾傲朕於閩之神所謂九鯉湖者，夢神惠之墨萬箇，比自四方而歸，結亭閩門桃花塢中，目之曰夢墨，車神符也，謂獨余為可記，陳前故以來請。

又唐君墓志銘云，嘗乞夢仙游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傳焉。

堯山堂外紀云，伯虎嘗夢有人惠墨一囊，龍劑千金，由是詞翰繪素，擅名一時，因構夢墨亭。

今夢墨亭遺址尚可考，蓋與桃花庵毗連，即今之準提庵也。

近人鄧之誠骨董瑣記云，準提庵，唐伯虎夢墨亭舊址。

家非素封，少時席餘蔭，差足自給，中年後耽酒好客，家日以落。

徐禎卿新倩籍云，家貧微羨，而屢習優汰，不能自裁，日以殫瘁，踽然處困，銜杯對友，引鏡自覩，輒悲以華盛時榮名不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恐世卒莫知，沒齒無聞，悵然有抑鬱之心，乃作昭恤賦以自見。

祝允明唐君墓志銘云，子畏囊土財貨，或飲其惠，諱且矯樂其畜，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

王鴻緒明史藁云，家無儻石，客座常滿。

閻秀卿吳郡二科志云，就其家論之，不裕。

尤侗重修桃花塢唐解元祠墓記云，徐昌穀集，有唐生將卜築桃花塢，謀家無資，貽書見讓，因寄長歌解嘲，今讀其詩，猶見當時放誕風流慷慨悲歌之概。

金州山人稿云，伯虎舉鄉試第一，坐事免家，以好酒益落。

其寄友人孫思和詩，系辭曰，風雨浹旬，廚煙不繼，漉視吮筆，置條若僧。

### 然豪放猶如昔也。

祝允明唐君墓志銘云，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頽寢。

堯山堂外紀云，晚年寡出，常坐臨街一小樓，惟乞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雖任適爾放，而一毫無所苟有。

其嗣子紹宗遺命記云，寓情花酒之間，寄傲煙霞之外，半生落拓無拘。

### 晚皈心佛乘。

祝允明唐君墓志銘云，子畏罹禍後歸，好佛氏。

尤侗明史擬藁云，晚乃皈心佛乘，自號六如。

### 年五十四而卒，時嘉靖二年癸未十二月初二日。

祝允明唐君墓志銘云，卒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四。

其嗣子紹宗遺命記云，嗟乎，伯父得年五十有四，卒於嘉靖二年癸未之冬。

明史本傳云，年五十四而卒。

堯山堂外紀云，唐子畏詣九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語人莫知其故，後訪同邑閩老王鑿於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子畏驚曰，此子夢中所見也，誦其詞，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然歸家，疾坐而卒，年五十四，果應百年強半之語。



臨卒有詩，爲世傳誦。

其絕筆詩云，生在陽間有散場，死歸地府也何妨，陽間地府俱相似，只當漂流在異鄉。

燕中記云，伯虎絕筆詩，他本互異，予僑居燕中，友人邵百朋手一編來云，此係伯虎定本，詩云，一日兼他兩日狂，已過三萬六千場，他年新識如相問，只當漂流在異鄉。

卒後，人多哀其志。

張元長筆談云，人言子畏跳浪不自重，然觀其宸濠所嘔穢席上，竟以身免，輕環人有此作用否，士抱不世之才，偶遭負俗之累，委身草澤，與賣菜傭編戶而處，而烏巾措大，猶指之爲環爲佻也，不亦悲夫。

尤侗等公祭文云，嗚呼先生，古之狂也，天才不羈，軼羣龍馬，千里一蹶，遂放田野，奇氣橫溢，筆墨自寫，胸中塊壘，澆之杯罈，逢場作戲，沈洋瀟灑，生世不諧，知音殆寡。

元配徐氏早歿，繼沈，已先出。

祝允明唐君墓誌銘云，配徐，繼沈。

其嗣子紹宗遺命記云，配伯母徐氏，繼沈氏。

尤侗明史擬藁云，嘗緣故去其妻。

王鴻緒明史藁云，後緣小故去其妻。

牟州山人稿云，有妬婦斥去之，以故愈自棄不得志。

沈氏無考，徐氏則徐廷瑞之女也。

周廷簡唐君像贊云，宣妻徐氏，徐廷瑞之次女也。

其徐廷瑞妻吳孺人墓誌銘云，孺人姓吳氏，諱素甯，蘇之長洲人，生正統甲子二月二日，年十七歸徐廷瑞，正德戊寅十月初九日卒，得年七十，子娶，娶何氏，女三，長適葉璋，次適寅，次適張銘，孺人性好紡績，自廟見而抵於垂老，幾六十年，自旦至暮，未嘗一日不在筐篋之側，雖祁寒盛暑不廢也，性稟節儉，蠶蠶之外，不求兼味，又不好佛事，自信以修短有算，禍福有數，天道不可邀冀得也，故梵咒之音，未嘗出口，寅爲女壻三十年，內言不聞，非儀兩絕，親所豫見，故爲銘其墓之

戶。

卒時已早鰥居，盲詞謂嫡室陸氏，名昭容，先已有七妾，得秋香而九，乃有九美圖之稱，無中生有，可發一噱。

無子，以弟中之子長民爲嗣，而長民又先歿，乃以申次子紹宗爲嗣，卒時，紹宗甫三齡耳。

尤侗等公祭文云，無妻無子，中年殞謝。

周廷簡唐君像贊云，寅不育，弟名申，祇一子，名長民，卒於正德三年戊辰秋九月丙午。

其唐長民墳志云，長民，余弟申之子也，母姚氏，余宗不繁，自曾大父迄先府君，無有支庶，余又不育，暨有此子也，兄弟駢肩倚之，年十二，穎慧而淳篤，余每心計曰，唐氏累世積德，耳目可指摘而言者五代矣，閭門巷塗，稱爲善士，無有間言，天必佑之，振起其宗，及余傾解卹下，頃以口過廢擯，而猶冀有此子也，今不幸以死，又將何所賴也，豈余因窮惡極，敗壞世德，而天將剪其宗耶，而余束髮行義，燈檠豆羹，兄弟歡怡，口無莠言，行不詭隨，仰見白日，下見先人，無黍於衷，昊天不聰，喪吾猶子，誠爲善之無徵矣，於乎冤哉，嗚呼痛哉。

其嗣子紹宗遺命記云，生兄長民，不幸夭折，伯父慟哭而歎曰，昊天不聰，翦吾唐宗，兄弟二人，惟命之窮，孰意天心有費，吾父復生子兄弟二人，命名兆民阜民，伯父卒，余年甫三歲，父即命名紹宗，以兆民爲子字，承祧伯父，當是時，宗未之喻也，父撫以長，述以前事，率祭墓前，語伯曰，噫，而今而後，兄無若故之歎矣，于是時始知有蓼莪之感，壬寅九月，手父病危，召予曰，爾伯向日所言，我當更其說以示後人，汝須記之，遂撫掌而言曰，昊天是聰，不翦唐宗，今有二子，以遂我終，兄有兆兄，予有阜童，泉臺含笑，爾我何窮，言畢大笑，俄頃而逝。

生一女，配王履吉之子龍岡爲室。

其嗣子紹宗遺命記云，生一女，配王氏國士履吉之子爲室。

祝允明唐君墓志銘云，生一女，許王氏國士履吉之子。

秦西巖游石湖紀事詩小引云，戊寅春初，看梅於吳中諸山，於楞伽山會雅宜先生子龍岡，龍岡故六如唐先生子婿，爲說唐先生事。

(未完)

# 所聞錄

##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之歷史

(下)

郁青

雪芹名寅字雪芹，彼生於康熙承平之世，一生官運亨通，任外官三十餘年，皆爲至優極渥之缺，故其筆墨受環境之鎔鑄，自具一種春華富貴氣象，無半點寒儉氣，此正如宋時宴元獻公之詩，「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試問窮措大能作此語否，蓋由身分中自然流露者也，旣人委靡不振之氣，甚至國人多數委靡之氣，受影響於紅樓夢者，實不爲少，然則紅樓夢在文學史上，固然有極高之價值，而於風俗人心，未始非一副宴安之鴆毒，讀者亦不可不知也。

吾之考證曹雪芹歷史，意不在表彰紅樓夢，而在推知當時朝野之情形，在康熙朝對各省災賑事極爲重視，偶有荒歉，必發賑米賑款，派大臣督放之，雪芹於康熙三十六年，由蘇州織造轉爲江甯織造，當時適值淮揚兩府，荒旱不收，即派曹寅押運四千一百二十三石之米，前往賑災，吾於其奏摺中，考知彼時之米價，與今日相較，幾差至二十倍之多，據雪芹原摺云，「又經訪得淮揚市賣米價，熟米八錢有零，糙米七錢有零，不等，今分發米石，臣寅謹與漕臣桑格商酌，原買之價，每石四錢八分五厘，較之市價已爲甚賤，」由此摺推知，彼時每一石好米，（約重百八十斤）價值今之銀錢一元有零，而今之米價，就天津一隅論，好米已漲至二十一元，豈非相差至二十倍之鉅乎。

雪芹兼淮揚巡鹽御史，在康熙四十三年，彼時民豐物阜，爲鹽政最殷富時代，鹽官之闊綽，鹽商之豪侈，如儒林外史所言，皆當時之真相，尤其淮鹽之盛，更爲全國之冠，巡鹽御史以欽使身分，高踞全部鹽官之上，其收入之豐，供養之厚，當然更可想而知，然鹽務之所以如此豐盛者，不過徇私舞弊，積重難返，直接利商，間接病民而已矣，雪芹奏摺中微發其端，以康熙之英主，尙有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之批，則知革弊甚難，而鹽商手眼之通天矣，今摘錄原摺數語於後，「臣寅今日履任，隨將無院札承差及發收等項，一概裁革，但浮費之革，必清其源，上自督撫，下及州縣，內外過往官員，尙屬衆多，前總督阿山名爲禁革浮費，獨不自禁，及其所屬，」觀此數語，則知當時江南全省官吏，無一不吃鹽商，即無一不吃人民者，若非雪芹之帝眷優隆，亦決然不敢揭破，然雪芹之揭破，亦非出於公心，彼蓋不欲地方官侵奪鹽務官之權利也，彼之革弊方法，結果並不能邀康熙帝之俞允，則以帝亦深於人情世故，熟知鹽務利弊，不願揚此抑彼，所謂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賺，全是老百姓之脂膏，樂得河水不洗船也。

，今錄其殊批如下：「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爲目前之計，恐後昆大難收，遺累後人，亦非久遠可行，再留心細議，」想此批則知帝之心理，與曠務之精弊難革矣。英主尚如此，暴君又當何如，由此推之，民國以來，終日言改革鹽法，而遲至今日，尙不能施行者，其故亦大可想矣。

尊重宗教，粉飾詞章，皆爲君主籠民馭世之微權，考雪芹奏摺中，有奉旨摹刻高旻寺碑，及賜該寺金佛，併訪求住持僧人各件，按該寺在揚州，爲康熙巡幸之地，故特表彰之，其寔帝之尊崇宗教，並非有真信仰，不過藉此發動人民之耳目，俾受宗教薰染，日趨善良，永不反對君權反對政治而已，帝之對於宗教，一律尊重之，不止對佛教如此，對耶教亦如此，故湯若望南懷仁等，無不特邀寵眷，北京南北城觀瞻壯麗之天主堂，均康熙時代所建，帝亦親揮宸翰，所有碑匾對聯等，皆爲康熙所書，蓋深知宗教足以輔治，而汲汲提倡之也，雪芹輩亦深知帝之用意，故對此種事，不惜竭全力以趨奉之，今分錄其摺語如後，「仰觀聖孝帝訓，治河省方，澤遍寰區，恩周節屋，兼之宸翰宏文，真書契以來所未曾有，臣寅隨遴選匠工，於高士奇等指建碑亭之處，將石細加磨礪，用心摹勒，俟鐫完敬拓，進呈御覽，」高旻寺蒙欽賜金佛，梵宇光隆，永垂不朽，但寺內無僧主持，臣寅到任後訪得馬蹟山有僧紀蔭避世焚修，可以勝任，因具啓延請，適於十二月初八日率領文武官員商民人等，迎請入院，晨鐘暮鼓，頂禮企佛虔心，上爲皇太后保厘，慶祝皇上萬壽無疆，「此兩摺所言，可見當時盛況空前，而揚州又爲巡鹽御史駐節之地，自運使以下，所有各鹽官，應集於此，想見車水馬龍，窮奢極侈，與琳宮梵舍相輝映，帝之用意遠矣。

以詩文粉飾昇平，爲歷來帝王牢籠士子之工具，古列七於四民之首，人才均出此途，如戰國之處士，揜闕礙橫，寔具有左右君心強弱國家之偉力，後世君主，或興學校以容納之，或行科舉以顯揚之，其用意無非欲將全國優秀之士，盡驅入文字一途，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康熙帝刊刻全唐詩集，其用意亦不過如此，然不委之他人，而獨委之曹雪芹者，不過因巡鹽官缺肥美，揚州地方豐盛，不用自己破費一文，僅煩一道諭旨，即可成事，亦所謂措油主義也，然此乃清高之差，以內務府人員督辦，似嫌不稱，於是時賜雪芹以通政使司之頭銜，按通政使爲三品京卿，在前明末改本爲摺時，此官權力概大，凡京外大臣上本於朝廷時，例由通政司轉呈，其間遲速或隱匿，大有操縱餘地，嚴嵩之子世蕃，所以能與其父同惡相濟者，即因身任通政，可上下其手也，滿清於紅本之外，另具小式奏摺，直接呈遞，原本遂成廢物，而通政使亦成閒曹矣，然以內務府人員而膺此種清銜，其光榮乃至無藝，亦因彼所屬校刊之員，皆爲翰林清貴之品，非此亦不能表率之，而供其指揮也，當時如彭定求汪士鋐輩，均在校刊之列，按彭爲清初狀元，而汪士鋐則以善書鳴於一時者也，汪字退谷號秋泉老人，其書法學褚河南，而得其神髓，余曾見其臨同

州聖教序本，筆意圓勁而姿媚，宛然登善遺風，時人評爲美女嬋娟，不勝羅綺，洵不誣也，茲錄雪芹當時之奏章如下，「奉旨校刊全唐詩，翰林彭定求等九員，俱於五月內到齊，惟汪士銜尚未到，臣即將全唐詩及統籤，按次分與校刊，皆欣歡感激，勤於校對，（中略）臣初計書寫之人，一樣筆跡者，甚是難得，僅擇其相近者，令其習成一家，再爲繕寫，因此遲誤，一年之間，恐不能竣工，」吾人於此奏摺，可推知此種校刊方法，即爲後來四庫全書之濫觴，彼時係奉全國書家於一堂而分繕之，不過此係隨緒隨刻，至四庫全書則因卷帙過於浩繁，彼時又無排板照相之法，只可以繕本存儲，此所以爲御府琳瑯，希世之鴻寶也，然全唐詩實開其端，典其事者，曹雪芹也。

曹雪芹一生最得意之事，無過於結婚皇室，蓋以內府世僕之地位，一旦得與主人締爲秦晉，其榮耀爲何如哉，然皇帝肯爲其子姪輩，指婚於此等人家，亦不過利其多金，可坐享一份極優厚之班奩，併將來予取予求之地步耳，此爲利，彼爲名，亦所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買賣式之婚姻，不過如此而已，滿清時代，旗族仕宦之家，苟非黃金鋪地，富可傾國者，決不願聯婚帝室，因結婚之後，未有不傾家破產者，女爲妃后，對其母家，事事皆以旨行之，如有所需，則傳旨索要，母家雖典當借貸，亦須供應惟謹。不然則爲抗旨，如清末民初，孫寶琦以女嫁慶王之次子，一場賄送，遂至傾家，即其例也，此不過王家耳，皇室又當如何，惟雪芹席豐履厚，又繼以二十餘年之鹽官織造，其黃白物之充牣，當然不可數計，此所以欣然以上嫁爲榮也，吾人讀紅樓夢，於元妃省親之前，但見其鋪張揚厲。用錢如泥沙，省親之時，只見其富麗堂皇，如入神仙洞府，殊不知此皆雪芹自寫其嫁女時之小影也，借賈璉口中，點出揚州三百萬，乃嫁女時所耗之賂數，借鳳姐口中，點出娘娘賞人，不過金銀小鏢錠，而太監一張口，則借幾千幾白，其餘更可想而知，以見此事之有賄無賺也，當時嫁女入京，及種種經過，均散見於其摺奏內，試爲摘錄如後，「康熙四十五年八月摺云，今年正月太監梁九功傳旨，着臣妻於八月船上奉女北上，命臣由陸路九月間接勅印，再行啓奏，竊思王子婚禮，已蒙恩命尙之傑備辦無誤，筵宴之典，臣已堅辭，」又同年十二月摺云，前月二十六日，王子已經迎娶，晉過門，上賴皇恩，諸事平順，並無缺誤，隨於本日重蒙賜宴，九族普沾，（中略）所有王子禮數隆重，庭闈恭和之事，理應奏聞，「合此兩摺觀之，知當時典禮非常隆重，所謂梁九功者，確是炫赫一時極有勢力之太監，戲劇連環套中，曾有其人，不過施公案係叙乾隆時代之事，不應插入康熙時代之人，此小說隨意捭拾之誤耳。

雪芹曾兩任巡鹽御史，第一任簡自康熙四十三年，第二任簡自四十九年，康熙對於鹽務弊端，非常關心，因彼一生對於文治武功，均有極大之開展，而經濟所關，寔爲其剛強之命脈，鹽稅在國課中，佔最大之部分，非有心腹之臣，督理其事，必難免積

弊叢生，所以一再任命雪芹，且責成其革弊彌虧也。曹之謝恩摺後，有帝手批數語，今錄之亦可知其用意之所在矣，「兩淮情弊多端，虧空甚多，必要設法補完，任內無事方好，不可疏忽，小心翼翼，」雪芹鑒於帝任用之專，及其批語之嚴厲，遂亦竭盡所能，將兩淮鹽務整理一新，併將以前虧空，一律彌補，其所具奏摺數封，以文冗不錄，在雪芹對帝，可謂無負所託矣，然康熙駕馭人才之手段，亦於此可見一斑，以數十年之寵臣，一說到公事上，決不手假借，原批謂任內無事方好不可疏忽，絃外之音，蓋謂汝雖為我寵信之人，然亦須潔己奉公，在任內不担一點不是，將來可安然無事，榮歸京城，倘若營私舞弊，不能清理一切，則不待終任，我即將嚴厲懲汝，莫恃寵而自誤也，故雪芹奉到此批後，不勝驚悚，「此四字為原摺內語，」急起直追，一刻不敢延緩，將兩淮虧欠，迅速清厘，使國家正課，不受絲毫影響，不可謂非職務中之能員也。

同時尚有一事，堪為借鏡者，即雪芹曾兼辦各關銅筋至八年之久，其所管為龍江、淮安、臨清、贛關、南新，共五關，每年採銅為一萬零一百担，每年節省公款三萬九千五百三十兩，計承辦八年，共採銅八萬餘担，省款三十餘萬兩，此不得視為細故也，蓋我國產銅最豐，西南各省，銅質尤為高潔，故順康雍乾四朝之銅錢，均質純淨而式加大，蓋以本國所產，足敷本國造錢製器之用也，雪芹僅管五關，每年即在萬担以上，若統全國各關各省計之，必數十萬担不止，此國寶也，當今日物質文明時代，其為用尤廣博而重要，然自道光朝海禁大開，每年出口之銅，不堪數計，朝廷亦不以此為意，降至近年，反不能自給，而求之於人，若與康熙時相較，真令人有不勝今昔之感，雪芹生在彼時，即知銅產之關係重要，不惜精力，為國家節省儲材，其誠見誠加人一等矣。

康熙本為滿清皇帝中最英明之一人，其駕馭臣僚之手段，亦非其他各帝所能及，彼自有其心腹爪牙之臣，以為各方之耳目，如王鴻緒高士奇曹寅梁九功等，皆其類也，雪芹之為外官三十年，就表面觀之，固為帝眷優隆，特異以開差，豐其收入，然實際則為直雪芹於江南四衝五達之區，以刺探臣民對朝廷之心理，及各大佬身家之隱秘，至誠至悉，彼無一不欲了然於為預防之計也，據雪芹奏摺所載，其奉旨探刺比較重要者，厥有二事，一為南京孝陵塌陷，修復時人民對之，有何議論，一為大學士熊賜履退職家居後，有何動作言論，及其身故後，子嗣賢否如何，家產豐歉如何，其一為江南科場舞弊，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彼此互訟，究竟誰是誰非，及奉旨查辦之張鵬翮，是否徇私偏袒，第一件為帝所最經意者，因恐人心思明，或有藉此發為言論，以資煽動者，而雪芹則用明氣已盡四字，輕輕打破帝之疑團，可謂巧於立言，熊賜履之大臣家居，帝疑其或交通官長，豪於鄉里，迨身後猶不能釋然，雪芹則極言其在世時之隱避不出門，身後子嗣愚頑不肖，家產僅及中人，蓋隱然致保全之意也，噶張交關，其曲在噶，此顯而易見者，張為理學名儒，噶為貴族驕子，况張天性抗直，不畏權貴，雖炙手可熱之明珠宰相，尚不敢行，何有於噶，

則瞞之徇私不法，可以想見，然瞞為族大員，雪芹亦族也，自不能不有所迴護，故復奏中，雖兩人各有不是處，而多為瞞開脫，至對張鵬翮，則毫不留情，直言其欲為主考房考開脫，併言其糊塗了事，未免人心不服，在江南聲名大損云云。此種嚴勦之詞竟不為之少留餘地。按張鵬翮亦為彼時名臣，以情埋測之，當不至如此，惟以當時滿漢界限甚嚴，兩張均為漢人，平日不肯阿附權貴，曹雪芹之出身地位，必不見重於此兩人，乘機報復，亦官僚之常情，不足怪也。

計雪芹一生，由內務府主事郎中，外放蘇州織造，又調江寧織造，蟬聯十五年之久，復命兼任兩淮巡鹽御史，管鹽務前後亦不下十年，其間昇以清貴要差，加以京卿榮銜，蓋為康熙朝寵眷最隆，勢力最大，腰纏最富之一人，其父曹璉，包中中之資格最老者，其弟曹宜，亦任內務府歷任主事員外郎，其子曹頌曹頌，於雪芹故後，曾相繼為江寧織造，以步其父之後塵，直至雍正時代，其孫輩，尚蒙父祖餘蔭，充江寧織造，三世相繼，曆此優渥之差，亘四五十年之久，在族族世家中，亦不數之也，雪芹不惟生時炫赫，且留此一部紅樓夢，在我國文學史上，永享身後之名，詎非上之所生之驕子哉。

此文脫稿後，友人某君閱之曰：君言得無誤乎？曾記某書載雪芹名雷，寔為曹寅之孫，君以寅為雪芹，併以紅樓夢作者屬之於寅，果何所據乎？謹答之曰：君所問甚善，蓋已涉及時代問題，及出版問題矣，按是書之出版問題，在清代嘉慶年，以蕙乾文網甚嚴，雖有名著，無敢付梓也，出版後，風行一時，都門紀略曾錄之，繼此而出者，尚有後集、續集、再續集、紅樓圓夢、紅樓再夢、不下十餘種，然皆狗尾續貂，無足觀者，鄙人在京時，既得其崖略於董君伯平，後在報界，復得交善君右宸，善君為內務府之老世家，世世在府任職，彼清末尚充主事，為崇禎極紅樓之一人，余以董君之言質之，右宸曰，然，是書前八十回，確為曹寅作，後四十回乃其子孫所續也，寅初字嚙岑，後叶其音改為雪芹，紅樓夢又名石頭記者，以寅小字曰石頭也，善董與曹，均為內府世胄，自幼習聞，當可憑信，然社會及各記載，多認曹雷即雪芹者，亦自有其相當之理由，蓋寅距出書之年，已甚遠，而雷則相距甚近，社會因屬之雷，而即以雷為雪芹也，縱退一步，謂曹雷即為雪芹，而此書亦不害其為寅作也，蓋從古籍其先世或同族之書，冒名問世者，其例不鮮，如遺書肇造於叔及，而班固襲之以成名，六代論發揮於子建，而曹問承之以為禍，況紅樓夢成於草創時代，法網密布，文獄繁興，乃併作者之姓名，亦未敢正式披露，後人記載，（筆者亦在內，）亦不無藉耳食之功，推測附會而已，拙作原注意曹寅之生平，藉以略窺康熙時代之景象，得君一問，不得不商榷數言，尤望君之惠然諒也。

郁青君聚筆著述界，三十年矣，於雪芹歷史一稿，探入其所聞識中，非敢謂為翻案文字，聊誌所聞，以冀讀者商榷異同而已，文後附有跋語，尤極謙摛，竊願海內同文以學術探討之旨，發表考據意見，倘能發潛光幽，獲定論，則不第郁青君之幸，抑亦本刊之幸也。

（編者附識）

# 膠縣視察記

謝宗輿

膠縣在前清時代為直隸州，一故有膠州之稱。民國十四年曾一度設置萊膠道尹統轄九縣，十七年改為一等縣，在青島未開埠以前，為膠東第一重鎮，當時有金膠州銀濰縣之口號，內城外廓，有商號約四百餘家，均照常開業，大多數分設於東西南三關，其設於城內者，不過五分之一，城外附近鄉區，政令依然可達，自去歲事變以後，地方幸未大亂，本年一月，經地方推舉縣紳高尙文，出而担任治安維持會長，警察警隊一百二十人，關廂尚有自衛團，共計有槍二百餘支，友軍之守備隊宜撫班對於地方之保護宜慰等工作，均盡力工作，以完整狀態觀之，足為近青各縣之冠。高尙文幹練有為，已請委為膠縣知事。自衛團長張雨亭，出身軍伍，對於地方治安，亦頗盡力，已請委為警務局長。民風樸厚，土地肥沃，陸上交通，有膠濟鐵路可達，水上交通，乘小輪可直達青島，所可惜者，縣境之遠地鄉區，仍為匪人盤踞，將來次第剿撫，寔一良好縣治也。

財政 (一) 田賦正稅全年征收九萬餘元，(以上為國家稅)

(二) 田賦附稅全年征收七萬餘元，(此款照章解省)

(三) 田賦附捐全年征收九萬餘元，(此款歸地方用)

(以上為民國二十年調查。)

教育 城關原有小學十六處，現在開課者已有六七處，其餘學

校正在督促復課之中，教育基金以學田收入為補助。

## 山川

有鐵嶺山，大珠山，小珠山，任山，喜鶴山。

## 河流

有膠河，雲河，墨河，姑河。

## 古蹟

膠西縣城在縣之西關，宋元祐二年立，元太祖於縣置膠州，至正十七年廢，今南面臨於雲河，東西兩面夷為闌闊，其北尚可見，高三尺，表一里，今名為土城口。

祝茲城 在縣西南柏鄉集，漢高帝封徐噶為祝茲侯，即此。

韓信道 在縣城西北二十里漢韓信追田橫於即墨，假道柏欄，將軍經此，故名。

庸生故里 縣之西北庸村，即膠東庸生故里也，祠墓在焉，祠畔有濯硯泉，泉有兩眼湧出，相傳此泉牛馬不敢飲，謂是庸生靈異云。

徐山 相傳秦始皇命術士徐福入東海求長生藥，福將童男童女二千人，於此山集會，乘槎入海，一去未返，故名徐山。

石室 在縣南大珠山之陽，晉高士陳仲舉隱居於此。

清華巖 在大珠山之北部，廟曰玲瓏菴，菴後石壁孤立，直入雲霄，古峭奇秀，別開異境，而石壁之上，橫書



清華巖三字，筆法端勁，超雋非凡，未知何人所書，其年代亦不可考。

仙人桌仙人橋 在朱仲區西花社寨裏莊東南里許地，爲大石板，勢頗崎嶇，中有平坦處，卽爲仙人桌所在，桌石質，光潔如玉，爲長方形，面積約四方尺，似春臺桌式，自此南行數十武，有小溝，兩岸皆天然構成，石橋架其上，橋石與山石渾然一體，天衣無縫，似非人力可鑿，卽仙人橋也。

#### 物產

鹽 產量甚豐，多取日光晒法，以水煮製之法，已不多見。

鉛 產於縣南之薛家溝。

重晶石 產於縣南齊城區王家溝，由礦商劉仁臣勘出，礦區占九百餘畝。

煤 產於縣西南之小竹山麓。

不灰木 俗呼灰龍骨，亦名石龍骨，縣境林家村後溝中，時有此項出產。

魚化石 產於縣城之西方宋家庄一帶，狀如魚而係天然石質，叩之嗒然有聲。

稻 產縣之安林社一帶，粒白而長，炊之，出飯倍於常稻，更有一種香稻，粒赤而稍圓，食之香溢四座，尤爲他處所無，古人所咏「紅蓮稻」類此是矣。

石花凍粉 石華菜俗曰海蒿子，產沿海一帶，大珠山南尤多，附近漁戶用網撈取蒸晒，食之甘美，白似洋粉，

故以凍粉名之。

廟豆豉 用黑豆煮熟，置於幽暗之處，視其將微再出而晒之，加鹽之後，雜以霜茄，及香油南酒等材料，一月後，培之於罇，用泥固封，其口向日，環而曝之，至翌年冬，開罇食之，香冽味清，蒸調魚肉，鮮美無比，此品爲他縣所無。

麥 產量甚豐，全縣種麥者占地約三分之二以上。

#### 風俗

士之上者，謹內行，明經術，拘於義理，不以遇不遇限其志，日常謙抑自持，如恐傷人，其次則博覽好吟咏，習書畫，脫遺世事，近今以來，已漸變習尙，多所開通。農之上者，終年努力於稼穡，積財置田，自奉儉約，而謹於租稅，其次不事積蓄，遇凶年則窘，其下佃人之田者於債衆多雜糠糶，如退佃，麥熟則強制以待訟，其順逆恆視乎官法之寬嚴。

又農民多靠天吃飯，遇旱則祈雨，遇澇則祈晴，遇蝗雹則許愿求神，有應則酬錢演戲，以酬神佑，此風至今猶然。

工界 製陶器者，織布者，製鐵器者，製酒者，製氈者，皆有之。

商業 大者曰轉運，曰典當，曰錢莊，其次則爲布帛，菽粟，海產，蔬菜等貿易。

婚喪 多用舊時儀式，間有一二用新式結婚者，而地方多不以爲然，尙有待於開通也。

國際人物

板垣新陸相素描

言溫語和令人愉快

頭腦雋銳實行力堅

士毅

吾人胸中知有板垣其人者，乃自滿洲事變始也，其後均極期待板垣發揮其力量，作何轟轟烈烈大事，板垣與滿洲及中國大陸有極深之關係，故滿洲無板垣，則不能作成如斯偉大之事業，當於炸破柳條溝之鐵路時，馳至奉天之板垣，與當時在軍司令官本庄大將下之石原，片倉等強硬派，渾然成爲一體，以巧妙的作戰，以寡兵在各地擊破十數倍之東北軍閥，將當時尙爲混沌之日本朝鮮對滿政策，由現地導入，一氣拉攏成滿洲國獨立之時局，其手腕及力量謳歌於天下，使內外嘆服者也，其後彼與軍之機構改革同時，任奉天特務機關長，遺留於滿洲，充分發揮其政治的手腕，或飛於華南，或赴日本，一畫謀有成滿洲國，直如諺云，南船北馬席不暇暖，繼續進行其活動，忽一旦離滿洲至參謀

本部，悠悠養其英豪之氣，但滿洲國軍政，必需武人板垣，遂任軍政部最高顧問而來滿，對滿洲國軍政，發揮非凡的力量，使軍政確立，有武人政治家之威望，襲岡村少將之職，補關東軍參謀副長之榮職，復於西尾參謀長轉補參謀次長之同時，昇進關東軍參謀長，以其雋銳的頭腦，與其強力的實行力，進行當於建設期之滿洲國大事業，如在滿兵力之擴充，大量移民之計畫，五年計畫之立案，藉板垣之力，如斯龐大案，遂排除一切之難關，竟告成功，故百萬戶五百萬人之大量移民計畫案，當於組織時，對至官邸之某大官謂，「大和民族之大陸移動，定合乎道理，不移動爲不合乎道理，遂呵呵大笑曰，須行移動」，彼歸國云板垣對人決不與以惡感，板垣寔有惹起人好感之魅力，張景惠總理謂

「板垣之言甚爲偉大，恰合乎道理，其所談話之中，感覺有極度之溫和者」。張總理如是之批評，寔爲合乎武人板垣者，其爲人溫和鎮靜，如忠厚的紳士，但一度揮劍立於陣頭時，則成爲使鬼神驚訝之武將，雖遭遇如何難關，亦爲託運命於天之武將，寔保持有強烈的魄力之武人，在山西之山嶽戰，雖遭滿數十倍之敵，陷於非常的苦戰之時，曾不辨視界之濃霧危險，由機上督戰全軍，使戰局好轉，故思擊破山西軍之武將板垣，及部下之武勳，可謂爲戰場之美談，此即武將板垣之真姿，是故彼任非常時更生內閣之陸軍大臣而登場，則板垣已至以強有力的魄力及溫和氣質，當担非常時局，以副朝野之屬望，進行偉大事業之秋。

x x x x x

## △美國海軍大演習與其目的▽

(上)

張鶴皋

(一)

聞之庫勞哲滋曰：「戰爭之作用，即以其他手段作政畧之繼續者也。」實際上戰畧與政畧兩項，在任何國家，均有密接不可分之關係，惟其表現最為露骨者，莫過於美國，美國之海軍，一切編制，配置，以及其行動，雖為舉世所周知，無須乎多述，但美國為擁護其政畧，而對於海軍之戰略，特別加以練習，如吾人就其歷年來實施之大演習而逐一檢討之，則美國海軍之目的，所明白注視於太平洋者，無一非饒有興趣之問題也。

美國在大戰以後一九一九年間，會將其海軍分為大西洋艦隊與太平洋艦隊兩大部，旋於一九二二年，重行改編，將兩大部合而為一，號稱合衆國艦隊，並設備戰鬥艦隊根據地於太平洋，布置偵察艦隊與遊擊部隊於大西洋，而以巴拿馬運河為其樞軸，無論何時，均得舉艦隊全體，集中於大西洋或太平洋，以活動於統一指揮之下，茲根據日本外交時報（本年五月號），敘述其一九二二年以來海軍大演習之概況如次，而其作戰方針，亦可以窺知一般。

(二)

一九二二年，自一月十日至二月二十三日，在南美西海岸

，與巴拿馬運河地帶，舉行射擊訓練，及其他戰略戰術各種訓練，一九二二年，因華盛頓海縮條約之締結，與燃料不足等原因，遂中止演習，一九二三年，自二月八日起，約一箇月，在巴拿馬地方，演習運河之防守法，與對於無線操縱艦「愛華」號之各種寔彈射擊，一九二四年，歷一二兩月，在巴拿馬運河與西印度威資山德之間，作防守運河，及在西印度方面上陸作戰之演習，以上各演習，尚未分期舉行，至一九二五年，且舉行分期演習，第一期為大西洋太平洋兩艦隊之對戰與其合作，以及由東海岸向西海岸進行補助，並東西交通線之保護法，第二期為東西聯合艦隊準備出動夏威夷之演習，第三期為夏威夷受敵人侵略時之救援法，第四期為夏威夷之克復，及其根據地之設置法，第五期為大艦隊渡洋作戰之演習，計自二月二十三日，六月七日止，約百有餘日之久，並且克恩茲提督，在演習終了後，尙率其主力艦十二隻，輕巡洋艦三隻，於七月一日出發，親赴澳洲訪問，八月六日，經由沙蒙亞歸國，此次訪問，顯然為對於日本海軍挑戰行動，在美國國內，亦有非難之聲，威爾巴海長，且為之發表辯明書，同時英國方面，亦多以猜疑眼光注視之，泰晤士及其他報紙，曾指摘此種大演習，謂為美國對於日本無防禦之某領地，一種攻擊之豫定演習云。

一九二六年，自二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五日，在巴拿馬地

帶，以運河為中心，舉行陸海軍大聯合，防守演習，聞此次演習之目的，係因補助艦隊感覺不足，欲使國民明瞭太平洋方面防務之薄弱，以便通過增加豫算案者，其參加兵力，所有大西洋岸之偵察部隊，華福格艦以下二百餘隻，太平洋岸之戰鬥部隊夏特爾艦以下二百餘隻，均集合於巴拿馬運河，同時當地之陸軍守備隊，亦全體參加之，一九二七年自二月十七日至五月底，在巴拿馬及拉干綏多灣，舉行當地之陸海軍協同作戰，一九二八年，自四月十八日，在三浦斯哥及夏威夷方面開始演習後，其經過情形與完畢期間，均不甚詳，但據某方面情報，此次演習，係將大西洋艦隊開往太平洋，以主力艦隊與八隻輕巡艦，七十六隻驅逐艦等，編成東西聯合之大艦隊，在西海岸方面，首先以軍用自動車二千台，作軍需品補給之演習，隨即參加飛行船，與八十架飛行機，以訓練陸海空協同之立體的戰術戰術，尤其對於空中戰之研究，特別注意者也。

一九二九，一九三一、等年，多於二三月間，在巴拿馬運河地帶，作數週之防守演習，無何種特殊之處，以後則每年俱有極熱烈之演習矣。

一九三二年，先於二月間，在夏威夷方面，舉行百餘隻之艦隊與陸軍聯合作戰，繼自三月起，至五月二十八日止，在山比特羅方面，作戰略戰術，艦砲射擊等演習，並聞美國海軍當局，在此年中，除正在修理改造中之艦隊外，欲將大西洋方面

之偵察部隊，所有巡洋戰隊，水雷戰隊，航空戰隊等全部，一律開往太平洋，實行與戰鬥部隊合作，因而於演習終了後，曾下令該偵察部隊，駐紮至十月不動，大有將該部隊永久集中於太平洋之計劃，此種計畫，實美國海軍政策自一九一九年將戰鬥部隊移轉於太平洋以來之重大變革，雖美國當局對此，始終不加以何種說明，但據各方面觀測，殆因滿洲事變關係，恐惹起重大事件，為準備緊急時之必需，而採取機宜行動者也。

一九三三年，自一月下旬，至三月末日，約七十餘日，在夏威夷方面廣大之海上演習，其首先集結於山比特羅之聯合艦隊，約一百七十隻，飛行機二百五十架，飛行船亦參加之，全體在黎伊提督指揮之下，由加州海岸之防禦作戰，向太平洋上夏威夷方面進展，遂聯合陸軍，繼續舉行夏威夷之防攻作戰，奪還作戰，與其各要地之空襲等演習，此等近代的陸海軍聯合大演習戰之展開，幾與寔戰相同。

一九三四年，自四月九日至五月末日，由太平洋岸通過巴拿馬運河以達大西洋，在此長途中，訓練優劣之護衛艦隊，與優劣之駐防部隊，兩者間之戰鬥法，參加艦隊，約一百三十隻，全體於通過巴拿馬之演習終了後，即出加尼布海，舉行第二期演習，然後向紐約集合，聞全體艦隊，於十二月再開回太平洋時，且作急速通過巴拿馬之演習，結果僅四十餘小時，即已全體通過，一隻皆無損害云。

一九三五年，自五月三日至六月中旬，在太平洋北部，以夏威夷、密登、阿利辛羣島之廣大海面，為演習舞場，統監為黎布斯大將，分南北兩軍，南軍據夏威夷、密登之線，有戰鬥部隊，索敵部隊，約一百八十餘隻，北軍率潛水部隊，根據地部隊，集合於阿利辛附近，以飛行機六百架配屬之，四月二十九日，各參加部隊，同時向根據地出發，演習之目的，(一)渡洋作戰，以第十六號作戰艦隊為主體，訓練進攻東洋之作戰，唯其進攻之方向，達到九十度，即向後轉回，(二)島嶼攻略作戰，將阿利辛羣島作為假想之南洋羣島，而加以攻取焉。

一九三六年，自四月二十六日起，約六週間，作巴拿馬運河西方太平洋海面之防禦演習，聯合艦隊主力艦以下，一百五十隻，飛行機四百架，在黎維斯提督指揮之下，先行集合於山比特羅軍港地，四月二十六日，由山比特羅拔錨，向夏威夷方面，踴躍前進，即以作戰第十七號，作為敵方艦隊，取攻擊姿勢，其他艦隊，則作為拋棄夏威夷根據地，應急前來，担任巴拿馬運河海上防務，以阻止敵方艦隊之向大西洋進攻，至五月八日，此等演習終了後，其艦隊主力，即長期停留於夏威夷附近海面。

一九三七年，分期演習，先自二月八日起，約有十餘日，在太平洋岸附近，舉行布利克島之彈藥及其他軍需品儲藏所之防攻作戰，以主力艦五隻，甲級巡洋艦四隻，驅逐艦若干隻，組成攻擊軍，協同海兵隊及陸軍部隊，作敵前上陸之演習，繼自四月十六日起，約一月有餘，由赫希巴提督，率領戰鬥哨戒

兩艦隊所屬艦艇一百四十三隻，飛行機四百七十四架，全體由舊金山，隆格畢齊，及薩特戈拔錨，集結於南方加利弗爾亞海上，直向夏威夷出發，以山比特羅根據地為演習之極點，並將太平洋焦點之密登島，與阿利辛羣島，結成三角形，在其二百萬平方海里之廣大海面上，由作戰第十八號主艦，展開近代立體戰鬥，此外尚有主力艦墨西哥號，及巡洋艦十餘隻，作為別動隊，同時北上，以担任阿拉斯加方面之防衛，其演習目的，特別注重於戰畧戰術，此過去各年間之演習概況也。

本年之演習，較以前更為熱烈，自三月十四日起，約四十餘日，參加人員，海軍將校以下五萬八千餘名，艦隊一百五十隻，飛行機五百架，全體出發於山比特羅根據地，演習之區域，東至太平洋岸，經夏威夷以達於西部密登島，南至薩摩亞羣島，經密登島，以達於北部阿拉斯加，阿利辛羣島，範圍廣汎，前所未有，第一期演習太平洋沿岸防禦戰，由達郎多中將，率高速巡洋艦十隻，高速長距離炸彈機十架，担任防禦，加布羅斯大將以主力艦，巡洋艦，航空母艦等進行攻擊，其他潛水艇航空隊亦參加之，並在此期中，以巴拿馬運河為中心，陸海軍聯合，演習連河地帶之上陸及防禦兩日，第二期分艦隊為青紅兩種，由佛格克大將，統率青色艦隊向夏威夷進攻，馬芬少將，則指揮紅色艦隊，布防於夏威夷各要口，以快速艦隊及潛水艇，航空隊抵禦之，第三期演習太平洋洋上作戰，加布羅斯大將，統率紫色艦隊，由阿利辛羣島向利薩特哥進攻，担任防衛者，為達郎多中將統率之綠色艦隊。

(未完)

# 文苑

魯東道駐高密辦事處外事股長張君鈴慕隨同處長謝公宗與赴膠縣視察時該縣有駿馬數騎焉某日謝公等四人乘馬出巡張君亦善騎術者擇乘一黃馬是馬驍健而鬣張有時狂奔無狀是日四騎行至城內東轅門之石路上張君雖一度落馬而精神振奮依然完成視察使命學賦四絕以記之

牛君翔

## 其一

膠縣追隨謝履遊，興來慕乘小黃驕，知章姿態翩翩穩，不倚鞍橋倚石頭。

## 其二

同人涉水復登巒，政治修明眼界寬，小挫銀鞍益振奮，沾衣笑裏舉杯看。

## 其三

奉命南來訪古膠，關懷物與與民胞，城廂巡視神豪邁，金鐙敬斜勇不敲。

## 其四

下馬東轅未肯降，鞭絲重整氣無雙，飛黃踏石如追電，回首前塵指黑駝

即墨縣前因駐在友軍奉命出發縣城曾一度被匪盤踞當匪隊入城之時全城糜亂秩序蕩然幸經久保司令官率軍克復現在之即墨經軍政兩方共同協力之下逐漸恢復原狀並向明朗之途邁進回憶匪變情況不無黯然而對於皇軍神勇中心信賴草上數言聊以誌感

即墨縣知事張子安

久保司令官斧政

羣匪惡似狼

羣匪昨入城

王師義旗臨

祝我即墨縣

遍告我民衆

拙筆成俚詞

皇軍猛於虎

全城家家哭

羣匪盡竄鼠

從今成樂土

永戴皇軍福

歡欣並鼓舞

社會  
長篇  
塵影潮痕

董蔭狐

第一回 附翼攀鱗欣開盛會

咳珠唾玉互騁清談

本書開場的時候，正當民五的秋天，那時洪憲帝制，恰似一現曇花，已歸消滅，真乃山河再造，寰宇重清，一般人民，說不盡的歡欣鼓舞，像這次大變局，居然為日無多，便能挽回造化，扭轉乾坤，其中自然有幾個中心人物，所謂推倒一世智勇，開拓萬古心胸，方能摧陷廓清，另開一種局面，不過像這樣的大偉人，將來自古史家，都推為第一，至遠揚，用不着在小說中，妄為修飾功績。現在咱們要說的，就是那般的政客，亦可呼之為小偉人，所謂依日月之光，附驥尾而致千里的，此中大有人在，當那時候，這一般為時勢所造的人物，知道開庸盛典，就在目前，富貴功名，唾手可得，差不多都意氣飛揚，聯翩北上，他們的足跡，便在京津一帶出現，雖不能說多於過江之鯽，恰也寥寥有徒，一個個的，恰都聲光赫奕，氣象磅皇，大有不可一世之概，所有舊日交遊，少不得也要刮目相待，不敢視為昔日阿蒙了。就中單表一位周子春，他從先落拓津沽，很不得意，後來當雲南起義的時候，他居然狠一狠心，湊了些個盤纏，不畏艱難險阻的，跑了去，以後報紙上，竟常常見到他的名字，大家便曉得，他此行一定是得法的了。及至大難削平，山河再奠，這位周子春，便似富貴而歸故鄉，堂堂地來到津門，他見着朋友時，便說是參贊蔡松坡的幕府，數月的工夫，真乃心力交瘁，忙得不可開交，要據他那種口氣，倒好像所有密謀碩畫，皆出自他一人之手似地，好在這種事情，恰如鄒衍談天，無從對證，專憑他那懸河之口，餐花之舌，說得實在有聲有色，你就打算不信時，恰也

不容不信，於是這位小政客的聲價，便又平地陡增十倍。當他到津以後，沒有幾天，一般時下名流，便訂了日期，在德義樓公宴，給他洗塵，作主人的，共有二十多位，也算是一時盛會，其中政界學界，以及省議會之議員，新聞界的主筆，各方面的人物，應有盡有，全都齊集在一處，對於這位乘時崛起的政客，表示歡迎。不過熱心捧場，極力拉攏的，固然佔大多數，但是關碍着情面，不得不虛與委蛇的，亦自大有人在。單說就中有位吳夢魚，在省公署實業司裏，當着一份差使，他的公館，本在河北，到得公宴的那一天，約有十點來鐘，他便坐着包車起身，因為那一局，原訂的是午餐，不過他去的這麼早，並不是一直要到德義樓，是要上民風報社，先訪他朋友尹卓吾，兩人好一同去的。其時金風淅暑，微有秋意，但在這天將近午的時候，依然還透着，有些喧熱，吳夢魚坐在車子上，從河北，經過東馬路，車子是跑的飛快，但覺衣袂輕舉，飄飄欲仙，工夫不大，已來至廣益大街，到

了民風報社的門前。吳夢魚從車子上下來，一直走將進去，有聽差的人看見，便道：四爺，好早啊？吳夢魚道：尹二爺呢？聽差的笑道：大場還不會起來，等我上樓去，替四爺言語一聲，吳夢魚道：你不用管，等我自己看他去罷！說着，便已邁步上樓，這是因為他們兩個人，交情水乳，脫略形跡，當差的原自曉得，當下吳夢魚，來到樓上，一直走入尹卓吾的臥室。只見案上，書籍和報紙，凌亂無章，還有紅筆，墨筆，膠水壺，天然墨等，也好似雨後殘花，不勝狼藉，那邊床上，輪着個穿着小衣服的尹卓吾，被子是一團糟的，堆在腳底下，看那情形，是曾經起來過一回，後來又睡下了。吳夢魚看在眼中，微微含笑，也一瞥兒也不言語，悄悄走近案邊，見有一支墨筆，不曾套筆帽兒，扔在那裏，拿起來看時，只見筆鋒堅硬，已可跟鋼筆，等量齊觀，便把筆蘸了一些水，在那天然墨盒裏，按了一按，隨即舉着，躡足潛踪的，向床邊走來，到得距離不遠，輕輕地俯下身軀，忍住了笑，把拿着筆的那隻手，像蠅虎捕蠅似地，慢慢向尹卓吾面上湊去，不料臉跟筆的距離，尚在一尺內外光景，尹卓吾忽然出其不意的，大聲喝道：胆大狂奴，敢弄狡獪！這一來，不打緊，早把吳夢魚，嚇了一跳，手不由的一哆嗦，那管筆，便撲的墜在地板上，笑道：原來你並不會睡！尹卓吾翻身坐了起來，口中吟道：

人間白日醒猶睡，老子山中睡却醒，醒睡兩非還兩是，溪雲漠漠水冷冷。

吳夢魚道：不要念詩了，趁早兒賠償我的大褂罷！這是不到二十元錢做的，今天還是頭一次上身，尹卓吾看時，果然是一件簇新的紡綢大褂，心裏也覺着，替他可惜，但是嘴裏却說道：誰叫你要捉弄人呢！這個叫作現世報，等我看一看，憐了那裏，說着，起身走過去，子細的一打量，却是通上到下，一點污漬墨痕也沒有，便道：鬧了半天，敢自你是要空言訛詐，那時吳夢魚，把筆從地板上，拾了起來，放在案上道：方才你嚇了我一跳，難道就不許我也嚇你一跳麼？須知報復之道，自應爾爾！尹卓吾哼了一聲道：慢講是一件大褂問題，嚇不倒我，就是周子春，從西南跑了回來，把法螺吹得烏煙瘴氣，也不曾嚇倒我呢！吳夢魚聽了，不禁笑道：你有這般胆量，那就狠好了，我此刻找你來，就是要一同去到德義樓，好參預末座，預備着靜聽法螺的。尹卓吾聽得這樣說，便皺了一皺眉道：這件事，實在討厭，我並不打算去呢！那位周子春，早時就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這一踏從西南跑了回來，變的更壞了，不管見着誰，張口就是蔡松坡，閉口就是唐廣葵，聽了叫人肉麻！我打心眼裏，就不樂意見他的面。吳夢魚笑道：你真看不開！逢場作戲，何必認真，咱們到那裏去，喝上幾杯白蘭地，就把他的胡吹亂噓，作為下酒之物，跟大家朋友，湊湊熱鬧，儘可大開笑口，這事有何不可？再說人家這一踏，打泡總算是打紅了，現在剛一下車，豈有不去捧場的道理！要是連這一點面子都沒有，隄防着大春兒，他那一寸芳心，還許要怪你寡情呢。尹卓吾一聽，不由得也笑了，原來那周子春，有好多



朋友，在背地裏，開他的玩笑，管他叫作大春兒，其實要論他那頹然而長的身軀，跟那黝然而黑的面孔，很不配有這個風流雅號呢。兩人在這裏說着，聽差的，已給打上淨面水，跟着又沏上茶來，尹卓吾隨便揩了一把臉，便跟吳夢魚，對坐吸煙，那尹卓吾，因為剛纔起床，精神兀自有些疲倦，手中的香煙，吸了不到一口，便連着打了兩個哈氣，那時吳夢魚，自己斟上一碗茶，喝了兩口，望着尹卓吾，嘆了一口氣道：你看周子春，到西南跑了一趟，連來帶去，不過幾個月的工夫，而今回來，便要陡然富貴了！像我，在東洋埋首攻苦，足足熬了七個年頭，如今在省公署裏，當上一名無聲無臭的科員，要跟人家比起來，就巧就拙，那還可以道里計麼？尹卓吾聽罷，很不屑地一笑道：你別看不開咧！當年楚漢爭雄，事情何等重大，後來阮嗣宗弔古，尙有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之嘆，何況是這種雞蟲的得失呢！依我勸你，不要發這個無謂的牢騷罷。吳夢魚點了一點頭道：話固然是這樣說，但是未免有情，究竟不能遺此！尹卓吾道：怪了，怎麼你好端端地一個人，一旦之間，就會熱中富貴起來？吳夢魚笑道：你不知道，因為前兩天，我見了周子春一次，看他狠有如書上所說，居移氣養移體的神情，不由得便發生了這種感慨，一直在肚子裏悶着，今日方得向你發洩，尹卓吾道：算了罷！我看他那種狂妄無知的神情，可以叫人作三日嘔，咱們只有鄙薄，何能羨慕，你那感慨，是大可以不必發的，說到這裏。尹卓吾又從鼻子裏冷笑了一聲道，不用說周子春，卑之不足高論，就算在他以上的角色，也不過蚤綠時會，倣倣成名，那裏配談到知人論事呢。吳夢魚道：你這話，莫非是有爲而發麼？尹卓吾點點頭道：你猜得不錯！等我把他們狂謬的見解，告訴你說，你就曉得這輩人，是何等不知天高地厚！尹卓吾說着，便自己斟上一杯茶，喝了兩口，方對吳夢魚道：昨天周子春，到這裏來了一趟，不見得是專誠拜訪我，不過他有一篇自己鼓吹的東西，要託我在報紙上發表，並且還要請我，格外幫忙，轉致各報，同日刊登，我當着面兒，放不下臉來，只好含糊其辭的答應着，但是他那一篇東西，如今還擱在一邊，我連看還不曾看呢。這個先不必談，最可笑的，是他向我大發議論，說此次西南討袁，其最大的目標，不在倒袁，而在倒袁系，總要把北洋派的勢力，完全肅清了，不使其再有死灰重燃的機會，那纔算是最後的大成功！你聽聽這種大言不慚的口氣，可不叫人齒冷嗎？吳夢魚道：這個話，寔在是可笑極了！此次成功迅速，全虧的是袁系倒袁，並不見得是純粹西南之力，事寔昭然，有目共觀，凡有常識的人，誰又見不到呢！他居然敢說出要倒袁系來，臉皮未免太厚了。尹卓吾道：着哇！你所說的袁系倒袁，這句話，寔不愧爲一語破的之論，假使此次帝制，若非北方軍界的領袖，洞明大義，振導祥和，那時南北交兵，少不得是要生民塗炭的，只怕兵連禍結，不知要變成何種局面，我想洪憲的命運，不見得就是八十三天罷！吳夢魚道：這種道理，講的確乎不錯，並且還是信而有徵的！請想現在，所謂北方軍界領袖，自然要推合肥跟河間二人了，合肥的反對帝制，早已炳若日星，

人所共仰，說到河間，他在背地裏，那種大發牢騷，不滿意於項城的舉動，更覺得令人可笑呢！尹卓吾道：你有所聞嗎？何妨講出來，作爲談助呢。吳夢魚道：我有一個朋友，久在河間幕府，上次見着他，彼此談起來，據他說，辛亥之時，河間攻下漢陽，正要進薄武昌，却接到項城的電令，飭其停止進攻，靜待後命，河間的意思，已是不以爲然，不過悶在心中，還不會把這話說破，及至此次帝制發生，恰有些忍不住了，便大發牢騷道，項城這個人，寔在是不能伺候，他要作總統，就利用別人，他要作皇帝，又打算利用別人！難道世界上，只有他一個人機靈，別人都都是傻子麼？況且叫人家，去裝忘八蛋，也只能裝一次，是不能裝到二次的，不管別人，我是不再受利用的了。當時吳夢魚，把話說到這裏，便望着尹卓吾道：你想想看，合肥居中，態度既然如彼，河間在外，言論又是如此，項城的左膀右臂，已然失掉，帝制不歸於消滅，還等甚麼？尹卓吾笑道：河間這一席話，不啻并剪哀梨，可以說是爽快極了，不過據我所知，項城有件事，很給河間下不去，當帝制未曾發生之先，彼此已傷了感情。吳夢魚一聽，忙問甚麼事？尹卓吾道：河間到江蘇督軍的任上，爲日無多，便保薦他夙日信任的胡秘書長，爲本省民政長，在河間的設想，認爲這件事，中央必然一諾無辭，決不會駁他的面子，却不料項城去了一道電令，很嚴厲地，給申斥了一頓，說是一民政長爲方面大員，簡放之權，操自中央，該督何得擅行保薦，殊屬昏憤已極，着傳令申斥。一試想以河間的資望，竟出其意外地，碰了這麼一個大釘子，對於僚屬，面子上如何下得去，因此跟項城，便發生了很大的芥蒂，說不定此次反對帝制，還是由此造因呢。吳夢魚道：這件事，我也聽人談過，揣情度理，其中似不無因果的關係，不過據我看，只去就事論事，項城這一次舉動，確乎是對的，試想以武人，却要干涉民政，保薦大員，此風如何可長？受上一頓申斥，總不能算是委屈的了！項城雖說包藏禍心，妄思帝制，不配作共和國家的元首，但是這種地方，正不愧發強剛毅，足以有爲的，如今黃陂依法繼任，雖說忠厚和平，決無軌外的行動，但缺乏雄才大略，不能戡亂定紛！只怕將來未流所至，要鬧成武人割據，省自爲政的局面呢。尹卓吾道：這話自然很有見地，那也只好再看罷！反正我們中華民國，自從呱呱落地那一天，就是多災多難的，現在雖然項城已死，大局變遷，暫紓了目前的兵禍，但要說從此便能一帆風順，恰也未敢遽抱樂觀。吳夢魚道：豈但如此，我看項城一死，實是我們中華民國最大的損失，因爲羣山磅礴，必有主峯，要論現在的人才，只有他還不愧是個中心的人物，如今一步棋走錯了，鬧得以一死塞責，但是這新造的國家，從此失去了統攝的力量，只恐以後的局面，難免要如扇之脫骨，四分五落的了！他們兩個人，正在談得津津有味，猛然聽得壁上，嗒的響了一聲，原來是掛的魚尾鐘，正在交十一点半了，吳夢魚抬頭望了望，便向尹卓吾說道：已經是時候了，咱們可以走罷！尹卓吾道：我實在懶得去，與其赴這種無謂的宴會，還不及去打個茶園呢。吳夢魚一聽，旁敲意有所觸，立時滿臉堆

笑，跳起來說道：我勸你，還是去罷！雖說這種宴會，有些俗而討厭，但你肯陪我，一同前往，作這一点小小的犧牲，我少不得是要加倍補償你的。尹卓吾微笑道：你這話，似乎很有神秘的意味，但不知是怎樣的補償我呢？吳夢魚道：這種宴會，雖是未能免俗，但是你肯去時，等散了以後，我引你到個好地方，去見一個雅人，準保叫你鄙吝頓消，立時就撲去俗塵數斗！你瞧這個補償的方法，好不好呢？尹卓吾道：你先不必誇大其辭，在我眼頭裏，誇張爲幻，我如今且向你問一問，所謂那個雅人，究竟是個男性，可是個女性？吳夢魚笑道：你這是多此一問了！請想紅樓夢上，寶玉已經說過，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足見男女清濁之分，古人已有定評！現在既稱爲雅人，當然是女性的了。尹卓吾哼了一聲道：算了罷，請你不必故神其說了！這種小小機關，在我已經勘破，你大概又是在那個班子下處，見了個窮酸臭美冒稱才女的姑娘，便犯了神經病似地，拜倒在石榴裙下，認爲是天仙化人，自己上當不算，還要逢人說項，到處舉揚，那種可憐的神情，就像暴發戶的財主，賞鑒假古董的一般，當局得意非凡，旁觀煞覺可笑，早晚紙老虎，一旦戳穿，那時又該自悔頭腦冬烘，恨不得把一雙眸子抉去了。吳夢魚聽得這樣說，不由得大笑道：似此口頭輕薄，真乃豈有此理！你自己說說，該罰不該罰？況且我這番賞識，敢自信老眼無花，所說的那個雅人，決不是純盜虛聲之比。你未經目覩，便要妄下批評，豈不使掃眉才子抱屈了麼？尹卓吾搖頭道：任你說得如何娓娓動聽，我總有些信不及，因爲花界的羣雌，只要以色藝事人，方能聲華鵲起，談不到甚麼才字跟雅字，要說是：相賞於風塵之外，相契在文字之中，只有像咱們這樣腐儒酸子，方會落道般窠臼！請你想一想，當初人家老鴿子，造就人才，自然是要迎合錢神的意旨，在那色藝二字上，去加選擇，去作工夫，那才是他應盡的本分，難道說自己甘於走背運，造就出甚麼才女雅人來，放着錢神不去迎合，却偏要去投窮鬼的好好嗎？只怕讀盡嫖經，也沒有這一條道理！所以縱然極力辯護，我總認爲是緣木求魚，自誇已經得魚的豪語，滿讓說得天花亂墜，其如在情理上，講不通何？說到這裏，便又望着吳夢魚，微微冷笑道：然而事情也有個例外，不能夠一筆抹殺！或者你所說的，那個雅人，有些特別才華，能夠寫上幾篇紅格子，看上幾本鼓兒辭，在天津這些班子下處，一般目不識丁的姑娘裏，有如羊羣裏趕出駱駝，矮子裏拔出將軍，少不得就要刮目相待的了。吳夢魚笑道：請你先別挖苦，行不行？我要告訴你說，所謂那個雅人，是能夠作詩的呢！尹卓吾道：就算能夠作詩，那也尚待推敲，不能遽然置信。吳夢魚道：這是何故呢？尹卓吾道：試看大名鼎鼎的江海洋！她的詩，居然登在報紙的文苑裏，在天津花界中，是無人不認爲才妓的！殊不知有個章二爺，却在背地裏，替他當槍手，弄玄虛，把一般莫名其妙的人，全都給蒙的眼花撩亂，只爲咱們是章二爺的老朋友，才能曉得其中的內幕，又焉知你所說的那個雅人，不是依樣葫蘆呢？吳夢魚道：你這個人，不但神經過敏，並且存心立論，未免有些過於刻薄了！尹卓吾哼了一聲道：你要曉得，像這類的事情，不是講忠恕之道的，你自己樂意去當傻瓜，不能叫別人，幫着你去當，如今我且問你，你說她會作詩，可會親眼看見她對客揮毫麼？吳夢魚聽了，口風頓了一頓，不曾說出，尹卓吾笑道：怎麼樣？可見我所說的，尚待推敲，其中確有可疑之點，決不是故爲苛論罷。正是：

慢道清流多僞托 掃眉才子亦堪疑

（未完）

# 燭影搖紅村犬吠 夜半無人工作時

菊·

## 美國畫師遇着一件奇事

凡卡於一九三四年回到美國，過去他在南斯拉夫著名的查格勒卜美術專門學校執教頗有年，是個有聲於時的藝術家，歐洲大陸各博物院和美術展覽所都陳設着他的作品，他是頂聰明的人，能預料別人所要說的話，別人未說完他老早付度得一絲不差。

去年四月，他被密爾維爾地方聖尼古拉斯羅馬天主教堂聘為神父查嘉所聘，（密爾維爾是比茲堡城外的工業區）在該堂擔任壁畫，神父希望於六月中旬舉行大慶典時完成之，凡卡從星期一到六每晨九時起到深夜二三點止，窮兩月之力把別的畫家需一年之才能竣事的偉大工程完成了。

壁畫引起多少人的欣賞，紐約泰晤士報特開專刊，引得多少人跑到小小克羅地教堂來參觀，但是天曉得，那畫家曾經遇着一件非常驚人的奇事！

凡卡受聘時，覺得兩個月完成這工作，每一分鐘不能讓它虛度過，他請查嘉神父從星期一到六每晨九點起讓他自己把自己鎖禁在禮拜堂裏，一個人不會，直到他回到這教區的自己屋子裏之前，那屋子照例的神父在等候着他，替他預備着咖啡和蛋糕。

在第二或第三夜，當他獨自站在臨時搭好的站架上，在強烈燈光之下工作時，突然從禮拜堂背後風琴中發出悠長的聲音，他想這是山脚下汽車或近邊火車震動的聲音吧，第四夜正當調漆時，他投射眼光於下面祭壇上，那兒有俯照的燈照得通明透亮。……呵，一個怪異的偶像，一個黑衣人在祭壇前踱來踱去，舉起臂膀來作姿勢，凡卡想到這當然是查嘉神父，所以漫不經心地繼續着調漆，他自己告訴自己，「這神父在練習教儀裏所用的姿勢。」

凡卡回到屋子裏時，神父仍然平常一樣等候着他，一點沒提到禮拜堂裏的事情，凡卡太辛苦了，不願打開話匣子，所以也沒去問他。

第八晚約在午夜，凡卡朝下一看，依然看見那個怪異的黑衣人，他依然認為是神父而不驚疑，差不多有一小時，那人兒在座排的空當中溜躑着，口中喃喃然有詞，「好吧，他在祈禱着呢，」凡卡是這樣想，外面除吹來一陣陣犬吠聲外，一切都靜寂了。

這一次凡卡回到屋子裏時，看見神父在起居實榻上睡熟了，他醒來一跳說，「呀，已經過了一點鐘了嗎？怎麼那女人沒來叫醒我呢？」他挾着怒意解釋他每晚九點睡下時吩咐管家婦

多琳娜夫人於十一時把他喚醒。

「奇蹟極了，他每晚九時睡下，那麼禮拜堂裏的黑衣人是誰？呵呵不錯，他一定是個夢中的步行者，（睡後做夢時突然起來行走着），凡卡想到這裏，便把這意思告訴神父，不料神父嚴厲地說，『相信我，我不是夢行者。』」

停了一會兒，神父問凡卡，『你到這兒以後，曾經聽見過一種傳說，說有一個鬼或者一個怪異的偶像有時發現於禮拜堂嗎？』

「沒有聽過，」

神父接着說，『我自己從來沒見過，可是好些人和我說過，也許這兒真有鬼，我不明白，爲着這緣故，所以你每晚出來時，我都在提心吊胆地等着你，老塞說，從你開始工作後，我每晚十一點到一點都隱在門外接應你，只有今晚是例外，假使發現你的呼救聲或者慌忙地爬下來時，我就衝進門去。』

凡卡沒說什麼，他和神父約定此後神父每晚十一時到禮拜堂來，陪着他到工作停止時爲止，第二晚，神父十點三刻就進來，爬上站架，遞過一壺咖啡，帶着調漆，這幾乎成爲定例，他怕凡卡分心，便又爬下去了。

突然有『的達』『的達』的聲浪，或者敲門聲，來自禮拜堂背後唱隊席次之下，凡卡嚇了一跳說，『聽那，神父，』神父鎮定的說，『這不是站架上面出來的聲音嗎？』凡卡說，『不知道，我想不是的，』

又有一次，『的達』『的達』的聲浪，是由另一方向來的，這使凡卡渾身起了麻栗，同時每個毛孔裏發出溼溼冷汗來，那位道貌岸然的神父，朝着後面用尖銳和挑釁似的聲音說，『來！無論你是什麼東西，都得現出原形來！你能說什麼就說什麼！』

凡卡發出銳呼聲想來阻止他，因爲這時候凡卡看見了他，那個鬼！由座排的空當中向祭壇邊走來，一個老頭兒，穿着一套黑服，一張怪醜消瘦的有縐紋的臉。

「看哪，神父，他到祭壇前吹滅了燈，」凡卡驚呼着，他嚇得像突然發了嚴重的瘧疾，由站架爬下時險些兒從梯子跌落下來，那盞燈是聖殿的長明燈，永遠不許熄滅，玻璃罩罩好不讓風來吹動它，並且所有的門窗都在關閉着。

神父鼓着勇衝到祭壇，發現燈蕊上還在冒烟，燈罩還是炙熱的，火燄是剛剛熄滅了的，外面的狗仍在狺狺地吠叫着。

這經驗使得凡卡每聽得這記號便打寒噤，用盡平生的足力跑出禮拜堂來，他很想置之不理，用報紙帶在頭上做遮眼物，用棉花塞住耳朵，若無其事地繼續工作着，但終於爲恐怖心所襲擊，而沒命的逃奔出來。

這樣的情形繼續了兩個月，幽靈出現每晚總在十一時與十二時之間，一次來得較早，記號比較低微些，凡卡帶上遮眼物仍在工作着，那東西在右面小祭壇前點蠟燭，從他進門起一直點到十一點，多琳娜夫人陪着神父走進來，神父嗅着一種怪難聞的氣味，凡卡說明那是蠟燭的氣味，他們跑到燭台前一看，發現一堆堆已經溶解了的燭淚，一根殘燭還在吐着最後的弱燄。

事情是這樣，有些僑寓比茲堡的克羅地人，（南斯拉夫民族之一種）懂得那個幽靈的來歷，據說他是個已死的教師，生前聚斂了教徒們的聖餐費，沒有替人念經，並且怠忽了其他的職務，他死後一靈不昧，來到禮拜堂，補贖已往的過失，村犬像懂得這段故事，每次他出現時都在吠個不停。

地有其地，人有其人，列位不信，請到美國比茲那堡座教堂裏親自察看一下。



### 從錢說到借錢(明)

人生世上，總離不開一個「錢」字，「有錢使鬼推磨，」要是沒有錢呢，那就「一錢逼死英雄漢」了。

之爲用大矣哉！當初秦叔寶二哥被困在天堂州，不僅他自己窮得面有菜色，就連那匹自稱爲「來頭大」的青驢馬，也餓得像隻大黃鼠狼似的，一些勁兒都沒有；秦二哥窮人說大話，雖還自己誇口：「我本是頂天立地男兒漢，」到了此時，也不得不感嘆着時道：「好漢無錢到處難」咧。

上下五千年，古往今來，一部二十四史，你爭我奪，爾虞我詐，試問爲的什麼？一言蔽之：錢而已矣！得了天下，做了皇帝，就有了吃不完用不盡的錢；功臣走狗，効死力，拚老命，也無非想弄幾個錢。就把範圍縮小來說，一個人自從有知識的時候起，一直到老病死，終日運用腥筋，費盡心機，不爲錢爲的是什麼？硃砂痣裏的韓員外，對着賣老婆的吳相公說：「有了錢，你的病就好了，如此說來，銀子是好物件，好寶貝；」錢，真是一件好寶貝啊！

錢這件東西，人不論貧富貴賤，男女老少，都把他當作寶貝看待；可是牠最勢利不過，富人有了牠，越有越多，窮人沒了牠，連影踪兒都不肯照面。拾黃金中的化子，罵牠道：「那有錢的，你老跟着他，這沒錢的，連你的影兒都瞧不見，咳！我把你這忘恩負義之徒，無知恥顏之輩，呵！呀呀呀！」罵得雖痛快；然而罵了牠，難道牠來給你登門道歉了嗎？還不是白罵一場罷了。

錢既如此可愛，又如此可惡，然而

人們總不能不低首下心，想盡方法，把牠弄到手內。大概決不會窮幾年，忽然發了一筆財，賭氣把牠扔在毛廁裏去，恨恨的說：「我把你恨透了心了！誰再希罕你，此番見面，乾脆，不要了！」世界上果真有這樣的傻瓜，也許不致爲了錢，親友變爲仇敵，打得頭破血流了。

講到弄錢之法，軟硬邪正，甜酸苦辣，五花八門，一應俱全；所謂戲法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但是花樣雖多，歸結起來，總不出四種方式：一曰搶，二曰偷，三曰騙，四曰掙。

先說搶：明火打劫，綁人勒贖，此其小焉者耳；神而明之的，要算披上老虎皮，大權在握，巧取豪奪，無不得心應手。而且被搶的，非但口無怨言，還得陪着笑臉吃耳光；大盜不操矛戈，此之謂也。這一種本領，大概過去的軍閥，最稱拿手。

次說偷：掘壁洞，順手牽羊，小賊笨法，何足爲訓；會偷的，應該往官場裏混：舞弊營私，貪贓枉法，鬼鬼祟祟

，瞞上不瞞下，這是我們中國歷代傳統下來的做官秘訣，可算是五千年的國粹。所以大官大僚，小官小僚，有官皆偷，無官不偷；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就是絕好一部偷的講義。

再次說騙：騙之術多矣！挂羊頭賣狗肉，相面測字瞎三話四，渾信人冒充清信請冤大頭點大臘燭等等；都是騙人的技倆；然而此皆市井小人無聊之極思，雖騙也騙不了多少，而且隨時有拆穿西洋鏡的危險。真會騙的，似乎要算時髦的政客們了，鼓動三寸不爛之舌，吹吹牛，拍拍馬，跑跑腿，憑着這副『牛馬走』的精氣神，東騙騙，西騙騙，騙來騙去，比吃十方的和尚，還要多吃幾方，這是騙之聖者也。

最後說到掙：那纔是老寔人幹的老寔玩意兒咧！試想：既說掙錢，那決不是空心大老官所幹得了的；不有資本，須有學問，至不濟的，也得有力氣，豈是空口說白話，說掙就掙的。可是搶的搶，偷的偷，騙的騙，好肉早已吃完，贖下的無非是些骨頭；還有多少錢，輪

到老實人去掙呢。掙到的也不過一點丁兒的唾餘，耗子尾巴上長的了什麼大瘤，潘老丈對石夥計說的好：『買飯不飽，買酒不醉。』嗚呼！人而不能搶偷騙，僅僅靠着一些掙的本領，未免太沒有出息了吧？北方的混混，南方的流氓，有一句流行的大衆語：『好漢不掙有數的錢；』混混流氓之所以稱為好漢，大人先生不惜與之折節下交，也許就在這一點。

上面所說的搶偷騙，都是過去時代軍閥官僚政客們玩的把戲；現在局面一新，政治明朗，想也不致再會老戲翻新；那麼，還是老老實實掙錢爲妙。況且搶偷騙，不是人人會做的，這是超人的本領；說句實話，也許不是人做的事。話可說回來：要是掙不到錢，或是掙得少不夠用，或是一時的不方便，而又不能不用錢，將怎麼辦呢？難道叫衙乞討，榮任伸手大將軍，來一齣『吳市吹簫』嗎？未必人人都有伍子胥那副嘴臉，至於秦二哥的當銅買馬，那也另作別論。最普遍的，大概祇有向人通融一

法；通融二字，原是一句斯文風雅的話，乾脆說起來，就是借錢。

本來，朋友有通財之誼，借借又何妨呢？這是小孩子初出茅廬的傻話，老於世故的一定要嗤之以鼻。據說：現在處世，講究虛偽和圓滑，倘是一味的用真心寔話去待人，那就是天字第一號的笨蟲。所以不管你和他天天攪在一起，吃喝玩樂，打得火團般熱，一提到錢，就只見了錢，瞧不見什麼叫做交情了。你要向他借錢，他腹中早已打好了一篇底稿，隨時可以不加思索的答覆出來；你是急不擇言，他是以逸待勞，照兵法上講，打仗尙且可以看出勝敗，何況你是借錢咧，無疑的是失敗定了。

假使他真的和你夠得上深交，也許你會幫過他的忙，似乎他不好意思拒絕你的請求吧？然而不然：你要知道，你幫過他忙是一事，你向他借錢又是一事；他不肯借錢給你，是他的聰明，你幫過他的忙，是你的傻勁；聰明人難道一定要跟你傻瓜學的？你只怨自己變得可憐罷了！

况且，他要真願借錢給你，大概見你窘乏，早已自動的掏出腰包，情願願的送到你手中來了；真要等你開口，那就十分之中，未必有五分可靠，往往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你就一路不通，又找二路，恐怕『天下老鴉一般黑』，結果仍是白費了勁。『力不從心』，『心餘力絀』，『千祈曲宥』，『萬乞見原』，『諸如此類，千篇一律，好像是一個師傅教出來的；那不是依然『鞋子未穿，落了個樣』嗎？你要是再不懸崖勒馬，一不做，二不休，死勁白賴的向他磨菇，說不定你就抹了一鼻子的灰。

姑且退一步說：也許他心血來潮，大發慈悲，覺得受過你的好處，不能不報，高抬貴手，慷慨解囊，大概也不能完全容納你的請求，必須大大打上一個折扣；你向他借五百，他敷衍你一個二百五，真算怪不錯的哪，也許只應酬你十塊八塊，你還能辜負人家的厚意，嫌少不要了嗎？你要想想，人家決不會像吃館子似的，來個小賬加一；果真你借五百而他給五百五，那真是老公雞下蛋

，怪了。

還有一層：他就算接受你的請求，打上折扣，解囊相助，也決不會爽快，說給就給，一定要扭扭捏捏，百般做作；你就平心靜氣，好好兒的待着吧！雖說你是遠水難救近火，急得鼻涕眼淚都一齊拖了出來，也只好瞎子吃游火蟲，肚子裏明亮罷了。假使你肝火旺，做出不耐煩的樣子，那就功虧一簣，大糟其糕；因為他肯答應借給你，不論多少，總是天高地厚之恩，你再不知趣，保不定人家就來一句：『不借了！』你又有什麼法子可想，這不是『活該』是什麼？我告訴你一個譬喻：女人難產，尚且熬着痛着，耐心等待兒子鑽出來；你要明白，養兒子究竟貨色在自己肚內，借錢是錢在人家的腰包裏啊！

天下的難事，沒有比借錢再難的了。敬仿李太白蜀道難詩的口氣，胡謔一句白話的打油詩：

『好不容易的借錢這件事啊！真比難產女人的養兒子，還難上千倍萬倍啊！』

## 崑曲在現代的存廢價值

梅花生

時代像水波一樣，隨着浪花飛撲而動盪着，世間惟有歲月不能停留，過去的是已經過去了，現在的正走向衰老遠去，新的又在誕生着……一切精神，一切物質，都在這樣無休止進展着。在中國藝術的轉變中，已有未來派的吼聲，但都是浪漫者的浮夸！

像我中華最流行的國劇，在本體上很占有文藝價值，不過如現在的皮黃京劇，是否可以代表國劇？這又是個疑問。推厥原始：由樂府產生詞，曲，在元代，曲是最昌明了；降至於明代，清代，有崑山魏良輔，創為崑曲，於是更傾動全國，成為士大夫以至販夫走卒間的大眾娛樂品。

曲牌名目如「點絳脣」「烏夜啼」……等等，大多數是從詞牌變下來的，可以想像到中華古代，唐詩，宋詞，元曲……是何等的有民衆文學價值了！在清朝乾嘉時代，忽然有皮黃的興



起，後來居上，竟替了崑曲的領域和地位，這是國劇本質上一個最重大的損失，直接的失掉了文藝價值與歷史價值……在最近流行市俗的評戲——又名落子戲，蹦蹦戲——又起而爭奪去皮簧京劇的鼎盛地位，這益發暴露國劇地位的日趨卑下，以致於沒落。

離開藝術本質的娛樂，是歪曲的，是卑鄙的，絕對不能納入音樂或文學的正軌，在千百年後，也不配占寶貴歷史中一行一頁的篇幅！固然是崑曲太注重音律，和那詞句的古奧，不能大衆化，在時代立場上，應該沒落，應該消失；然而試想那膚淺的皮簧戲，又比崑曲新穎多少？也是一樣的反時代產物；降至於非驢非馬的評戲，那更爲站在新潮流水平線上的人們所唾棄的了。

惟有話劇較比最合於時代，如曹禺的「雷雨」，爲新人物新青年一致推贊，因爲它的確是充滿朝氣的東西。甚至於有聲電影的「狂歡之夜」等，都是把話劇搬到銀幕上面做成的！以時代立場來論斷，惟有話劇有存在的價值，那古

老的國劇，不但崑曲應該廢除，就是皮簧京戲也該廢除，至於鄭衝之音之評戲，那更是根本要不得的！

現在全中國僅存的崑曲支脈，南方有朱傳茗等的仙霞社，北方有韓世昌等的祥慶社，這真如魯殿靈光一般希罕。韓世昌全體，倦遊南省內地歸來，現在天津成班，連日出演在天祥市場內三樓小廣寒，上座是很淒冷；但是演員的精神不懈，同時應男女青年會的邀請，排日教戲，時髦的姑娘，摩登的小姐們，也都肯頭上盪着一九三八式的飛機髮，而口中咀嚼那十六世紀的古老曲子，是值得我特提一筆的。

已經在現代失腳落伍的舊劇，果然應該廢除的話，那末，不但崑曲該廢除，皮簧戲也該廢除；如果以爲舊戲應該保留一部份，作爲歷史上的回映，則乾脆保存崑曲好了，因爲崑曲尙能代表國劇在全盛時代的藝術地位，今不古不古四不相的皮簧，根本是畸形產品，提不到話下的。

從娛樂的愛好上，可以測驗出民衆

智識的演變，由歡迎崑曲而改爲愛好皮簧，降至嗜聽卑劣的評戲，這毫無疑義的表徵出民智的劇烈退化來……與青年人愛看性史而把五經四書束之高閣一般的可恥可嘆！

諸君讀過鍾生這篇庸陋的文字，見仁見智，當然難以一致，不免有皮簧的愛好者來向我攻擊，然而我也顧慮不得許多了。

### 夏日的名花——茉莉 寄公

夏天的茉莉是最時髦的花，現在的摩登的女人雖然不講究簪花，可是在新潑的飛機頭上戴上幾朵茉莉，也是非常約有風姿的。蔡雲吳歌云：「提筐唱徹晚涼天，暗磨生香魚子圓，簾下有人新出浴，玉尖親數一花錢。」可見此花是閨中好友。沈三白的浮生六記中說茉莉的是花中的君子，此花淡遠清逸，以君子稱之，寔可當之無愧。茶葉中亦以茉莉薰之，沖好傾之盃中，白花浮起，飲而合之，覺齒頰芬芳，洵妙品也。古人有論茉莉的一段云：「夏日之茉莉，芳香品也。其姿態雖無甚清奇，而其色

樸茂而又皎艷，殆以雅淡勝也，其香雖略欠清芬，亦穠而不冽，庸中尙有清氣，夏苑植三數株，清風徐來，頗得雅淡佳趣，南方閩人，夏日尤好尚之，晨粧以後，或晚浴方畢，著數朵於蟬鬢間，執扇微動，清香中人，璇閣清福，亦甚宜人。若靚服嚴粧，綴茉莉花球于胸際，素輝相映，亦可憐人。「對於茉莉的功用，可謂闡明無遺。攷茉莉盛產於嶺南，蔣寶齡之吳門竹詞云：「蘋末風微亦月涼，畫船銜尾泊山塘，廣南花到江南賈，簾內珠蘭茉莉香。」識者顧名思義，即知非吾華國產。按茉莉二字，本身無意義可言，其爲譯音，殆不問而知。稽之古人載籍，其名字至不一致，而音皆相似，古書或去草頭作末利，或書「末」作「沒」，曰「沒利」，如王昭齡前事題爲沒利花，又名抹利，且自註其詩曰：「抹利見佛經，名義未究。或云沒者無也，謂聞此花香，令人覺悟，而好利之心沒，故前作沒利，此作抹利，兩存之。」考之他書，陳君舉蘭花詩亦云：「沒利从旁榮然花，」此二人同是

晉永嘉時人，以此知沒利一名，晉時最通行。然王之解釋，雖亦可自圓其說，究嫌穿鑿。更證以他書之異名，有稱末麗，有稱抹厲者。前者見于洪景廬素馨花賦：「紛末麗兮已老」。後者見於洛陽名園記，云：「遠方奇卉，如紫欄，抹厲，瑤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無異」。若必深文周納，豈末聚義爲羣芳之殿，抹厲爲抹除戾厲耶？羣芳譜中載茉莉之名更多。云：「茉莉一名末利，一名雪瓣，一名抹聚，謂其掩衆芳也。」此論殊爲公正。又云：「此花出波斯，移植南土。北土名奈。晉書曰，都人簪奈花，則此花入中國久矣。弱莖繁枝，葉如茶而大，綠色團光。夏秋開小白花，花皆暮開，其香清宛柔淑。有草本者，有木本者，有重葉者，惟寶珠小花最貴。」由此可見茉莉又可名奈花。在花中名字最多的，要屬茉莉花了吧！

### 金聖嘆遇難之異說

孫玉階

上期黃慧先生寫的金聖嘆評，對於金氏一生事蹟，寫來皆有根據。聖嘆臨

刑，俗傳值天雨雪，金口占一絕云：「天公喪母地丁憂，萬里江山盡白頭，明日太陽來作弔，家家屋脊淚水流。」又傳聖嘆遇難之先，曾識一僧，問一生休咎。僧卽出一對聯云：「半夜三更半」，聖嘆不得其對。僧曰，君如對上此對，卽是壽終之日。臨刑時，正值八月十五。金忽想起當日聯，出口對云：「中秋八月中。」這些，都是沒有什麼根據的傳說。又采蘅子蟲鳴漫錄，載有金聖嘆遇難原委，則與普通傳說不同。

吳門金解元聖嘆，善批小說，性滑稽，喜談諧。自言人生，惟新婚及入泮二者爲最樂，然妻不能屢娶，無如何；入泮，屢黜而屢售也。每遇歲試，或以假辭入詩文，或於卷尾作小詩譏刺試官，輒被黜。復更名入泮，如是者數矣。司訓者惡之，促令面課，命作「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一文。金於後比起曰：「禽獸不可以教諭，卽教諭亦禽獸也。對曰：禽獸不可以訓導，卽訓導亦禽獸也。」學博見之，亦無如何，金恃才傲物，所作多類此

。後得遇相士，稱其百日內有飛災，不可出戶，金信之。潛匿家中已九十八日，適甚，立門首開觀，見三學弟子員，結隊而過，詰以何事。衆曰：「主司謬孝廉，吾等將昇孔子出，而移財神入大成殿，盍同往乎」。金大喜，隨之去。中丞聞之，飭役數十，至明倫堂拘拿，衆踰垣匿遁，一闕而散，金獨徘徊階廡間，乃繫之往。再三研鞫，自承爲首，而不累及一人。同學者皆因

是得免，爰書既成，主司論腰斬。金以預移聖像，擬大不敬，斬決，相傳金弱冠時，游西湖，祈夢于忠肅祠，夢長木參天無枝葉，上立一鳥，悟爲梟字。自思窮措大，手無縛雞力，萬無殺人論抵事，恐通藉後，或以官事櫻刑戮，乃放浪江湖，不圖進取。詎意大數難逃，禍出於所備之外耶？金臨刑時，其子泣送之，金曰：有一對爾屬之，「蓮子心中苦。」蓮憐借香巧合，子方

悲痛，久而未答，金曰：「痴兒，是何足悲乎，吾代爾對，梨兒腹內酸也。」此蓋志氣早定，故臨難不迷也。據此，聖嘆的死，與哭廟條無關。只是因爲一時高興，幹了一件幽默的事，以致殺身，死時並不是與多人一齊受刑。至和他一齊受刑者，都是他告發的主司，並非與人同一旨趣的難友。又聖嘆臨終與乃子對對子，並未吟詩，與一般傳說亦不相同，采蘅子之說或亦有相當根據。黃慧文內未及此條，故補此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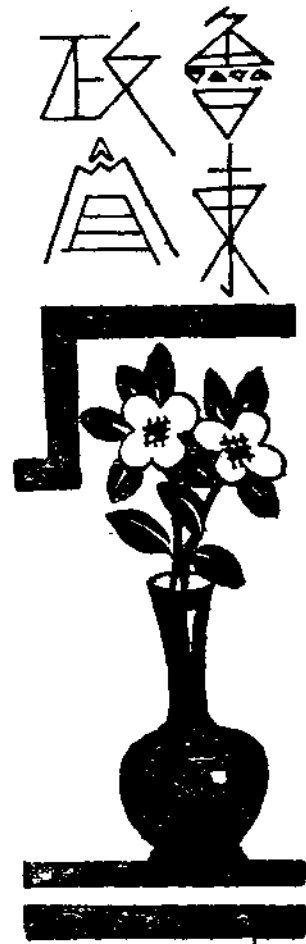
### △瀛海珍聞▽

#### 接線人幫忙說話

美國有一位男影星。到東部作短期旅行。急忙打長途電話給他的妻子。照晚上的定價。他們的囁囁情話已花到十八元時。電話線忽然不響。對方的聲音輕而亂。他發狂似地叫着他的妻子放大聲些。很近的地方插來一句話：「她說她一樣愛你」。這是接線人在幫忙傳達着。

#### 美國人的財富

美國財政部發表一統計。若將流動美國境內的金錢。平均分給美國的人民。每人可得五十元三角八分。但該部遺忘了另一統計，若將美國國債照樣分攤起來。平均每人負債二百八十五元。



## 魯東道尹公署成立後之施政紀要

記者

本署改組道尹公署 膠東善後委員公署，為順應事實需要，及適合地方情形，於二月中旬組織成立後，對於各縣宣慰剿撫等項工作，無不積極推辦，加緊進行，兩月以來，一切政務治安，漸已納入正軌，經過情形，已誌第一二兩期本刊，四月十五日奉山東省公署轉到北京臨時政府命令，任命張公化南為魯東道道尹，電訊傳來，聞署同人及全市民眾，無不歡欣鼓舞，喜動眉宇，公於奉命之後當即擇定十七日上午，正式就職，接篆視事，並自該日起，將本署改組為魯東道尹公署，所有道署統轄區域，依照從前劃定，仍為蓬、黃、福、牟、棲、萊、海、文、榮、掖、平、昌、招、濰、膠、高、即、等十七縣。

豁免捕魚進口稅率 烟台為瀕海之區，水產極富，附近四鄉貧民，多恃捕魚為業，維持生活，惟自去年軍事發生，海口封鎖，漁船不能放洋，一般倚此為活之窮苦漁民，遂致完全失業，嗷嗷入口，竭蹶三餐，饑困情形，殊堪憐憫，本署成立後，正值漁汛將屆之時，主席張公，顧念捕魚營業之停頓，貧民衣食之艱難，為促進市面繁榮，及救濟失業者之生計起見，特與友軍方面商妥，准許漁民照常下海捕魚，并又與海關交涉，免征臨時進口稅，以示體恤（按臨時進口稅，係在黨軍時代之一種苛捐，明為剝削漁民，而混其名曰臨時進口稅，查漁民下海捕魚，發售市上，非如魚販由此地購

魚而轉售於外埠者可比，何得又征轉口稅，本署爲澈底救濟貧苦漁民，而謀漁業前途之發展計，故決然商洽海關，完全豁免，經海關向臨時政府請示，奉到指令，准予免征，從此烟台捕魚事業，定可較前大見發展。

**雜貨出口准予解禁** 本署爲遏制亂萌俾早日恢復各地治安起見，對於軍用品、食糧、布疋、鞋襪、煤油、汽油、等項物品，當經發佈告示，嚴禁出口，惟商家方面，以本市爲百貨薈萃之所，除糧布、鞋襪、煤油、汽油，而外，其他物品必須行銷四鄉以接濟民生者，品類至爲繁多，若一律禁運出埠，殊與貿易民生，深感不便，爲此特由藥業，粗細雜貨業，以及髮網花邊業，等二十二公會，聯名致函商會，請向本署所組織之魯東各縣善後臨時指導委員會呼籲，懇求解禁，以維商業，指委會據呈後，立即召開常務會議，討論此事，各常委均以商民所請，尙屬實情，爲體恤商艱，以調劑市面繁榮起見，當經決議，准予變通辦法劃出口貨物爲禁運准運兩種，除（一）糧食類（關於米麵及一切雜糧），（二）用品類限於大量膠皮布疋鞋襪及多數雨傘，（三）軍器類，（限於各項之槍械，以及軍用有關之汽油、煤油、硝磺、鋼鐵、滑機油、電器、電石、電瓶、各種電料並汽車零件與鉛鐵絲等），（三）項仍予嚴禁外，其餘一切紙張、砂糖、雜貨以及海鮮等物，概行准許轉運，以維商賈，而恤民生。

**勸告民衆避免傷害** 本署對各處不逞份子，極力主張以和平方法解決，迭次發表宣言，剴切勸告，無如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因此友軍於和平破裂聲中，決意進行清剿工作，自軍事發動後，連日以來，迭奏膚功，惟砲火之下，匪徒被殲者，固居極大多數，而善良無辜民衆，亦不免時有波及，推原其故，實由一般鄉民缺乏常識，見友軍或飛機到來時，不得正當躲避方法，過分驚恐，四下亂竄，以致於誤會之中，遂發生有傷及良民之慘事，本署對於此節，早經見及，當軍事尙未開始之先

，即發表最後警告，以為或可以避免或減輕傷害等事，懇懇告誡，無奈鄉民愚昧，多不照行，殊使人不勝遺憾，現本署仍為減輕民衆損害，免多傷無辜生命起見，特與友軍方面商妥，凡匪徒叢集之地，決仍澈底施以掃蕩轟炸工作，匪徒較少之區，但能避免不用炸彈轟炸，即力求避免，庶不致因一二少數匪徒，牽及多數良民，並復由本署製就『在剿匪聲中告訴民衆幾件避免損害的辦法。』派機四出散放，以期家喻戶曉，各處皆知。

**澄清政治汰冗員** 本署以當此刷新庶政之時，欲謀拔擢真才，推進各項工作效率，首應注重人選，嚴格甄別公務人員，故特與煙台市公署，會令各軍警政財機關，嚴飭各該主管長官對於所屬員司，認真覈察，凡有庸庸濫竽之輩，立即檢舉，呈請停職，不得懷挾私意，曲予瞻徇，務使財不虛糜，職無虛設，用一人即獲一人之用，澈底掃除從前積弊，整理政治，重上光明之途，茲將通令全文錄誌於下：

為令行事，查行政效率，首重人選，公務人員品格之良窳，能力之才否，關係於整個政治前途，至深且鉅，本主席奉令於凋零殘破之際，排艱冒險，毅然蒞茲，唯一目的，在謀安定地方，繁榮社會，拯救全體民衆，脫離水火，共躋康莊，故對所屬員司，力抱人才主義，凡有一技一能，片長足錄，無不立加委用，竭力搜羅，務使財無虛糜，人不虛設，俾藉羣策羣力，同心相輔，積極進行，惟自煙台市面恢復以來，已踰兩月，各機關內部組織，漸次就緒，各職員中學識俱優，熱心任事者，固不乏人，而委蛇伴食，濫竽充數者，亦復不少，倘不嚴加甄別，仍任玉石同價，豈但有負國家為民設官之意，抑非所以昭懲戒而示大公，本主席有鑒於此，用特通飭所屬各局處科室，着由各該主管長官，遵令負責，嚴予覈察，不得稍有挾私瞻徇，速將闕茸冗散人員，立即檢舉，呈請停職，凡自委任以下各員，俟再由考試委員會分別試驗，俾清政本，免屈真才，除分行外，合行仰遵照辦理，勿稍隱徇，致干未便，切切此令。

**成立購置委員會** 過去黨軍時代，吏治腐窳，已達極點，尤以財政方面，黑暗特甚，所有虛報濫支，侵蝕中飽，以及串結牟利等惡習，無不應有盡有，當此施政伊始，此種弊竇，倘不澈底清除，完

全杜絕，何以刷新庶政，整頓收支，養成公務人員廉潔之精神，樹立經濟建設發展之基礎，張道尹有鑒於此，以爲爲政之道，必須清源，理財之方，尤應除弊，故特令本署會同烟台市公署共組一市道兩署購置委員會，一通令各機關嗣後購置物品，價值如超過二十元以上者概須由購委會派員採辦，並佈告商民，不得與公務人員互相勾結，牟利營私，俾澈底剔除中飽，釐革積弊，一切實報實銷，樹立各項建設發展之始基，茲錄購委會組織簡章於下：

## 第一條

本會定名烟台市道兩署購置委員會，由魯東道尹公署及烟台市公署會同組織之。

## 第二條

本會成立目的，在釐革積弊，剔除中飽，一切寔報寔銷，澈底劃除勾結牟利，侵蝕公款之惡習，務使財不虛糜，以樹立各項建設發展之始基。

## 第三條

關於市道兩署應用大量物品，概須由本會派員購置，其他兩署所屬之機關如呈請購置物品時，亦得交由本會代爲購置。

## 第四條

本會組織採用委員制，設委員長一人，由道尹兼任，綜理一切事務。

## 第五條

本會設委員若干人，由兩署科長以上職員兼任，所有科長以下職員概爲本會會員。

## 第六條

本會置常務委員三人至五人，由委員長指定，秉承委員長之命，負責辦理本會各項事務，其他各委員，得隨時監督，考察，及建議，關於整理進行等辦法，俾收策勵共濟之效。

## 第七條

兩署應用物品在二十元以內者，由兩署庶務股直接採辦，凡用款超過二十元以上者，須經道尹批准，開具清單，交由本會派員購置。

## 第八條

本會對於採辦物品，價值在二十元以上而不滿二百元者，當由常務委員公議，遴派委員，前往購辦，如超過二百元以上者，須由本會呈經委員長批准後標買。

## 第九條

委員，或會員於奉命採購物品時，應先召集商號三家以上，估計價格，開具最低數目，連同樣品，一併呈交本會，由常務委員審核選定後，即行採辦。

## 第十條

本會標購大量物品，須於招標及開標之時，召集全體委員會公開辦理。

第十一條 兩署所屬各機關，如因呈請交由本會代為購置物品時，本會亦得按照第七、八、九、十各條之規定辦理之。

第十二條 市道兩署對於報銷人員，呈報之購置付款單據，價值超過二十元以上者，應負責切實審核，如無本會蓋章證明，概予否認。

第十三條 本會採辦物品，由二十元以上迭次積滿至三百元時，應召開全體委員會，公開報告一次。

第十四條 本會委員及會員，均有奉命採辦物品之義務，並有隨時隨地調查物品之質地優劣及價格高低之責任。

第十五條 委員或會員對於經手購辦之物品，務須詳密審查其質地之良窳，及價格高低，力求核實，凡從前所有公務人員與商號勾結牟利，虛耗公帑之惡習，均應澈底根本剷除，俾促進吏治之廉潔，如有陽奉陰違，仍然瞞上肥己，一經查覺，除將經手人員嚴予懲處外，商號方面，亦當按照情節之重輕，分別予以懲罰或法辦。

第十六條 本會全體委員會，定每二個月舉行一次，如有緊要事件，得由委員長隨時召集之。

第十七條 本章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第十八條 本章則自呈奉批准之日起施行。

**道署內部之組織** 本署自四月十七日起，正式改為魯東道尹公署後，即着手改組內部，或增或撤，積極進行，現各事辦理業已就緒，人員已位置妥當，從前政務，治安、宣慰、三處及秘書長視查員等，完全裁撤，五科併為三科，並為甄別人才，節省經費計，凡所有冗散之人員，一概裁撤或降級，俾促進政治澄清，而謀增加各項工作之效率，綜計被裁撤者三十餘員，降級者十餘員，嗣後如再用人，必須經過嚴格之覈察考試，無論為投効或保送，倘未經職官甄委會之甄錄，概不得逕行登用，茲將甄委會組織系統，及各科掌理事務，詳誌於下：

一、道尹。

二、秘書主任。

三、秘書室。

(甲)、第一科：掌理關於總務、教育、等事，下分會計、庶務文牘、(收發、管卷、文書、繕寫等均屬之)人事、宣傳、編



纂、學校、等股、

(乙)、第二科：掌理關於民團、警察、司法、等事，下分編練、調遣、諜報、服械、經費、審判、檢查、等股。

(丙)、第三科：掌理關於行政、財政、建設、等事，下分土地、自治、賦稅、審計、交通、實業、農工、等股。

從前善後公署薪公各費，共為一萬零一百二十五元五角，自經此次改組之後，每月節儉一千五百五十二元零一分，現道署薪公各費，開支每月為八千五百八十三元四角九分。

**設立高密辦事處** 本署以膠縣、即墨、高密、等縣，距離煙市稍遠，當此交通梗阻，關於一切政令之施行指導，不無窒礙之處，為謀指揮便利，及促進各項建設之發展計，特於高密設立魯東道尹駐高辦事處，委任本署前宣慰處副處長謝宗輿為處長，魯東各縣善後指導委員會委員李載臣、李沈東、為副處長，即日率同隨員，赴高組設，據謝等報告，該各縣情況極好，地面寧謐，匪徒已漸肅清，所有各項政治建設，均上軌道，尤以膠縣之氣象清明，百業恢復，雲蔚霞蒸，為其他五縣之冠云。

**招待各縣代表辦法** 魯東善後指導委員會，為切實聯絡各縣士紳，積極造福地方，俾早日完成善後工作起見，特根據常委李沈東之提議，於會內附設各縣代表招待所，當為應酬各縣士紳，或某部份、某團體、派來煙台商洽善後事宜之代表，以資聯絡感情，促進工作，並推第一科長管孟仁担任招待主任，起草辦法，現該項辦法已由大會通過，即將公佈施行，茲錄於下：

▲魯東善後指導委員會招待各縣代表辦法▼

- 一、凡屬魯東道所轄各縣之士紳，或某部份、某團體，派來之代表，向本會接洽一切善後事宜者，均以本辦法之規定招待之。
- 二、各代表無論被本會委員相招而來，或由各縣派遣而來，祇經各該同鄉會，或本會委員之介紹證明，即可寓於招待所內，其一切正當需用，由該所備給之。
- 三、招待所應置主任一人，由常委會公推一人兼充之，專司一切招待事宜，並以現充公餘俱樂部之管理員，兼充該所招待

員，輔助主任辦理一切事宜。

四、凡寓於招待所內之各代表，其伙食由本會指定一飯館，按時供給之，每人每餐不得逾六角，但由本會特別應酬，不在其內，如代表人數衆多時，得由該所僱用廚役，備辦伙食。

五、凡寓於招待所內各代表，得由本會發給臨時證章，以便招待人員有所識別，並得按時供給用品，至各代表臨時佩帶之證章。於代表離烟時，須繳送本會備查。

六、招待所對於各代表，除每日伙食確有規定外，其餘烟茶文具零星物品，得隨時由招待員報明主任，開單請領之。

七、凡寓於招待所內之各代表，其往返川資，應按各路程之遠近情形，由本會常委會臨時規定之。

八、招待所內應置代表登記簿，對於各代表之來往日期，姓名，職業，任務，均須詳加登錄，以便稽核，其簿式另定之。

九、各代表在招待所內下榻後，所有牀蓆用具，統由本會備置，但各代表人自帶行李，須先向招待員聲明件數，以免混淆。

十、招待所內一切用款，應隨時報領，由大會先行墊付之。

十一、本辦法自核准後，即通知各同鄉會，並請其轉達各縣鄉鎮長等，遇有代表前來時，應即按照手續，介紹到會，以便招待。

十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項，得隨時修正增刪之。

十三、本辦法自大會議決核准，公佈施行之。

**救濟嫌疑人犯辦法** 當此非常時期，各縣情形尙未盡復，爲維持地面安寧，及保護人民福利起見，對於嚴防反動，搜捕匪徒，在所難免，惟本市爲通商口岸，居民複雜，逮捕者於緊急之際，疑似之間，一時疏忽，不無冤誣舛悞之處，魯東各縣善後臨時指導委員會，爲保護善良，補苴闕陷，對於該項冤抑案件，亟謀昭雪，以惠平民，現擬定救濟嫌疑犯保釋辦法九條，由大會議決施行，茲錄於下：

一、本會爲救濟被捕嫌疑人犯，施予保釋方法，依本會第三次全體委員會之決議制定施行之。

- 二、被捕嫌疑人犯得依本程序之規定依次申訴之。
- 三、被捕嫌疑人犯在未確實判決以前，如有冤抑情事得向各該同鄉會申訴，由該同鄉會詳細調查後，確保冤枉，可呈請本會設法保釋，如不在同鄉會者，有該同鄉二人以上之申訴亦可向本會申請。
- 四、各同鄉會，對於被捕嫌疑人犯，如認為確有冤抑被誣情事，得依本程序之規定，據情轉向本會申訴保釋，但該會對於被捕人此後行動，須負責完全責任。
- 五、本會對於受理被捕申訴案件，先交調查組詳細偵查，如認為確有冤抑被誣情事，得提交常務會議決，呈請市道兩公署轉飭各該主管機關依法開釋。
- 六、本會對於受理被捕申訴案件，除由調查組依法偵查報告外，於必要時得以大會名義，轉請各主管機關提犯到會，交由正副委員長重行審理之，但審畢後仍應送歸原機關羈押，再按手續轉請保釋。
- 七、各被捕人犯在羈押期內，如無同鄉會或同鄉人代為申訴，得由親友二人以上之申訴，本會即可按本程序之規定代為陳述之。
- 八、本會對於受理被捕申訴案件，應即迅予辦理，俾各被捕人少受牽連羈押之苦。
- 九、本程序自提交大會議決後公佈施行。

### △瀛海珍聞▽

#### 短波無線電戰

現在歐洲各國。拚命地建立最大的無線電台。擴大她們的宣傳到最遠的地方去。德國有十三架大電力發信機。在二十四小時的每分鐘都能向地球的四週播音。宣傳部長戈培爾。把全世界分為六帶。依着每帶人的心理向他們播送着。希特勒還有十架發信機空閑着。等到戰事發生時，將用這些利器併進敵人的播音周裏去。羅馬短波電台。時常有阿刺伯語的演說。墨梭里尼宣布他自己是以色列人的保護者。此外並有印度人演講。意大利免費邀請隣國人從播音中學習意語。一面免費奉送音典。他們用十八國方言播音。其中有中國話及日本話。莫斯科用馬來語向爪哇播音。荷蘭政府認為危險太大。禁止土人裝置大的收音機。莫斯科夜間攻擊國社黨的播音。使希特勒震怒不小。將國內四萬無線電批發者登記起來。吩咐他們製造力量小的收音機。只許收本國的播音。

## 煙台市公署六月份施政概況

記者◎

煙台市公署，過去施政概況，已迭誌本刊一二兩期，循途邁進，積極實施，舉凡種種，趨上軌道，突飛猛晉，有驚人之進展，茲將六月份施政摘要，臚列於下，以饜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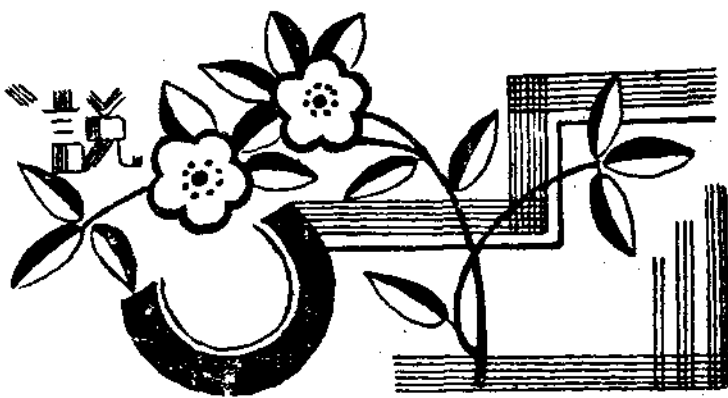
一、統籌教費改善待遇 市小教費向恃大車養路捐，充作經費，近因該款半數留作路款，以致每屆月終發薪時，臨時籌補，頗費周章，張市長恐長此以往，有失教民興學之本意，一方面設法統籌基金，一方面飭科編造預算，並以教職員按原來待遇，恐不足維持家計，在預算中增加薪額，使其解決個人生活之外，足以贍養家小俾可安心教學，至中小學教材，決定自下學年開始，一律改用臨時政府教育部新審定課本，對於教職員以思想正確，學有專長，中學選拔專門人材，小學以師範畢業者為最適宜，冀達為國儲才作育新民，澈底改革教育之本旨，更為發展東方文化，溝通中日兩國語言文字，特設立日語學校，聘請友邦名流為校長及教官，選拔男女優秀份子為學員，學成之後服務社會國家，溝通文化作進一步之親善提携，造福東亞誠非淺鮮也。

二、實業建設發展工商 張市長自蒞任以來，除積極整理庶政，致力善後各事宜外，更注意於實業民生，及地方建設各事項，對工商各業特製定表式，分令各機關團體填報，以憑辦理，藉圖發展，近則地方秩序業已安定，閭閻不驚，建築市房住宅以及開市營業者，有如雨後春筍，更以四郊安堵，匪共遠颺，商賈向外經營，漸復舊觀，而沿海漁民在友軍海軍保護下，放網捕魚，所獲既多，又感安全，張公體恤漁民艱狀，曾函請東海關監督呈准臨時政府豁免鮮魚蝦進口轉口稅，近復准魚業公會請求，豁免魚乾鹹魚進口轉口稅，轉函東海關監督准如所請，以維漁業，而惠漁民焉。

三、整頓交通修復橋路 張市長以整頓路政爲當務之急，曾令路政委員會，着手整頓，已略誌前刊，該會奉令後加緊工作分頭辦理，並經各委親赴各分會征收處實地視察，將所收詳情，及應行改善諸點，分別縷呈，首以海岸路自法國飯店門首以迄虹口橋一帶馬路，因受潮汐沖毀，着第一分會鳩工修築，業已煥然一新，至擴大市區，增闢馬路，尙在計劃中，將來見諸事實，大煙台市之繁榮，前途未可限量，查夾河橋爲煙福往來要衝，被匪破壞兩次，後設擺渡，復被沉毀，往來行旅涉水而過，尤以婦孺老弱，極感不便，張公有鑒於此，爲早日恢復交通便利商民起見，特派汽車管理處處長劉榮齋，鳩工修復，並令治安總隊長白書普率隊警戒協助，同時修復煙福汽車公路，該路得以通車，行旅莫不稱便也。

四、擴大防疫保障民康 自上海發生劇烈之虎列拉症以來，張市長素關民瘼，以值此夏秋時節，最易流行，尤以沿海通商地帶，蔓延更甚，煙市華洋雜處，地狹人稠，偶一不慎，爲害之烈，何堪設想，是以不惜萬金着警察局及市立醫院，擴大防疫，購置大批防疫苗漿，暨各項消毒材料，成立防疫協會，所有市民免費注射，藉以增加抵抗力量，而杜惡疫之流行，以故煙市未發生時疫，防患未然，皆張公胞與爲懷，關心民瘼所賜耳。

五、穩定金融救濟民生 煙市劫後瘡痍，諸待整理，張市長蒞任後，卽以善後各事宜爲急務，設立銀錢局發行銅元券，輔助通貨救匱補偏，因恐一般無知奸商，從中操縱，特令警察局與市商會評定市價，同時取締私運銅元出境，救濟民生，尤以發行中聯新幣以來，成績良好，信用卓著，物價平穩，舊法幣價格反見低落，市面且拒絕行使，足見商民擁護新政府熱誠之一斑，要之爲政得人，實張公政教感化使然。



兩天羊馬

臧二爺早晨起來，漱口洗臉已畢。坐在硬木的圈椅以上，掏出烟袋，裝滿一袋關東葉。烟袋是趙三爺從外國買來送他的，地道外國貨。趙三爺却沒有送他烟葉，於是乎只好抽關東葉，中烟爲體，西袋爲用。臧二爺用來，俗不傷雅！早晨起來，一袋入口，烟霧滿堂，雖然臭烘烘的，不如外國烟葉味道好聞，臧二爺却說是：「關東葉不生痰，味道好，外國烟葉，甜不味的，沒有味！」

但是二爺一出門，烟袋便收拾起來，改了雪茄。二爺的雪茄在人前才拿來吸的，人家掏出大前門，二爺掏出雪

茄，人家掏出大砲台，二爺又掏出雪茄，於是人家被二爺唬住。「還是人家臧二爺排場，嘴裏總是叼着雪茄，大砲台人家都不吸。」

一枝雪茄在二爺腰裏經十二天，至多燒去一半。但是抬高了人的身份。身份固然不僅是雪茄，二爺的穿章打扮，都很有身份。長袍三天一換，馬褂兩天一換，夏天手裏的摺扇，亦要隔幾天一換。這樣看去二爺趁的多，豈止一枝雪茄烟。

這還不能算，二爺一掏腰包，皮夾出現。一開皮夾，鈔票出現。鈔票出現凸凸囊囊，封面裏着一張是中國銀行十元大票，只這十元大票，便已嚇然駭你一跳。不過有一種，臧二爺票夾子一邊總有幾張零票，幾張角票，幾張銅子票。臧二爺用錢向來沒有揭過十元大票的皮，除非在幾個朋友吃小館時，人家付過飯錢之後，二爺口裏含着漱口水，掏出那一打鈔票來比畫比畫，又原樣不動塞進皮夾裏去。

有人揭發臧二爺的秘密，說那一打

鈔票裏，不全是中國大票，除去封面一張，便都是民國十四五年通用的直隸省銀行鈔票，這究竟是姑妄言之。憑着穿綢緞口裏叼着雪茄烟的臧二爺，還開這個支虛麼？

這天是六月裏的一個星期，一早起來，天氣便和臧二爺鬧彗扭。二爺昨夜預定計劃。今天一早出門先奔李六爺那裏。六爺是會保養的人，早晨起來總是鷄子牛奶，二爺趕到，自然有奶同喝。這像早點省得在家裏吃了。午飯時去與恆銀號，那裏每天伙食甚好。初二十五，更是好上加好。也許今天是打滷麵，外帶四個碟兒，喝兩杯白乾，飯後在銀號經理的床上一輪，狠狠的吸他兩口鴉片烟。然後睡一個午覺，醒來再和他們湊幾圈牌。二爺有把握，有做派，輸了錢由櫃上支，誰教二爺的老丈人是銀號的一個股東，股東的姑老爺，借支一點錢，櫃上敢不給！而且櫃上支錢現着大方。外來的客人被他一支錢，便給虎住。贏了錢那更好辦，一個銅子不能少拿，席捲而去。這樣一天過了。晚飯當

然還在銀號，飯後，有人打茶圍。二爺奉陪；有人打牌，二爺不辭注；有人洗澡，二爺身上亦癢癢；有人看戲，二爺更高興。總而言之，二爺絕對不回家。

這天早晨二爺抽着烟，只見天上的黑雲直冒，轉眼之間，陰的水盆兒似的。你說這怎麼辦，李六爺家去不了了。早點只好喝了一碗秫米稀飯。二爺喝着心裏暗想：要吃飯來家常飯，秫米稀飯更保養。大熱天喝牛奶，牛奶都餿了，有什喝頭。這是這秫米飯香，肚裏的油水打淨，回頭去與恒銀號，作作定實的裝那一頓打滷麵。

但是天上一個勁兒的打閃，接着又打雷，一個閃一個雷，刮拉一聲，接着噴天濺地的倒下雨來。雨下的越大，二爺心裏越煩。借個電話給銀號的包月車來接，究竟不大好。坐着車去趕一頓飯，有失身份！呼嚕呼嚕的又吸開了關東葉，看看天，水盆兒似的，雨下得有滋有味，像二爺吃飯似的，總是不肯散。一賭氣喊二奶奶：

「咱們吃什麼飯哪？」

「你不是有飯局麼？」

「你沒見下雨麼？」

「那麼人家好心好意請你，你就不去麼？」

「對呀！」二爺一想，昨天和二奶奶說了，今大午飯有人請客，非去不可，怎麼今天忘了呢。

「有什麼好意，他們求我辦一點事，辦事白辦不成麼，一頓飯就支使我賣力氣，沒那麼便宜的事？我早想不去，何況今天又下雨！」二爺轉了口鋒。

「那麼吃什麼呢？剛從門口買了一斤豆莢，煮豆莢粉條好不好？」

「再加上一點肉片。」

「好，李媽，買廿個銅子的肉。」

「得了，素的也好，大熱天。」二爺一聽「二十個子」就有一點心疼。

「二十個子肉，吃了管什麼！」

「就是這個菜，烙餅！」二爺家裏

總是烙餅，因為吃烙餅有好處：第一解飽，第二餅裏有油，有鹽，有蔥花，沒有菜白着嘴也能吃，這是二奶奶經濟之道。

「烙餅！」二爺有點頭疼。

「若不然買幾個饅頭？」二奶奶怕

他不愛吃餅，問了一句。

「別，就烙餅也好，大熱天……」

照二爺的原理，大熱天就不應該吃東西，吃什麼也不是味，何況得花錢。二爺絕對不能表示出怕花錢，一怕花錢便透着小氣，只能說是怕天熱；怕天熱不吃肉，怕天熱不買饅頭，怕天熱才不出門。（雖然外面下着雨，天氣並不熱！）

烙餅就豆莢吃着午飯。看看天，還是陰得水盆兒似的。雨下的有來有去。直到吃了半張餅，二爺才死了吃打滷麵的心。心想：大熱天，趕到那裏吃兩口麵，喝幾口酒，出一身汗，有什麼意思，這烙餅就豆莢，到口清爽，沒油膩，吃完飯，來一碗菜豆湯，舒舒貼貼，多麼好。

「這多麼好，清清爽爽，比吃酒席好的多。」他嚼着餅和二奶奶說。

「嫌菜少還有一把蒿苳菜！」

「蒿苳菜！」二爺吃着豆莢就有點

淡的難過，一聽高白菜，事出意外，高興的了不得。「好，來一點高白菜，有沒有麵醬？」

高白菜蘸麵醬夾在大餅裏面，二爺一咬，被麵醬染了個蝴蝶嘴，伸出舌頭來在嘴唇外面搜索，將麵醬舔進嘴去，咯吱咯吱的嚼着：

「這多好，多麼清爽。七八天了，外面說有人請客，吃得腸子都膩住了。今天真不想去，就是晴天，也是不去，這高白菜多麼清爽。」

吃完了飯，二爺有一點困了，走進裏屋，走在床上。忽然覺得短了一件事，沒有鴉片煙抽，嘴裏有一點淡的慌，看看外面雨還在下。那只好咽一口吐沫，取出煙袋，裝了一袋關東葉，慢慢的吸着。

「這關東葉也好，不長痰，鴉片煙以後少吸爲是，吸上癮了不得。」二爺噴着煙警告着自己。想着想着，忽悠悠的睡着了！

二爺睡覺作什麼夢，他自沒有說過。據二奶奶說有一夜他說夢話，喊出幾

句菜名兒來，大概是外面交際太忙了，作夢都有人請吃飯。雨還在下，二爺也沒有作夢，只是忽悠悠的睡。二奶奶收拾完了碗筷便坐在床邊，補襪子。（二爺穿襪子也排場，都釘着襪子底兒。據他說，這樣才不走樣子，穿在腳上好。補底兒不是圖省錢。）二奶奶補着襪子一陣悶的慌，忽然想起二爺告訴他說李六爺明天生日，得送禮，送什麼禮呢？

「喊，喊！」二奶七放下襪子。

二爺醒了，先睜開一隻眼。

「什麼事？」

「明天李六爺生日送什麼？」

「明天？」二爺一怔神。

「可不明天，你自己說的麼？」

二爺趕緊用手摸着腦袋，想了半天。笑了，李六爺並不是明天生日，二爺那一天不知爲什麼說起送禮來，隨便一說，表示自己的排場。二爺是這樣說法：「下個星期一李六爺生日，看我送的。送帳料得講究，三兩塊錢東西那裏值得一送一！」二爺那天只是說着好聽，並

非真要送禮，誰知二奶奶死心眼，白費腦筋，記得清清楚楚，今天向二爺提出質問，二爺只好笑了。

「李六爺不是明天生日，改了期了。」

「生日還有改期的？」

「怎麼沒有，」二爺被二奶奶這一問，問得有一點警扭，但還要強辯，「關人一年過三回生日，至少兩回，你沒有聽見麼，三節兩壽，爲什麼叫兩壽，就是過兩回生日。」

「噢」二奶奶這才明白。

二爺再想睡覺，睡不着了，看看窗外，雨還是下，似乎小一點了，心裏有一點高興，暗想晚飯有着落了，摸摸腦袋，頭髮似乎太長，摸摸下巴，鬍子碴硬得有點扎手，該理髮了，這找誰請客呢，摸着鬍子碴兒發怔。

雨停了，天還是陰着，街上人聲喧嘩，響了半天的人都跑出來了。

鐸——鐸——鐸——  
剃頭的來了，二爺一想，自己留的是小平頭，小平頭很容易理，門口剃頭



的手藝也足夠了，何況把理髮師叫在家裏理髮，也夠排場的，大熱天，跑到理髮所去理髮，又得弄一身汗。

「李媽，招呼理髮的。」二爺跳下床來。

「李媽，叫那剃頭的。」二奶奶又喊。

二爺坐在硬木圈椅上，理髮匠用一隻破剪子咯吱咯吱的剪着頭髮，剪了半天，小平頭剪得四四方方，然後刮臉刮鬍子。

「你們這手藝真不成，你看看人家大光明，三剪兩剪，便齊齊整整了。」

「是是，我們手藝不好，還是請二爺賞飯！」

二爺高興了，若是在理髮所那裏有這樣的排場。

「刮鬍子加細一點！」

「是！」

「回來再挖一挖耳朵。」

「是！」

這多麼舒服，理髮所的理髮匠，他肯這麼底底細細的辦麼！這在家裏一坐

，理髮刮臉挖耳朵都辦了，多麼好。

「你這手藝得改良，改良好了，二爺有錢開一個理髮所，請你當掌櫃！」

「全仗二爺提拔！」理髮匠以為他是掌櫃了，掌櫃給東家理髮，當然要加細的。

一把刀子在二爺臉上刮了又刮，耳挖子在二爺耳朵裏攪了又攪，直到天快晚了，還沒有完。

雨停了，夕照在東邊的牆上發現，二爺有一點着急了，再晚一會與恆銀號的飯吃不着了。

「快，我還有事。」

「是！」快還不容易，本來早已完事了，只是磨工夫，二爺要快，立刻完事。

「給他二十子，」二爺由硬木圈椅上立起來說。

「一角錢吧！二爺！」

「怎麼，理髮所不開了麼？」

「今天沒有開張呢？」

「給他三十枚！」二爺一大方，又

添上十枚。

東家和掌櫃分了手了。

鐺——鐺——門口又響了。

二爺趕緊穿衣裳，戴帽子，揣皮夾子，叼雪茄烟，戴墨鏡，拄手杖，彎着腰板走出門去。

二爺到了與恆銀號，趙經理王九爺李六爺都在那裏，趙經理先歡迎，「二爺這時候才露，今天打牌三缺一，一直到現在。」

今天一早有朋友找我，一同出門吃的小館，沒吃什麼好東西，烤鴨子，另外還要了幾樣菜。鴨子太膩了，又和他到玉壺春喝茶，跑到大光明理髮。大光明的手藝也是那麼一回事，焦誰理的這個樣，糟透了，下了一天雨，也沒得過陰天，一直忙到現在。」

「二爺今天累了。」

「可不麼？」二爺看見床上擺着的烟燈。

「我來吸一口！」他便歪在床上，挑起烟膏來。

「晚飯這裏吃吧。」王九爺說。

「我還有應酬。」

「吃吧，吃完了再去！」

二爺噙着煙槍點了一點頭，吸了一口，瞥了半天氣，精神像是很振作。

「館子的飯也真沒有什麼吃頭，今天我也真不想去了，豐澤園，也沒有什麼好菜，也沒有車，今天晚上怎麼樣？」二爺的意思為的是，晚上沒有餘興便自己吃豐澤園去了。

「至少八圈，再不然，王九爺那裏，四寶，好不好，」

「好」二爺又狠命的吸了一口煙。

晚飯是八樣菜，二爺吃着嘴裏還叨念：「這菜做的不好，燒茄子裏攪這麼些蒜，不夠味，這就叫作鄉下作法，我們從前用的一個廚子，燒茄子用雞油燒，那才鮮，蒜也不這麼多。」

「是的，」王九爺說，「二爺吃的多。」

二爺嘴裏叨念着但不妨害吃菜，茄子燒的不好，就是他吃的多，左一口右一口，心裏暗想，熬豆莢，拌萵苣，究竟不好吃，以後下雨也得出來，家裏的

飯是吃不得的？

## 微雨

趙瑞華

一個暮春的午後，漪漣的海水映在太陽光下，就好像一面極大的分光鏡，畫分出無限層彩色，幾隻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這正是櫻桃的艷市已過，杜鵑聲急，什麼樣的輿緻都隨着這老去的春光一陣疲倦起來的時候，我坐在臨海的一間小樓上，清風徐來，吹在面上，眼望着遠方的渺茫天際，心想着自己的流浪身世，一種憂悶無聊賴的情懷不覺又襲上心來。

近幾年來，我因為心境不佳，老愛患病的緣故，只在風景清幽的各港市裏流寓，這一次來到這背山面海景物宜人的×港市裏，住了幾月，我的憂鬱性病幾乎完全消滅，久已汨沒的天真，差不多要恢復過來了，因為在這一港市裏，我有幾位好友待我很厚，無論在處事上，在談話上，無一不怡然於懷，所以我的紊亂煩惱的心情，半為環境的調養，半為大好自然的淘汰，竟而自然而然

一天天安寧下去了，雖然有時免不了要觸景憶人，傷感上懷，但也祇是偶然的事情，心境的平靜，有如深秋湖水，一如古剎禪心。誰想住不上半年，却又偏偏和二年來踪跡杳然而常常以為是永別了的她，突然的在這個海隅的港市裏，在這一暮春的晚上，偶然遇見了。

寔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這天晚上，天氣不寒不熱，又沒有風，我從寓所裏低頭獨步的走出來，打算上賀君家裏去玩去，經過行人繁雜的那條大街的時候，一家燈火輝煌的商店門口，忽然從裏面走出了一個身材嬌小的女人來，她一出門口，她不容我看她第二眼，就開口問我：

「喂，那不是胡先生？胡秋萍先生！」

我一聽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熱，就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朝她定睛一看，站在電燈光下含着半臉神秘微笑的，正是我近年來常常追悔記憶着的梅茵，不禁心花怒放，喜上眉梢了。

「噢！噢！梅茵！你……你何以

會到此地來的？」喜出望外，我一時幾乎說不出什麼話來。她一面走近我的身邊，一面問我說：

「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

「我打算上一個朋友那裏去，來了好幾個月了，你呢？你上什麼地方去？」

「我是上這裏來買一點東西的。」她說時把嘴頰往商店門口一指，我纔看見她腋下挾着一個磚塊樣大的長方紙包，和她折回原路，兩人並着向前邊慢慢走去的時候，她又幽幽的告訴我：

「我來此地，是住在親戚的家裏，不久就要走了。胡先生！你上這裏來，只你一個人麼？」

經她這樣一問，愈發觸起了我的影事前塵，我知道她依然沒將舊事忘却，她是問我是否和輝芬一同來的，我這樣一想，胸中忽覺得一塊隱痛，暗暗地壓上心來，外面却還裝着鎮靜無事的樣子，陪着笑臉，反問她說：

「不一個人，還要有誰呢？」

她不再答話，只是默然地向前走着

出了那條熱鬧的大街，走到去我寓所不遠的三叉路口了。她忽而站住了腳，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我却一定要她今晚同我回寓所裏去談一談，她聽了我的堅決的請求，就舉起那隻黑晶晶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輕輕地說：

「今天晚了，明天再來吧！」

兩年來我滿懷着一種懺悔的柔情追憶着她，却沒有對她表白的機會，今天於這異地的春宵，兩個流入，萍蹤浪跡的居然相逢，滿腹的衷曲，還沒對她吐露絲毫，我如何這樣輕自把她放走了呢！無奈正當我苦苦求她的當兒，那討厭的賀君，偏偏要從東面的小巷裏，一面叫着，一面很快地走過來，這一來，倒是替她解了圍，她就乘機脫身而走了。

靜悄悄的夜裏，隔壁的時鐘清脆地敲打着十二下了。室內的燈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我送走了賀君，一個人冷清清的躺在床上，聽着窗外偶起的風聲，我和

梅茵的往事，如同電影一般一幕幕重新展在我的眼前。

幾月以來，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裏，經了這一回的挑撥，又起了些波紋，我只怕這些波紋，將會釀成巨浪呢！回想起來，已經是二年以前的舊事了，那時候我在C城的某機關裏當職員，她剛從中學裏畢業了業，年紀還沒滿二十，因為她和我的友人陳君住在一條巷裏，時常往來，我也常到陳家去玩，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她認識了。

她的身材生得細而不長，面貌也很秀美動人，尤其是她那溫淑的性格，和優美的心情，很能夠令人佩服呢！當時我對她不消說是抱着十二分的愛慕，她對我也是含着無限的深情。誰想我和她親親熱熱交際了兩月，在我們初戀的塵深情場中，突然添了一個新角色，也就是我們演成悲劇的起源。那是新從天津來的少女輝芬，是陳夫人的表妹，因為她差不多天天都在陳家玩，所以我很容易和她接近。說起來，她和她，兩相比較，梅茵是溫正面端莊；輝芬是玲瓏而

活潑；梅茵好像是殘冬的臘梅；輝芬好像是陽春的桃花；比較起來，終竟是輝芬的引誘力大，所以我終因性格的不同，就把全部的爱情，傾向於她，她也公然接受了，這樣一來，我爲了鐘情於一的緣故，對梅茵不但把她當作普通的朋友看，並且有時有使她難爲情的地方。

記得有一次，是一個新秋的正午，澄澈的天空裏，有一縷淡薄的纖雲浮着，向晚的斜陽，正垂在綠樹林中向着人間微笑的時候，我和輝芬並肩緩步踱進公園裏，走到清水池邊，在那綠油油的草地上，發見了梅茵的背影，她盤腿坐在柔草織成的綠毯上，垂頭在讀小說。陳夫人立在池邊呆看池中的游魚，她聽見陳夫人和我們打招呼，就立刻站起來歡迎我們，雖然輝芬對她有一番熱烈的應酬，但我對她的表示却依然如天空的浮雲，淡而無味，不久，她就興味蕭然地先自走了。嗣後我就不大看見她的行跡。

八月中秋，團圓的明月照遍了大地的時候，我和輝芬的感情，已經到了絕

頂的程度了。但是梅茵的蹤跡，却杳然不見，有一天我吃了早飯，偶然去到陳家，一進門便看見陳夫人快快不樂的斜倚在床頭上，默默地在那裏呆想，我問她何以如此的不高興？她說心裏不大痛快。我又追問她的原因，她纔告訴我：「梅茵走了，你還不知道吧？……」

「我不等到她說完，就急忙插嘴問道：『她走了，你又何必如此呢？』她聽了我這話，驀地坐了起來，很鄭重地說：『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胡先生！你太負心哩！梅茵到你始終不壞，今早上我上車站送她上車，問她要上什麼地方去，她總是不說，最後臨上車的時候，她淚痕滿面，和我握手告別，並且要我代她向你致意；她在海角天涯，永遠爲你祝福呢！可憐她一去杳然，這能教人不傷心嗎？』當時聽了這些話，雖然心裏也覺得難過，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照在冰山的峯尖上，一會兒就過去了。

人事變遷，真是誰也不能前料。想不到到了朔風怒號，雪花紛飛的時候，輝芬突然出人不意的回了天津，不久就

來信告訴我，說她已和別人訂婚了。

得了這樣一個失意的消息，心境當然是煩亂得不堪，悲痛得非常。並切更追痛失掉了梅茵的可惜！懺悔着以往對她的負心。當沈悶至極的時候，我覺得那既然爲我所依戀，又爲我所傷心的C城，是再也不能久居下去了，便一意辭了職，如同投林的倦鳥似的，抱着一顆懊喪的心，跑回故鄉去，想把我的過去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的煩悶葬了。嗣後一二年來，東飄西泊，各處流浪，終於又萍水似的遊到這一個海岸上，今日的奇逢，寔在是夢想不到的事情呢！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直到東方放明，街上有人聲騷動的時候，我纔漸漸入夢了。

第二天傍晚，天邊絢爛着鮮紅的霞光，我所期待着的人兒終於飄然臨到了。

兩人坐在寂靜的小樓中，她儘是沈默着不響，所以我也不能多說。乘無聊之際，偷眼向她一看，她那一張瓜子形的白臉，雖然依舊帶着往年的秀美風神

，但是那下沈的雙眼，蒼白的兩頰，和孱弱的身體，一處一處的都顯出頹喪的氣態。因此我對她的憐憫之情，和悲痛之心，更加深切了。但我的一腔懺悔的熱情，雖然儘在胸中沸騰，她的那一種消沈氣象，却終是沒有讓我對她訴說的餘裕。後來我等得不能忍耐了，就站起來，在室中踱了幾步，然後靠近她的身邊坐下去，輕聲和氣地對她說：

「梅茵！過去的事，我實在對不住你，我把你的好意辜負了。……」

她聽了我這話，舉起眼來對我看了一眼，呈了一臉淡淡的笑容，然後說：

「胡先生，不要這樣說。你有什麼對不住我？我有什麼好意對你？我們不過是萍水相逢，仍復萍水相別，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吧！我們何必再去想呢？」

我接連對她訴說着別後的狀況，並且告訴她輝芬對我的薄情，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她當時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然而看着她臉上的表情，却終於是不曾為我所動，到末了我覺得寔在苦悶難耐，就一邊伸出手來，把她打在椅邊

上的那隻柔軟的手握住，一邊發着顫聲對她說：

「梅茵！過去的事，的確是我的不好，請你，請你原諒我！請你讓我向你懺悔了以往的過錯吧！梅茵！」

「胡先生，我不敢承受你的懺悔，我只怨我自己的命運不好，我這幾年來，孤獨飄零的苦狀，你也該能想像得出來吧！但是，但是，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結束了。……」

這一回她却感動了，說到最後一句的時候，她竟哽咽着低泣起來，我也暗暗傷心，無法可以安慰她的哀切。

幽幽的電燈，映着她的晶瑩的淚滴，如同珍珠般的儘在散落下來，全室中充滿了淒涼的靜默。我坐在她的身邊，握着她的手，聽着她的悽惻的哭泣，想着過去她對我的情節，同時更想到我自己的淪落的半生，不由得也暗中滴了好幾顆的眼淚。在這個沈默的，深夜的，闇闇的悲哀海裏，不知沈浸了幾久，她纔止住了哭泣，用手帕擦乾了臉上的淚痕，輕輕抽出了她的手，站起來，一雙

哭紅了的眼睛對我深深望了一下，發着異常低細的嬌音，對我說：「夜深了，我要去了。」

我雖然還依戀着想再留她坐一回，對她說些安慰話，無奈被她的哀泣所激動，心裏只覺紊亂如麻，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只好由她走了。

送她下樓，走出大門口的时候，她回轉頭來，呈了一臉悲寂的笑容，很溫柔地說：

「胡先生！你請回吧！」

「梅茵！望你明日再來！」

她飄然而去了。我跑出大門口，獨立在街頭，凝望着她嬌娜的背影，消失在蒼茫的夜色中，心裏的惆悵，更深起來了。

又過了一天的午後，空中洒着濛濛的細雨。我因為受了前晚的刺激，心裏又覺煩亂不甯。吃過了午飯，天上忽而佈滿了浮雲，一切物象都好像罩上一層慘愁的樣子。坐在家裏，覺得苦悶難忍，就門也不鎖，一直跑上賀君家裏去，適逢諸友皆在，夾在他們的快樂世界中

，佯歡假喜的混過了半天，纔從微雨的洒打下，昏沈沈地走回家來。

出人意外，我回到寓所裏時，第一眼看見的是案上赫然擺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

「秋萍先生：

我來向你辭行，你却不在家裏，我等了半天，終是不見你回來。五點半鐘就要開船，我不能再等，我要走了。我的寄身之地，離這裏很遠，你也不必知道，此番的分離，或者就是永別。秋萍先生，我願你自己珍重！我在天涯海角，也遙遙為你祝福的！ 梅茵留言」

上帝呵！這是怎麼一個霹靂呵！

我慌了，幾乎是忙無所措，心裏只管亂跳，連忙將紙條塞進衣袋裏，看了看手錶，已經五點二十分，我覺得離開船的時間，還有十分鐘的工夫，我跑上船去，或者能趕上送她的行，或者能得見她最後的一面。我這樣自慰般的一想，覺得前面尚有一線希望，胸中也好像鬆快了一些，就急急飛奔下樓，一溜烟便跑出門外去。

門外頭天氣雖則還沒有黑，但因為那毛毛的雨絲罩在空中，所以沈沈的大地上，已經現出了昏黃前的急景。街上的行人並不多，車子更是稀少，我一個人在馬路旁邊，放開大步只管向前奔進，雨絲不停不歇紛紛洒着，額上的汗珠，正和落在面上的雨點混在一起交流。心裏的急情，怎麼也不能形容出來。走到向東的那條長街，纔遇見了一乘人力車，我就慌着對車夫說明了去路，並且叫他趕快拉着跑去。

車子飛也似的向前進行，我張着兩眼，只管朝碼頭的去向張望，遠遠望見蒼蒼的大海，被一天的微雨，把岸上的風景弄得烟雨糶糊，儼然的巨船橫泊在碼頭之邊，碼頭上的行人並不多，等車子到了碼頭，我跳下車正要跑去找她的時候，輪船的汽笛放了一聲驚心的大吼，已經掉頭離岸了。

我鵝立在碼頭上，眼看那無情的輪船只在向前破浪而進。一天都是陰暗的愁雲，一海都是灰色的離別之淚。我在那微雨濛濛行人稀少的碼頭邊上，只是

悵然望着。 一九三八，六，五日

## 五月的烟台

舒民

一  
五月的太陽高掛在天空；從菲律賓北上的美國水手，腦袋高掛在赤道線上，空中像一盆火，毒辣地，洒在每一個水手的後腦勺上，覺得反燥，覺得悶熱，佐治站在甲板上用望遠鏡向前直視，「喂！怎麼還不到支那的烟台呢？」

經過好久的日子了，遠遠地高掛着美利堅旗子的軍艦，駛進了烟台海港，水手跳上了小汽艇，紛紛地登了岸，都麗麗拉拉地哼着小調，向馬路遊玩去了。

佐治拐進了一家咖啡店，漂亮的女招待趕過來說：

Oh, my sailor, do you drink coffee?

佐治點點頭，沒一刻的工夫，女招待端過一杯咖啡來，替他加上了牛奶，糖……送在他的嘴唇邊，佐治咕的一聲，喝了一口。

「姑娘！告訴我，你的名子叫什麼？」

佐治輕輕的問。

「麥茜露娜就是我的名子！」

「唔！你是墨西哥的女子吧？」

「是的，你怎末知道？」

「由你的名子我看出的！」

哦！有經驗，不愧是一個世界流浪者哪！

麥茜露娜張開了大嘴巴笑嘻嘻地瞧着佐治，接着又說：

「流浪者！你的名子可以告訴我嗎？」

「可以，你猜猜看！」

「叫 Tom？」

「不對！」

「那麼定叫 John！」

「更不對，再猜猜看！」

「不猜了，是多末的悶人呵！」

「麥茜露娜！你叫我佐治吧！」

「噯！叫佐治嗎？」

「是的！」

二人這樣地交談着，不覺咖啡喝乾了，佐治走出了咖啡店，又溜進了 New Palace 跳舞場，選好了舞女，沒一刻的工夫，音樂響了，那 Violin 和 Piano

……合奏的 Rag 調子，流暢地，溫柔地，是那末的動人心絃呵！

男女都那麼一對一對地擁抱着，扭扭捏捏地在 Fox Trot 的旋律上走着圈子。

「叫什末名子姑娘？」

佐治在旋律上問着那伴舞的舞女。

「我叫瑪利！」

「幾歲了？」

「二十歲！」

「這種職業是那一年幹上的？」

「一九三五年五月，今年算來三年

整啦！」

「你的母親呢，瑪利？」

瑪利的藍眼珠子突然出水了，也沒

回答佐治的話，只是想抽抽答答地哭，

佐治不知道她爲了什末緣故要哭，更不

能安慰她，沒法兒，用舌頭舔去了她的

淚珠兒。

「瑪利！哭什麼？爲母親而哭麼？」

「是的，我自從一九三五年從本國別了母親出來，現在三年啦！也沒有看

見我的母親；在今年三月我接到母親從

倫敦拍來的電報，說她病得很重，要我

回去瞧瞧，我現在手裏一個錢也沒有，

佐治！我是不能回去瞧我母親的啦！」

這夠多末使人可憐而能使人感到同情

的話呵？！

音樂完了，舞者從旋律上落下來，

一個挽着一個，走到桌子那兒去。

沒一刻的工夫，Office boy 送過幾

瓶 Punt 和 Whisky 來，擡去塞子，一陣

咕嚕咕嚕地聲音，倒滿了兩杯。

「瑪利！別哭啦！喝酒吧！不要緊，

路資我能供給你！」

瑪利的藍眼珠子頓時瞪大了，直視

着佐治。

「怎麼？你給我路資……」

「是的！瑪利！我可憐你的職業，

我同情你的苦處！」

瑪利猛地站起來，舉着一杯酒，送

在佐治的面前：

「喝吧？佐治！你喝乾了這一杯酒

吧！」

佐治笑着探出了長脖子，張開了大

嘴巴，咕的一聲，一杯滿滿地酒，順着他的喉管流進肚子去。

酒力把佐治的臉光烘得紅啦！腦子有點發漲，神經有點麻木，身子幌幌然不能支持。

「瑪利！我不是偽意，我既同情你的苦處，我就能把難事給你解決下去，不能給你完全解決，也能使你感到寬裕些！」

調子流暢地，一面說着，一面從衣袋裏掏出一束厚厚地鈔票遞給了瑪利。

「瑪利！這是七百元！」

「唔！……」

瑪利不肯接，一陣的難過，藍眼珠子又流出水來了。

「拿着阿！快點！這是七百元！」

瑪利呆了！只是拿兩隻眼珠子盯着他，她想：世界上果真有這樣慷慨直爽有義氣的人麼？

佐治有點不耐煩，一下子把瑪利拉過來，猛力地把錢塞在她的手裏。

「謝謝你！……佐治！」

這是瑪利從心坎裏感激出來的一句

話。

## 二

剛剛到了下午的兩點鐘，佐治同着幾位水手，乘着小汽艇登了岸，脚尖一踏上了陸地，嘴裏都那末颯颯拉拉地說着：

“Hody, where are we going?”

“We are go to night clerh!”

“Well, let's go!”

在議定剛要走的時候，突然從兩旁來了十幾輛黃包車，幾對車夫的眼珠子，急巴巴的瞧着這些深目高鼻的洋先生們問着：

「坐車，坐車吧！」

“Oh Dirty Awry!”

車夫不懂這說的是什末話，但可知道他們的意思是不要坐車了，車夫都失望地拉着空車另尋主顧去了。

車夫阿毛的車子，一天也沒有有一個顧客光臨，他母親現在正在家中病着，藥錢怎末辦呢？他心裏難過起來，他覺得這個機會不可失，急忙拉着空車趕上去。

「先生！坐車……坐車吧？」緊在後面追隨着。

阿毛追隨了足有十分鐘的工夫，始終沒有達到目的，沒法兒，停住腳，眼瞧着那幾位外國水手走得不見了。

「唉！……」

這是阿毛的一口失望的粗氣。

慢慢地，佐治和幾位同事在馬路上踱着，呼的一聲，一輛小型的福特汽車，從身旁擦過去，接着一個兩個，馬路是清靜的很，一點兒沙塵也沒有。

一陣從高樓的玻璃窗間播出來的悠長調子，供人聽了心絃陶醉，靈魂顛倒，啊！這富有靜逸神聖而繁華的都市呵！

五月的微風——送涼

五月的女子——漂亮

五月的空氣——新鮮

五月的咖啡——甜香

這是過路人哼着的小調，佐治不懂，悵悵地瞧着哼歌的人，以為新奇，以為神聖，怎麼五月的烟台這樣的使人留戀呵！



佐治這樣地想着，在興奮之下，對另一個水手說：

「斯密士！我前幾天得識一個墨西哥的女子麥茜露娜！」

「怎末？墨西哥的女子麥茜露娜？她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唔！佐治你怎末得識她哪？」

「她在一家咖啡店裏作女招待呢！我是去喝咖啡才得識了她，唔，斯密士！真生了一副極精緻的小臉蛋子！」

「佐治！你真得識的是麥茜露娜嗎？」

「是的，一點兒也不會錯的！」

「唔！我有二年沒有和她見面了，我倆自從在維也納分別以來，再也沒有看見她，佐治！大概她現在生得更美麗了吧！」

「美麗得和安琪兒一樣地輕盈飄洒，走！我們瞧瞧她去！」

到了咖啡店，輕輕地推開配着綠紗的半門兒，大家走了進去，麥茜露娜瞧見了他們，首先和斯密士說起來：

“What wind blows you here?”  
“Northeast wind blows me come here!”

大家都笑起來，接着斯密士又說：  
「麥茜露娜！二年竟沒有瞧見你，你越發生得美麗了！」

說着，二人擁抱起來接了一個長吻。

沒一刻的工夫，咖啡端了上來，大家喝乾了咖啡在興奮之下的時候，斯密士說：

「麥茜露娜！你陪我們到 Beach Restaurant去進餐吧？」

「好的！」

只聽得一種答答答的脚音，大家走出了咖啡店，向着Beach Restaurant去了。

### 三

在一個大清早起，佐治在艦上對一般水手羨慕烟台五月的神聖靜逸，正在說到興趣的時候，忽然心裏想起了瑪利，瑪利是怎樣的一個可憐而富有美姿的

少女阿？！

到了下午，佐治登了岸……

「那兒去阿？」

自家心裏這樣地想着。

「不是要找瑪利玩嗎？」

想定了，脚下踏着半跳舞式的步子，遊遊蕩蕩地，像一朵浮萍似的，在馬路上漂流着。

「五月快完啦！五月怎末過得這樣的快呵！」

行路人有幾位都是這樣地說着，佐治心裏猛然起來：是的，五月快完啦！怎末五月就像呼的一聲在身旁擦過去的一樣呵？

佐治心裏頓時悻悻然煩悶起來，不覺想起從前聽見過路人哼着的小調，隨口麗麗拉拉地吟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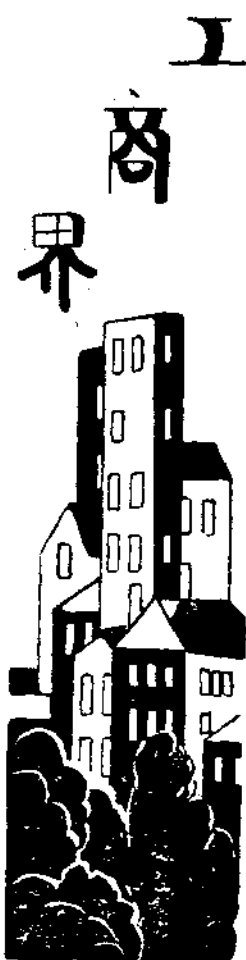
「五月的微風——清涼

五月的雲——漂亮

五月的空氣——新鮮

五月的咖啡——甜香」

★ ★ ★



## 張裕葡萄酒公司概況

(續)

冰輪

### 六、化驗室

新屋落成以後，本廠有鑒於科學之進步，日新而月異；工業之改良，需具夙興夜寐之精神，吾人欲求與歐美出品競一日之短長，則對於製造方面必有嚴密之管理，復孜孜終日，努力不懈，以探求其盡善盡美之方，庶幾可以日新又新，精進不已。緣是，遂有張裕化驗室之添設，二年以來，迭聘國內外大學畢業之專門人才，部署經營，購置儀器千餘件，藥品百餘種，英法德日之書籍雜誌稱是，內分化學，微菌二門，其主要工作，厥為製造時之管理，原料之分析，成酒之檢驗，副產品之利用，及改良成酒質地之各種研究，最近主要研究之問題則為白葡萄酒厭氣性病菌之敗壞及其補救，張裕純粹酵母之培養，各種草木灰，魚肥，骨肥，豬膠對於葡萄之肥料價值，張裕之土壤分析，惟歷史既淺，成就殊少，但依年餘來試驗分析之結果，張裕葡萄酒及白蘭地，其成份殊不少差於歐洲各國之出品，且能適合法美兩國政府頒定標準，葡萄之糖度酸度亦能與最理想者相差不遠。至於副產之已經利用者，則有自酒桶渣滓中提取酒石及酒石酸。張裕化驗室殊不自慚其簡陋，竊冀能於若干年後，對於中國之釀造工業，衛生飲料有所供獻也。

## 七、出品

張裕之出品計有白蘭地四種，曰：金獎，可雅，金星高月及紅星高月，紅葡萄酒四種，玫瑰香，櫻甜紅，正甜紅，及解百納，白葡萄酒四種，白玫瑰，大宛香，雷司令，及佐談經，又有味美思，甜酒二種。金獎白蘭地及可雅香濃而味醇和，飲之難醉而易醒，金星高月及紅星高月白蘭地香醇而略辛，然盡脫暴烈之味，故雖多飲而無腦昏心惡之虞，葡萄酒玫瑰香味甘甜而香馥郁，乃國產異種玫瑰香葡萄之所釀成，故芬芳有如玫瑰之露，櫻甜紅香濃而味甘，與正甜紅相伯仲，以之佐餐，則濃膩滯厚之餚，倍覺油香四溢而能爽口適胃也，解百納色香俱絕，味略酸澀，實為日常宴居解渴健胃之佳品，白葡萄酒皆甘冽清香，悅口適意，可以供仕女之啜嘗，助騷客之雅興，味同橄欖飲之彌甘，味美思意猶艾酒，可以開味生津，消除熱毒惡寒，至於各種酒類，均有殊別，非有生花妙筆不能盡其形容，要在嗜之者之品評領略耳，本草云「葡萄實治筋骨溫痺，益氣，倍力志強，令人肥健耐飢忍寒」國醫亦多謂「葡萄酒能煖腰腎，駐顏色，耐飢寒，」據歐西學者之研究，葡萄酒實為有益健康之飲料，且能增加心臟運動，幫助血液循環，故對於癱癩風溼，感冒，腸胃不良之病人，最為相宜，白蘭地且能助消化，祛寒暑，非僅為賓朋酬酢，宴居消遣之品也，張裕出品曾先後獲巴拿馬萬國賽會金牌獎章，南洋華僑賽會獎狀並農商部，工商部，及各省市展覽會褒狀獎牌。又蒙海內名流題給品重醴泉，瀛洲玉醴，醞釀太和，等匾，南海康有為先生且曾題贈詩云：「淺傾張裕葡萄酒，移植豐台芍藥花，更讀法華寫新句，欣于所遇即為家」至今猶珍襲藏之云。

### 社旅眾芝

### 棧客華中台烟

設在烟台北馬路

大小舢隻  
接送旅客  
房飯費用  
一律便宜

電話二六二號

房間寬大

設備齊全

招待週到

價錢公允

特備大小舢板

接送旅客

開設海關街 電話四四〇號

貴客來烟避暑

請下榻 保安棧

官房客房 設備舒適

賓至如歸 伺應週到

設在山下廣東街電話三〇八號

悅來棧 遠悅近來

歡迎佳賓蒞止

招待週到異常

代客上下接送

距離碼頭最近

開設在順泰街電話

一〇七號  
一八七號

# 軼聞掌故

## 略談曹三爺

老牛

在民國十七年以前之諸元首，（總統，執政，大元帥）若袁項城，馮河間，孫中山等相繼謝世，張鎮威又遇炸於皇姑屯，十七年後，所餘者僅黎黃陂，段合肥，曹仲珊，徐東海四氏而已，皆依津沽作寓，或往返津連間，而黃陂亦逝去。九一八後，合肥則為蔣給至滬瀆，羈縻經年，於二十五年之秋，抑鬱以歿。惟徐鞠人與曹仲珊二老猶健在，鞠人已逾八秩，閉門謝客，書畫自娛，所繪山水，遠宗北苑，近擬石谷，書則行楷，得翁劉之精華，自號水竹邨人，凡獲其片楮尺幅者，輒引以為幸焉。不圖曹公仲珊，復於五月十七日撒手塵寰，歸真道山，老成凋謝，不禁感慨系之。回顧北洋系老軍人，起身於小站者，今殆已有如鳳毛麟角，爰就記者旅居津市，所聞關於曹氏之軼事，摘述一二，倘亦本刊讀者所樂聞歟？

曹氏祖居海下之大沽，其先世有貴顯者，族繁，東西兩沽曹姓，蓋同源也。仲珊與從堂兄弟並姊妹間，為大排行，雁序在三，人以曹三爺呼之，其在北洋軍人中，資望較淺，北洋三傑龍虎豹，或以段香巖殿其後，稱四金剛，而仲珊不與焉。鼎革前，領第三鎮，駐節畿輔，為袁項城所賞識，推心置腹。壬子，正月，清室遜位，項城就臨時總統於北京，會南代表贊

中山書至，請遷都於金陵，袁氏大不憚，授意於曹，縱部譁變，而彈向空發，飽施搶掠，遂為時人所不滿，項城亦憚於物議，終其世，曹未膺封疆之寄也。民四，仲珊以虎威將軍名義，入川與蔡松坡作戰，五年，袁死，奉命班師，未幾即拜直隸督軍之命。六年，辦帥以督軍團盟主資格，入京和事，演復辟之一幕，合肥馬廠誓師，仲珊近在肘腋，亦由保殺至京門，奠大局於俄頃，曹氏固不失為俊傑也。此後際會風雲，由宜撫兩湖，而經洛川粵湘贛，而巡閱直魯豫，居然自成一系，一戰敗皖，再戰敗奉，十二年大選，遂一躋而為元首矣。惟十三年二次直奉之戰，馮玉祥倒戈，幽曹氏於延慶樓，至十四年，張吳聯合，吳子玉得蕭耀南之助，舉「討賊」之旗號，馮玉祥部退出平津，始從延慶樓釋出，而移居於天津英租界四十三號路之山泉里十五號本宅，從此即結束其政治生活矣。

曹氏之成就，以吳子玉之力居多，楊雲史曾謂「只有曹三爺才能用吳子玉，而吳子玉不能用吳子玉」，此言蓋指曹氏知人善任，而吳子玉之手下，若有吳子玉之才能者，必不能見容於吳子玉也。吳子玉由川北來後，卜居北京什景花園，京津相隔咫尺，而吳子玉未赴津省視曹氏一番，蓋吳氏曾聲言不入租

界，而曹亦因延慶樓舊事，誓不到京，於是二人終未謀一面，而仲珊已作古矣。聞吳二爺哭之傷，然仍未到津親爲執紼，以租界故耳。吳氏執曹之長聯云：「受四百兆人民翊戴，主治宗邦，敝屣視尊榮，爲樂則行，爲憂則違，卽往事以圖告辜賢，磊磊胸懷昭日月。」「叨三十年將帥裁成，折衝區宇，援旌承勝算，制天於上，制淵於下，感深恩復痛傷知己，蒼茫涕淚歸津沽。」聯長二丈餘，爲吳氏親筆，書法蒼勁，文氣軒昂，洵屬傑作也。

曹氏之養晦津門，練拳習字，偶然興之所至，喜作大字，若一筆虎等，又喜畫梅花，其圖章有「數點梅花天地心」之句，落款曰「樂壽老人」，又製大印如前大總統時代榮典之璽，每加蓋於所作字畫之上，其書法迂拘，恰如其人，畫梅畫判，亦垂老無進，得之者，不甚愛惜，但取其名，作壁上觀耳。

曹氏之生活，至爲單簡樸素，陳氏夫人（寒蕊）故後，益淡膜世務，頗致力於佛事。個人月費，初爲五百元，繼減爲三百元，悉以諸劉氏夫人之私蓄，聞於易簣前，前交通總長現辦鹽務之吳秋舫（毓麟）曾臨床探視，曹氏出紙幣數元，反覆盤算，蹙額沉思不已，雙手顫顫，細聲自語曰：「何以缺少一元？」秋舫睹狀大不忍，慰之曰：「總統不可多思慮，宜靜養精神，欠缺之數，康復再計可也。」仲珊唯唯，既而曰：「得之矣，日前曾以一元市物，何遽忘之。」言已，復將紙幣納諸懷，秋舫出語人：「三爺病亟，猶計其使金如是，其處境吾不忍

言，」咸謂仲珊之晚景堪憐，其喪事並衣衾棺槨之需，聞共爲五萬金，民國元首飾終之儉，無逾於曹氏者，卽與王子春（占元）相較，尙差倍蓰，曹氏之儉德可風也。

世人以曹仲珊之嬖愛李彥青，嚴詞譴責，其寔尙不足爲盛德之累，夫飲食男女，爲人情所不免，史乘紀載，指不勝屈，第曹氏秉國鈞時，不能振起乾綱，致大權落於豎子，遂激起反響耳。然仲珊忠恕待人，於民國人物中，應無人能望其肩背也。其於兄弟，尤爲友愛，四弟曹銳，曾長直隸省政，七弟曹鎮，統率一旅，惟長兄鎮納福署中，而有寡人之疾，時有贈以「費德功」之綽號者，受之者怒，薄言懣於仲珊，而仲珊則曰綽號愈彰，况始作備者，莫可究詰，忍令附和入衆，俱入於罪耶？未幾而綽號消滅，此又爲仲珊忠厚之一證也。又其四弟七弟，聲譽俱未愜人心，而仲珊懦弱不聽駁束，此亦天性使然。

仲珊初無子，以其弟健亭之子士傑爲子，後在岳州，陳氏生士岳，在洛，劉氏復生士嵩，於是士傑復歸宗，而仲珊對士傑仍甚鍾愛，逾於他姪也。士岳在津寓十九號路，日度其花天酒地之生活，性情躁，與其父大不類，曾以毆妻袁祜貞而搆訟於法庭，仲珊心寔鬱鬱，每謂無以對項城也，士嵩猶在校攻書，將來克紹箕裘，當屬之此子也。北京臨時政府於曹氏之喪，認爲一大損失，而重慶國民政府，亦於六月十四日，有獎揚之令，且電頌匾額云。

## 韓復榘軼聞

(下) 小可。

老

韓在豫省時，他的秘書長張紹堂，住在開封，結識一個女伶，朝夕相聚，情逾伉儷，張紹堂之夫人屢勸不聽，後來向韓當面訴說一切，韓說：「有辦法，妳且回去。」第二天，查明女伶住所，韓換便衣，親身攜帶隨從一名前往，正值張紹堂在女伶處，當時賞與張紹堂「雪茄五支」，張的右臉立刻紅腫起來，韓並怒罵一番，呵斥女伶馬上離開此地，永不再來，並說有兩種辦法，第一種是拿出二千元，第二種是將二人送警察局，張紹堂答應願按第二種辦理，女伶羞憤離汴，張紹堂聞知為夫人告密，但不敢發威，祇得忍痛，以後發薪時，張紹堂分文未得，據會計稱，奉諭扣二千元，一千元送女伶，一千元不知用途，以後張向韓詢問，韓說：「那一千元，是我了事人的手續費，」張紹堂只得忍痛而已。

紀

甘青女士，為韓復榘「跨兒子」，表面上，韓個人分文不取，但紀甘青確有一定規例，凡屬韓屬下各機關領袖，按月對於紀氏，送冰炭敬，事先均查明某機關有若干油水，每千元須送四百元，按提成送到，一個不能少，否則馬上就有撤差的危險，此事在韓，假裝不知道，這也是官場又一種把戲，聽說以前烟台特區的張專員，每月還要送紀甘青六千元，所以韓在魯八年之久，獲得六七十萬元之多，而最後仍喪命於老蔣之手，金錢雖積攢得下，又有什麼用處呢。

據

聞有一位某甲，和韓是老朋友，投到濟南找事，因衣服襤褸，幾次到省府，都被衛兵擋駕，而韓本人不知

也。某甲竟異想天開，在某洋行購白面一包，故意向警察面前掠過，被警抓獲帶區，當時毒品案件，向由韓氏個人，親自審訊，區內將某甲送往第三路軍法處，至星期五，韓氏高坐堂皇，某甲被帶至案下，高呼韓主席，我是老友某甲，因為到濟謀事，幾次被守衛所阻，不獲一面，故想出購買毒品之方法，求你安置等語，韓細辨某甲面相，確係不遇時之老友，已有十年以上之闊別，便親自下階，為解其縛，即肅至客廳，款待酒飯，並究出拒絕回稟之守衛，各責五十軍棍，數日後，又值審問毒品案件之期，仍命縛某甲，韓當面宣告：「前日置酒款待，乃為私交，但老兄所犯之罪，明知故為，法當論死，本人不能因私害公，」遂拖出執行槍決，身後並為置一棺，運柩返籍。

又

韓一日遊大明湖畔，誤撞一老翁倒地，老翁担雞蛋，沿街叫賣，其蛋全滾碎，狼籍滿地，韓扶起，問其家難之事，可往大衙門找我，我一定幫忙。「老翁歸告鄰舍，知為韓氏，翁甚為惶恐，次日，買茶點二盒，往省府餽送於韓，韓親自延見，並命衛兵取秤，量其茶食糕點，每盒得十四兩，以問老翁，則每盒一斤，即命傳糕點店舖主，詢問何以斤兩不足，舖主無詞以對，韓命舖主出罰金百元，舖主首肯，即以百元，交老翁為其治生之費用焉。

總

之韓於魯省軍政，任意而為，不為法律道德所拘泥，有時固有善政，但有時草菅人命，瑕瑜互見，究屬善不掩惡，故結果一命斷送於漢口，取諸其人之法，還諸其人之身，誰謂冥冥之中無天道耶？

(完)



### 紀念事變一週年之感言

(鴻修)

溯自廣溝橋事變以來，瞬已週年，日軍以英勇善戰之師，作弔民伐罪之舉，士氣奮昂，四處進逼，如上海之戰，南京之役，徐州之陷，其神聖其武，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之偉跡，俱昭然在人耳目，近則佔領湖口，迫抵武漢，因之以長期抗戰和號召之蔣氏，自度漢口，不能頑抗，收集殘敗之旅，又萌放棄漢口，遷往昆明之企圖，蓋從前認為絕對安全地帶之重慶，近受日軍空襲威脅，又望風披靡，食不下咽矣，夫抗日謬論，吾人預料其失敗必矣，况此一週年間，又予吾人以極顯然之證明乎，茲特粗舉數點，以為國民告，●夫冀都云者，冀定也，言固定其所，不可輕為移徙者也，考我國燕京，龍蟠虎踞，地勢雄壯，歷代定鼎於茲者，不遑備舉，居中馭外，以撫臨天下，今黨人於得志之初，

竟輕棄有千載歷史之燕都，而遷於南京，不卹人民反對，以徇兒女之私，識者以國都遷徙，即兆國基動搖，早知其為不祥，噫，荆軻銅駝，何堪回首，以戰事言之，尺寸疆土，不可與人，彈盡援絕，猶宜效死勿去，豈可視如敝屣，問鼎輕重，而行移徙乎，茲則由南京而重慶，由重慶而昆明，以苟圖偏安，倘日軍乘勝長驅，效銅柱渡瀘之故事，則國都又焉徙，豈外國所屬之安南緬甸，尙容辭以耶，●夫中日兩國同文同種，疆土毗連，本宜互相提攜，和衷共濟，以表示親善之真義，而維持東亞和平之幸福，而黨人不察，惑於邪說，排斥正論，被西人所愚弄，容納共產，勾結赤俄，反視日本為仇敵，背道而馳，致鑄成今日之大錯，近漢口政府之外交界，隨戰局之影響，而起劇烈之變化，因之漢

口當局，既感軍事之束手乏策，尤苦於外交之應付無方，至於飛機槍彈輸入，其購於營商趨利性質者，姑置不論，其獲英法少數之軍器，即將西南各省之林礦鐵路等權利，拱手讓與外人，言之痛心，此英法大使所極端活躍之由來耳，夫其援華以軍火者，寔欲華以鳩也，悲夫，●民國不幸，禍亂迭生，二十餘年來，幾無寧日，人民疲戰久矣，而蔣氏假借民意，妄興兵戎，以抗日救國為名義，以施其淘汰雜軍，而擴充私人利益之技倆，試觀民衆，孰不惜身家，而願作焦土抗戰，無名之犧牲乎，有少數附和抗日者，乃畏迫使然，而該毫無悔禍之心，輒謂吾有民有命，實則無中藏欲與偕亡，各地反蔣之聲，漸至露骨，近開封民衆，舉行反蔣大會，民心向背，足見一斑，而和平運動，日見抬頭，同樂王道，猗與休哉，為蔣氏計，宜牽羊負荊，要求停戰，化干戈為玉帛，拯六省於一念，若仍窮兵黷武，怙惡不悛，決潰黃河之災聲未息，而破壞長江之噩耗又來，天下同嫉，神人不容，則困獸之鬥，等於強弩之末，禍國殃民之罪，其肉不足食矣。

(錄自烟台復興日報)



# 考古學叢話

(三)

敦頤

坊間所選古文王子安滕王序云，飛閣流丹，下臨無地，按此句應作飛閣翔丹，下臨無地，周易豐卦上六象傳曰，豐其屋，天際翔也，此王子安之所本也。

呂氏春秋慎大覽，農不去疇，商不變肆，按此兩句蓋襲孟子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之意也。

呂氏春秋觀世篇，此令功之道也，晏子新序，令功皆作全功，僕按作全功者是也，令與全因字形相近而譌。

孟子離婁篇，責難於君謂之忠，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僕案吾君之吾字，爲語字之假，語从吾聲，古卽讀如吾，吾君不能，卽語君不能也，按孟子本書又云，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君不能卽語君不能也，賊其君者也，卽謂之賊也，以本書證本書，自謂得之。

論語，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清代經師，有讀作言不可以若是，(句)其幾也，與下文不幾乎，兩幾字語氣雖不同，實則一意，僕謂此種讀法，較朱子之訓釋，固爲進步矣，然似尙未洽，僕按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其字用法，與之字同，也字用法，與乎字同，上句用也字，下句用乎字，互文耳，孟字，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猶言待先生如此之忠且敬也，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史記作可知乎，然則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猶言言不可以若是之幾乎，幾字作近字用，故下文云，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上下句正相應。

荀子勸學篇，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下文又云，輮使之然也，僕按此兩輮字，宜作柔，其車字旁，則涉輪字之車旁而衍耳，毛詩，輾轉反側，清代經師，言輾宜作展，其作輾者，則

涉轉字之車旁而衍耳。

荀子勸學篇，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俞樾云，能當讀爲耐，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鼂錯傳，其性能寒，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師古注，竝曰，能讀曰耐，此文能字正與彼同，僕按揚注訓能爲善，似較俞說爲善，猶言假舟楫者，非善水也，而絕江河，義甚通貫，無須訓爲耐字也。

毛奇齡仲氏易云，匪夷，苟本作弟，形誤，僕按夷弟二字，古本通用，又喻紐之字，古讀入舌頭音，與夷雙聲，非形誤也。

尙書堯典篇，象恭滔天，僕按象恭二字之下，似有闕文，其滔天二字，則涉下浩浩滔天而衍耳。

左傳隱公三年，豈曰能賢，僕按此句宜作豈能曰賢，上文云，先君以寡人爲賢，此句曰，豈能曰賢，句法甚相稱，若作豈曰能賢，則文不成義，晉語，豈能欲行吾愛，而又愛吾身乎，則豈能二字連於一處，固古人之通語矣。

昔年與友人論論語中哀而不傷之句，僕謂宜解作愛而不蕩，呂氏春秋高誘注，哀愛也，而傷蕩古則同聲，樂而不淫，愛而不蕩，係平列句法，友人甚以爲然，且云，鐘鼓樂之，所謂樂而不淫也，琴瑟友之，所謂愛而不蕩也，以經解經，可云善附會矣，晉語，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按此句宜作吾食舅氏之肉其饜乎，知字，乃涉下文余未知死所之知字而衍。

清人申瀚光荆園小語序云，回思此十五年中，腐心泣血，敢望有今日哉，按腐心二字，出於史記刺客列傳，乃樊於期之語也，高郵王氏以腐爲拊字之假，腐心卽拊心也。

周易兌卦彖傳，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按說之大民勸

矣哉，宜作說之勸民大矣哉，周易中大矣哉三字連用之例甚多，不備引。

李鍾倫（清人李光地之子）歷代帝王姓系歌云，班氏古今人物表，僕按班固之漢書，乃有古今人表，未有古今人物表也，（康熙字典，亦誤以古今人表爲古今人物表，王引之先生之字典考證，已評議矣）

莊子達生篇，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僕按知忘是非之知字，涉上文子何以知之之知字而衍，此句宜作忘是非心之適也，與忘足忘腰爲平列之句法。

喪大記，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僕按此句，宜作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下者字爲衍文。躲之古字，當爲移，移从禾多聲，爲趁，遂从彡多聲。

春秋時代，謂上淫曰蒸，蒸字古讀舌頭音，與通雙聲，此以古人注重禮教，故上淫不肯曰通，遂由通一轉而讀爲蒸，今俗語猶謂蒸曰騰焉。

禮記祭義，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卽先祖也，古祖古爲合口疊音之字。

莊子齊物論，縵者，密者，僕按縵字乃涉下文大恐縵縵之縵而譌衍者也，此字係欵文，宜以口字代之。

莊子盜跖篇，子之罪大極重，俞曲園先生云，極當作殛，爾雅，殛誅也，僕按子之罪大極重，猶言子之罪極重大也，古人行文，自有此一種錯落之語耳。

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云，籌算一卷，注云，舊鈔本，汪啓淑藏，明末西士羅雅谷撰，按羅雅谷天主教之傳教士也，幾何體論一卷，舊鈔本，嘉定孫元化撰，按孫元化之撰此書，亦必受西士之影響也。

俞曲園春在堂隨筆，引彭士望之說，謂史可法復多爾袞書，係王綱之手筆，劉繼莊先生廣陽雜

記，則謂多爾袞致史可法書，係李雯代庖，彭劉二氏，一爲清初文士，一乃清初學者，且距史公之時代較近，說或可靠也。

清初大儒李顥二曲集中，有籲天約一篇，近代華封老人，謂乃竊取利瑪竇氏之畸人十篇而成者也。

近人劉盼遂，謂李義山之錦瑟詩，係悼亡之作，僕則謂悼亡固也，然謂悼其已亡之夫人，恐未必爾，祇以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二語觀之，則悼其已逝之夫人，似不宜用此典實也，王漁洋論詩絕句曰，瀨祭曾經博輿殫，一篇錦瑟解人難，解人何以難乎，則以作者未曾自注之故也，徵論義山之詩矣，卽王漁洋之秋柳詩，而索隱者紛紛，有謂寓思明之意者，有謂弔明末之美人鄭妥娘寇白門者，真令人莫名一是矣。

李剛主之論語傳注云，長沮，以沮而不出爲長也，桀溺，以沈溺而不返爲桀也，疑記者不知其姓名而加之也，數語頗有思致，可與俞曲園古書疑義舉例中論長沮桀溺一條合而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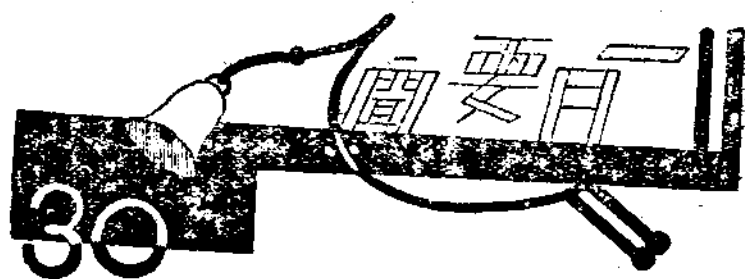
馬氏文通，謂論語中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之焉二字，不能互易，僕謂不然，之焉二字，古本可以通用也，中庸云，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焉字與之字，用法殆相似也。

### 「莫須有」

孫振芝

宋史岳飛傳，岳雲與張憲書，其事莫須有，意謂大抵有也，故蕪王爭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其事體莫須有，意者當莫爲句，須有爲句，謂檜先言其事體莫者，示若遲疑，後自決言須有，故蕪王不服，橫截其語，牽連爲一句，言莫須有何以服天下，或謂其事必須有，今作莫須有，非檜以陰險故入人罪，必使援書有據，決不作模稜語也。

編者按：可參看第一卷第二期本刊第二十九頁考古學叢話莫須有一節。



六月一日

蔣在滬召最高軍事會議。

美陸軍一九三八——一九三九預算，於兩院協議下成立折衷案為總額四億六千九百萬美元。

二日

隴海路南側西進之日軍，進佔杞縣。

臨時代表最高顧問鮑觀澄抵滬，與維新

政府溝通意見。

意訪滿經濟使節團康特等一行抵連。

三日

板垣陸相舉行親任式。

日軍進佔柘城，孫科抵海牙。

意經濟使節團赴新京。

鮑觀澄在滬發表聲明，希望兩政府急速實現統一，向真的建設新中國途上邁進。

日軍突入開封附近。

捷克又有騷動，官憲多受傷。

五日

開封陷落，鄭州大混亂。又南方部隊，陷壽縣，迫正陽

關。

六日

正陽關被攻落，漢口第一線呈動搖。隴海綫鄭州勢成孤立。

七日

西班牙弗郎哥軍。開始由爾波，加斯地利那兩方，向人民陣綫根據地瓦倫西亞進攻。

九日

津浦綫開通第一次列車，南方部隊攻下舒城。

國府決退出漢口機構，經濟、教育、內政三部移重慶、交通，外交兩部移昆明，惟外交稍須緩行。

十日

國府封閉駐日大使館，楊雲竹代辦率館員撤退。

杭州市政府成立，市長何瓚就職。

十一日

滬日海軍當局，通告自湖口起至蕪湖附近為作戰地域，要望第三國艦船退出。

十二日

日海陸軍協力，佔領安慶。

黃河決口三處，水勢直灌中牟。

十三日

法大使那其爾由港飛漢口，會晤孔祥熙、王寵惠，商對華援助之具體方案。

日軍佔桐城。

蘇俄劉西克夫大將逃入滿境被捕。

十四日

重慶行政院會議議決通過，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另有任

用，請任命陳誠爲湖北省政府主席，陝西省政府主席孫蔚如另有任用，請任命蔣鼎文爲陝西省政府主席，又駐德大使程天放免，以陳介爲駐德大使，並呈請褒揚曹錕等案。

意訪滿經濟使節團康特一行任務完成，就赴華北參觀之途。

日空軍初度襲桂林。

十五日

日軍向皖省潛山進攻。

蔣宴法大使那基爾。

十六日

那基爾離漢飛港。

十七日

日軍佔潛山。

日內閣舉行五相會議，商對華根本方針。

十八日

臨時維新兩政府發表重大聲明，勸告停戰講求和平。

漢口英總領向重慶英僑勸告避難。

二十日

臨時政府任命蘇體仁爲山西省長，宋徽爲民政廳長，宋啓秀爲財政廳長，裴繼泉爲教育廳長，張聯魁爲建設廳長，白文惠爲警務廳長，李叔培爲省署秘書長。

字垣外相，通告駐日各國大使，公使，在黃河以南，西安，宜昌，衡陽，北海相連之線以東，爲作戰地域，第三國人之

財產，均須加以顯明之標識，而先期通告於日軍當局，方可講求安全準備。

二十一日

日閣議決定，五相會議於每星期二次閣議之後舉行，以應付新事態。

二十二日

日河相情報部長，再聲明關於一月十六日之帝國政府聲明，不以國府爲對手之決意。

二十三日

蘇體仁由北京返抵井。

日政府實施統制物質供給，國民物質總動員。

日軍進據汕頭東方之南澳島。

二十四日

拓務大臣大谷尊由氏辭職，以外務大臣字垣一成兼任，大谷受任華北公司總裁。

德國聲明承認瑞士中立。

二十五日

重慶國府公布徵兵令，並定於七月一日實施之。

二十七日

德大使陶德曼奉召回國，本日晨由港乘機啓飛，就歸國之途。

高郵南方三十六里運河堤決口。

鮑觀澄由滬返抵京，報告一切。

山西省署正式成立，蘇體仁等就職。

英商船伐那莫號在瓦倫西亞奧亞里可丁間被西弗郎哥空軍炸沉，又阿特龍號亦命中一彈，受重大之火傷。

廿八日

高郵南大運河決口處經日軍修復。

意更迭駐華大使，以駐荷蘭公使馬爾特歐繼克拉氏之任。

克拉近期將回國。

楊雲竹返國後，本日受任外部亞洲司長。

二十九日

中日經濟協議會，在北京開首次會。

三十日

英大使夏爾，由漢二十六日動身，廿九日抵粵，本日到港，蔣封閉武漢行營。

英、美、法代表，在倫敦英外部簽立協定，主力艦噸數之最大限度，基於一九三六年海約梯形條項，許可各國政府由三萬五千噸增至四萬五千噸。但英國闡明尙無建四萬五千噸鉅艦之意圖，法國亦言明，除英國外，歐洲各國若不建三萬五千噸以上之主力艦時，則法國亦不建該噸以上之主力艦。

西弗郎哥軍，空炸巴爾塞羅納。

## 古聲紐之研究

(續前第二頁)

遺音

### 結論

近人之研治音韻也，多喜就發音之器官探討，而不願取證於古書，故雖言之當理，亦不足以服人之心也，夫半舌音來紐之字，古宜讀入端透二紐，曉匣二紐之字，古宜讀入見疑二紐，吾人果將許氏之說文，賈逵服虔之左傳註，淮南子之許高兩家註，國語之韋昭注，鄭立之三禮注，尚書之今古文注，詩代之傳，及齊魯韓三家，爾雅，釋名，廣雅，經典釋文，廣韻，近韻等書，加以鈎取排比，證成此說，吾恐其數量，或不減於毛人朱丹九氏所輯之辭也，惜僕限於日力，無暇爲之耳。(近集王國維嘗欲治古音紐而未果，其說見觀堂集林) (完)

## 福山縣知事劉榮齋啟事

啓者榮齋半生戎馬僅識之無既不明政治又不識法律謬蒙上峯議拔委作知事聞命之下慚作莫名顧名思義以知事之責任重大承乏於疲敝之際非具文經武畧難任艱巨以故午夜輾轉隕越時虞想各界鑒官及寅賓好友盡係文武泰斗或地方紳董及優秀青衿才全德備深望不棄菲庸時錫 鑒訓以匡不逮恐不克踵門請教披露報端以佈區區並希原諒是荷此啓

# 編輯室 談話



這一期，時事述評沒有寫，原因是，國內外都沒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預備在下一期裏，一併撰述。

從本期起，本刊選稿的水準，稍加提高，以後當逐漸更求美備，希望讀者注意。

童蔭孤君的小說，善於描寫近代人物的故事，和時代的陰影，本刊特約擔任撰述一部長篇創作，從本期起始刊登，至於那部「渤海潮」，因故暫行中止，還請讀者原諒。

第一卷第四期的內容，這裏可以預告的，有適園君的「文史漫話」，內包括「西晉第一人物——羊祜」，「我國與國專家——裴秀」，「鄧艾衛璠結果相同」，「司馬牛與曹植之比較」，「張華博物古今體稱」等數則，這篇文字因寄到太遲，所以排入下期，此外還有遺音君的「以句式辭例校釋古書之方法」，謝宗與君的「高密觀察記」等。

這裏附帶通知惠稿諸君，必須在七月底以前寄到，方可排入下期，因欄別的關係，如某欄已經排齊，雖全書並未印齊，再有該欄的稿件，亦屬無法採用。

## 廠鐵印德文誠台烟

## 店帽服西增慶

本號開設烟台正陽街中市路西特請優等技師專做西服雨衣風衣大幣代理天津各帽工廠出品四季時帽應有盡有無一不備零售批發價目克己惠顧諸君請購試用方知敝號言之不謬矣

地址正陽街中市路西  
暫借電話二百九十九

本廠向自上洋聘請優等技師印製花鐵茶葉桶藥膏盒化粧品盒顏料桶廣告牌門牌車牌悉能印製無不精益求精價目克己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地址永隆胡同路南  
本工廠謹啓  
電話一百五十三號



### 本刊徵稿規約

- 一、本刊歡迎投寄左列稿件一經採用概酬現金
- 甲、論著
  - 關於國際時事之剖解
  - 關於社會科學（政治、經濟、社會、寔業、交通）之著述
  - 關於自然科學（天、算、理、化、動、植、生物、地質、鑛冶之著述）
  - 關於哲學（哲學、倫理、心理、論理）之著述
  - 關於應用技術（工程、農作、家庭工藝、畜牧）之著述
- 乙、譯著
  - 關於魯東各縣善後之討論
  - 關於魯東風土（風俗、歌謠、出產、作業、名勝、古蹟）之紀述
  - 關於史地之著述
  - 關於東西洋文學名著之譯述
  - 關於各國著名雜誌報章所刊國際時事論評之譯述
- 丙、文藝
  - 關於國學之探討文字
  - 關於東西洋文學之探討文字
  - 關於富有趣味之小品文字
  - 關於詩詞歌賦等風雅文字
- 丁、圖片
  - 關於魯東風土人物寫真
  - 關於國內外珍貴美術攝影
  - 關於寓意深遠一針見血之時事或社會漫畫
- 一、本刊稿酬文字每千字一元至十元圖片每幅五角至三元均於決定採用後即行寄奉
- 一、投寄稿件須用毛筆直書勿得過於潦草並勿書寫兩面如係詳件附寄原書如不能附寄原書須註明作者名氏原書名稱出版日期如何何地何店出版
- 一、來稿如發現一稿兩投時取消其稿酬
- 一、來稿須書具真實姓名住址以便通信並須加蓋圖章
- 一、來稿無論採用與否概不退還請勿附寄郵票
- 一、來稿本刊有增刪權一經採用版權即歸本刊所有
- 一、無病呻吟之新體詩「妹妹我愛你」之肉麻小品本刊並不需要抄襲家請勿賜教

### 魯東月刊 第一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十五日發行

定價		閱價	
一	冊	二	角
三	期	五	角五分
半	年	一	元一角
全	年	二	元

編輯兼發行 魯東月刊社 烟台三多街一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 本刊廣告刊例

一、本刊刊登廣告定價如左

地位	篇幅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別地位	三	十六元	二十元	十元
普通地位	二	十八元	十五元	八元

- 一、特別地位為正封面之裏頁或封面之裏外頁以兼插入文字中間或指定刊天地頭者
- 一、普通地位由本刊自由規定之
- 一、表列價目係按一期計算預定刊登三期以上者八折六期以上者六折十二期以上者對折
- 一、廣告如需要銅鑄版費由刊戶自負
- 一、彩印加二成套色加半倍
- 一、廣告文字不得涉及政治或風化

# 醴泉中國煙酒公司

三光牌

雙頭鳥牌

電報掛號六八三三

電話五八七號

本公司完全華人  
創辦現聘山留學  
法國釀造啤酒專  
家担任技師製法  
新穎品質優良中  
外歡迎有口皆碑  
工廠設山東  
烟台老虎巖  
華南總批發處烟  
台啤酒公司駐滬  
發行所(上海靜安  
寺路二十號)